



芄野塵夢序

清光緒之末英俄爭霸於亞洲南北分進尤以英人憑藉身毒將越須彌山窺我西藏之計爲烈侵哲孟雄闢大吉嶺已駸駸長驅直入我前後藏之寶庫矣革命軍興有志之士咸欲犯流沙踰雪山以與吐蕃民族相周旋而堅其尊夏攘夷之志其用心亦良苦矣陳君玉璫振奇之傑也曾畢業長沙軍校任湖南新軍第一標隊官加入同盟會從事於民族革命旋入川爲西藏之行規畫藏事當道禮重適清祚初覆局勢混沌歸途中梗進退維谷繞道北上率所部一百十五人自西藏江達行荒原瀚海萬餘里凡七閱月始至西安生還者僅七人君其一也嗚呼壯哉右所錄芄野塵夢爲君事後追憶之作所述行役之艱遭逢之慘令人不忍卒讀余維大地山河自開闢至今所通之道路所墾之田畝所建之宮室皆人類與自然相競爭以成之者也惟其險者已爲前人所辟易而後之人僅就其夷者以宴樂而苟安於是中原沃土遂成爲羣饕爭食之場而四裔邊陲則視爲無



足重輕相率規避而不之顧彼外人者則往往挾其新銳之氣垂涎域外日事探檢得寸進尺未嘗告勞故國勢之削弱陲危其所由來者漸矣荒遠略營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環顧天下如君之赴險趨危眷戀國土雖九死而不悔者能有幾人哉昔張騫使西域從行者百餘人歸途僅存其二然經時逾十三年君行僅七閱月而同人之難不減張騫余又知君之中心慘怛過於乘槎萬里者多矣君智深勇沈而性情懇摯卓然有古人之風世變方亟尤賴邊材豐饒此翁倘亦據鞍顧盼請從伏波游乎余雖衰老亦願執鞭以隨其後藏事又其緩焉者也

丁丑季春月愚弟曹典球拜識

芄野塵夢序

紀行之作莫先於李習之南來錄歐陽公于役志自是以往踵襲者夥大率蠹記郵程靡關宏旨且多騷人遷客或遠道星軺舟車閒暇寄情楮墨者之所爲若夫軍務旁午隨時隨地紀事周翔盾鼻餘瀋采藻斐然足備史氏之摭取者蓋不數數睹焉吾宗玉璫師長儒而俠者也自長沙軍校竟業後於湘於川於西藏婁綰兵符名勦茂著而邇年駐摩湘西綦久靖亂戡暴威靈德綏桑梓尤受賜不訾嗜書史雖戎馬蒼黃不廢翰札適來省門出眎所著芄野塵夢序芄野塵夢者蓋取我征徂西至於芄野詩意追述其廿年前西征時經歷行實彙輯而成觀其由川入藏深入王布波密屯軍餘二稔辛亥國變迺遵哈喇烏蘇河度醬通沙漠循岡天削山北出通天河鹽淖取道青海躋隴阪而歸足跡所踔目耳所聽觀凡山川之阨塞戶口之疆弱原隰之瘠肥鑛產之盈餘宗教之派別生計之昌敝政治之良窳回藏野番之種族禁雜風雪雨雷節氣寒燠之錯迕男女飲食服御之異

趨語言文字之鈎輊詰屈奇禽怪獸古木嘉卉之色色形形不可辨識幽而鬼神之情狀明而氓萌之情僞以及其它有繫於國若民與兵家害利者輒博稽而縷載之於戲何其都也後有從事於是邦者得其書而妙用之裨補寧淺眇哉向所謂足備史氏之撫取者殆無逾於此抑聞君偕其姬人西原自藏啓行時從人百十有五及至西寧存者七以較班超使西域喪其官屬三十六人危苦殆有過之當其迷道戈壁徒步萬里閱時七時初則絕鹽旣而絕糧終且岌岌乎幾水火並絕旣夕馳驅於風饕雪虐沙飛石走狼嗥虎嘯之中渴則敲冰而飲饑則獵野獸而生啖侍者殉亡枕藉荒涼慘慄自詭決無生理然始不少懈鼓勇益進竟安全入玉門於以知天下遼闊峻極難臻之境苟非惑且懼而選戛自沮未有不能造其極者而君生平備嘗險阻往往艱貞壁立千折不撓獨決於一往披覽茲編竊驚歎其堅毅之操誠不可及已經然此猶已陳之迹耳方今海疆未靖正志士枕戈擊楫之時堅毅如君其樹立偉偉可驚且歎將不一再而遂止也爰綴言於其簡端以爲之勞

清賜進士出身度支部主事軍餉司司長出使俄國參贊長沙陳繼訓譔

芑野塵夢叙

曩余與玉公師長聚首長沙彼此年方弱冠玉公西蜀之行余初尼之蓋以友朋聚處難合易離矧以瞿塘瀘瀨長江天險人生貴適志耳遠涉風濤胡爲而玉公志在萬里曾不爲余言動旣而自武昌溯夷陵上三峽入夔門歷千餘里竟達錦城人歌蜀道難公直坦然處之蓋其毅力堅定勇氣富於儕輩故能慷慨長往而不疑不懼也公之入川也初任陸軍六十五標隊官隸協統鍾穎部時英人謀藏急清廷方遣混成一協援藏公上西征計劃書於藏事規畫頗詳鍾穎大贊賞促之入藏於是初進兵昌都繼收撫工布終於波密之苦戰其中以臘左一役爲險以石門八浪登之戰爲烈當是時公已晉職管帶聲威噴噴遍於藏之南北部矣詎武昌軍興漢家光復蜀中險遠軍府新闢江湖游俠日事紛擾兵烽熾於錦江殺機深於玉壘川局始紊康藏介在西陲遂亦聞風響附殘殺相尋公見藏事不可爲乃率百餘人由江達取道青海歸方其僕僕于醬通大漠通天河間冰雪

滿地塵沙蔽天四顧蒼茫道路莫辨數千里人踪罕逢煙火滅沒日嚮往于岡天削而不可得糧秣既盡則獵取野獸以爲食夜宿冰天雪地中風號於上狼伺於側前路既渺茫無涯從士復死亡日衆至是生還之望幾絕窮途險狀一身備嘗凡公所遇可謂極人世之至艱危矣卒能奮一往直前之精神置死生禍福於度外遂由柴達木而青海而達西寧矣公自江達啓行爲辛亥仲冬抵西寧日爲壬子孟秋異域歸來國易共和於是由西寧經蘭州入長安循關中以歸迄今二十又五年回首前塵有如夢寐公恐其久而忘也去秋來長沙乃追憶往事編著成書命曰芄野塵夢人生本幻境其猝然而遇適然而合皆若莫之致而致考公此役始經蜀道可謂難矣繼入康藏爲尤難始在波密可謂險矣繼過醬通爲尤險行萬里路歷時八閱月勞筋骨餓體膚夷然不以動其心堅忍耐勞歷盡諸艱卒以獲濟自是以後治軍湘西馳驅二十年終不能舍一苦字別有所持守曾湘鄉謂紮硬寨打死仗者庶幾近之而西原氏始終相從於荒涼曠邈之鄉患難與共尤可考見天地生人凡有血氣莫不各有真摯之天性情之所發初不以漢番而或異也公之

輟筆於此其殆惓懷於西方舊雨爲人世稀有之因緣曇花一現遽歸泡影得無情感於衷爲荒野一夢之終結歟雖然廿載以還悠悠身世沈沈長夜公之夢又奚若也是書中多可驚可喜可哀可樂之事觀其萬里投荒險阻艱難山窮水盡之餘終有柳暗花明一日則知天下無不可處之境果能持以毅力出以淡然儘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樂卽取邊疆之故事勝蹟喇嘛之教旨宏規蕃族之人情風俗蠻方之山水異物偕二三友朋清夜良辰資爲茶前酒後之談助亦津津有餘味焉憶余與公別於長沙在清光緒丙午之年歲月不居已越三十一載昔日少年垂垂老矣茲敘公書蓋不勝今昔滄桑之慨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清明日

同邑滕文昭敘於長沙

尤野塵夢叙



羌野塵夢目錄

自序

總敘

西藏黃教之概略。達賴外附。英兵侵略西藏。達賴出亡。湖南之新軍。辭職入川。從軍援藏。辭家出塞。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行軍之騷擾。雅爐間之氣候。凌空飛渡之鐵橋。果親王摩崖詩。打箭爐之酷寒。楷把酥油。腥臭刺鼻之酥油茶。蠻人住宅及服飾。達賴據險阻兵。大軍集中打箭爐。軍隊取道北路。出關第一日。雨雪後之晴霽。馬術不精之痛苦。河魚不可食。食苦無肴。蠻人身手敏捷。冰敲馬蹄鈴聲細。牛皮船。渡河之稽延。貝母雞之美味。雪地帳幕。

第二章 臘左探險

大軍集中昌都。深入探險。鼓勇登山。夜宿臘左。邏騎突至。邏騎去而復回。負傷被虜。番目橫加筆楚。釋縛後之痛苦。起解恩達。堪布執禮甚恭。堪布承醮撤兵。生還昌都。

。悲。交集。行李竟被瓜分。雷擊散能治外創

第三章 昌都至江達

趙爾豐至昌都。憐人用心之可畏。爾豐之明決。轉禍爲福。張鴻陞垂頭喪氣。擬陳兩步計畫。進攻恩達。一戰克敵。改道前進。羣牛關於山頭。士兵餓病致死。鬚鬚結冰。三十九族。雪山出產。拉里之盛筵。番兵固守烏斯江。軍糧府神道設教。千隊官之誤死。一生不可用。刦後之江達。秘密處決塔布。風景宜人之牙拔。番人取魚。番女製麪。

第四章 收服工布

長男出贅。擁擠番人。工布之形勢。異地之美味。猜拳幾生誤會。查抄藏王家產。寶貴之甘珠爾經。原物封存。盈盈玉立之新婦。野番地產米。深入野番地。野人製器。野番地之出產。野番之生活。風景清幽之德摩。入山獵取獐麝。藏麝之多。遊貢覺。番女跳舞。番女馳馬奪球。番女之體力。波密民族之強悍。建議六要政。一言之戲。西原來歸。活佛亦朝活佛。活佛高坐蓮花中。野人山朝佛。野番百餘歲之成案。

第五章 進擊波密

糧兵得朗。德摩山之高峻。傳騎竟被波番所殺。大舉進剿波密。冬九之形勢。白馬青嶺

之反抗。蝗之毒螫。波番誘我深入。細勃飛鳴樹梢。血戰八浪登山下。方陣待敵。渴食野菌。援兵爽約又退回。番兵之夜襲。退兵納衣當噶。扼守石門。石門鏖戰。死生有數。番兵繞出後方。土兵談鬼。鬼影之跳躍。退兵冬九。番兵層層包圍。黑夜退兵魯朗。鍾穎臥地不起。新兵隊之補充。前敵易帥。鍾穎之憤罵。

第六章 退兵魯朗及反攻

人棄我取之三好。邊軍會師進攻。屍殘原野。舊壘重經。一山高聳入雲。棄材無所用。湯賁之藤橋。木瓜香開七八里。蘇貢復叛。蘇貢之海子。黑夜偷渡海子。兩戰克敵。絕荒忽得美味。邊軍來會師。再渡藤橋。進兵八階十四村。雪品。密蠟。勸君莫打三春鳥。桑田變爲滄海。涔蹄之澤育寶高。回軍卡拖。白馬青濤窺野番。卑詞謁見奢可削。盡殺招降番官。昌都喇嘛之獻計。白馬青濤授首。神造之藤橋。藤橋之構成。石隊官一去不還。銀骨塔。波番之劫營。

第七章 波密兵變退江達

哥老會之勢力。排長長跪。捕殺會首十三人。革命之先聲。波密駐軍之譁變。參贊狐裘不可保。陳慶獨返昌都。不忘麥飯豆粥。回軍德摩。張子青掉頭自去。羅長禱之慘死。

豺虎不可爲伍。退兵江遠。西原痛哭別母。黯然銷魂之離別。范玉豆流戀忘返。兵變後之紛擾。決計退出昌郡。一笑釋怨。改道出青海。充分準備出藏。

第八章 入青海

川人叩馬相留。多財沽禍。黃雀螳螂同盡。哈喇烏蘇河。番兵陣勢之森嚴。番騎踪追不已。番騎狼狽奔逃。磨牛重踐六十年。鳩居鵲巢。入哲通大沙漠。超羣之龍駒。千百成羣之野牛。孤行之牛可畏。馬入驛羣。喇嘛歧路興嗟。想像中之閻天削。糧盡殺馬焚裝。雪地之睡眠。生肉無鹽亦可食。分組四出覓食。火種漸絕。發火之不易。對僵屍一嘆。士兵死亡日衆。通天河之界碑。

第九章 過通天河

分組探路。嚮導喇嘛又失蹤。西原之勇健。烘肉可爲行糧。西原泣不肯食。爭食死屍而鬪。蠻娃將飽衆腹。荒漠與衆相失。孤宿砂磧遇狼。蒼茫之前路。馬夫張敏。悲喜交集之重會。雲山飄渺不可見。火柴止存一枚。西原之壯語。龐大無倫之牛頭。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少所見之駱駝。仙佛慈悲之喇嘛。喇嘛細談前途。白駱駝不常有。同類之相殘。陰謀之

可畏。負心截殺喇嘛。殺人適以自殺。生存止七人。求死不可得。糧盡又迷道。饑不擇食糞亦甘。與狼爭食。防狼如防敵。可愛之山水 胡玉林失蹤。以求無憾於心。死裏復生遇獵番。一念惻隱之奇遇。

第十一章 至柴達木

青牛可以代步。穿林渡水縱轡行。柴達木之形勢。可愛之喇嘛。鹽淖地之難行。鹹水不可飲。批卻導駁之神技。番人遷徙之狀況。麋鹿成羣。青鹽充滿革囊。香煙一廳。老人流落青海。道聽途說之國事談。激昂慷慨之秦聲。鼠鏹不可食。蒼茫無際之青海。環遊大海念八日。離別之傷心。過日月山。

第十二章 丹噶爾至蘭州

丹噶爾廳。店主款客之殷勤。塾師之野性。阿芙蓉之誤事。公子諺死岩下。神明之顯示。環樓森嚴之西寧。險生誤會。西原飽受虛驚。軍隊之怪象。拉薩之惡耗。周遜之控告。面數周遜之罪。辭趙南歸。王瑞林之兄。威物傷懷。寄居長安。需璫瑚山。董禹麓之可敬。西原臥病。西原竟一瞬不視。董禹麓之慷慨。厝葬鴈塔寺。

附篇

亡姬西原遺林合葬墓志。巫峽之猴。林修梅之雅諱。羅長禱死事經過。

趙爾豐軼事

清對藩屬之政策。爾豐之偉畧。爾豐之畧歷。趙屠之名。爾豐之平康三策。達賴憚爾豐之英明。鳳荊開墾激變。鳳荊遇害紅亭子。鄉城之變。三晝夜鬚髮盡白。察地得泉。僞裝騙開喇嘛寺。爾豐屠殺叛兵。平定膽對。平定二巖。川邊之設置。教育之勃興。優待男女學生。厲行六要政。番人塑像示敬。設立寶豐隆銀行。交通之發達。江口之鐵橋。霍爾亭谷之墾務。移民開墾。軍事之籌備。邊軍之勇敢善戰。爾豐胆絕倫。施種牛痘。植棉。靈石記。爾豐之冤死。

西藏見聞雜俎

藏人競尚華服。唐古忒之舊制。喇嘛修習之程序。喇嘛之考試。三玄二要之旨。大招之建築。傳招之盛會。喇嘛之頂禮膜拜。布達拉之跳舞。送老工夾布。唐時柳。遊柳林。鍾穎一醉幾殆。布達拉之建築。別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建亭寺。

芄野塵夢自序

大地河山一虛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實之本體也虛妄云者有成與毀也皆相對者也惟無成與毀者乃爲絕對斯卽真實本體也故相對爲假絕對爲真卽假卽真卽真卽假莊子一書破對待明本體卽真見假也孔子刪詩訂禮爲萬世立人極卽假見真也故假爲差別界之假有凡一切事物之有形者皆是也惟聖與哲知其有知其假而又知有所由有假所由假故因有因假而建立一切法大而修齊治平之道小而卜筮星相之術皆於是乎著焉

乾父坤母人身亦一小天地耳惟能返觀內心者能洞見乎吾身之本原而一一證之於宇宙之本體則凡吾身之所有皆宇宙之所有也卽人心以見天心因天心以明人心而天人相與之妙氣機感應之神皆因真因假而顯現焉卜筮星相者亦因假以見真者也惟中人不可以語上乃設爲陰陽五行雜以方術訣要又繫之以圖式以示其當然之迹

後之人苟能循是以求之則凡世運之隆替國家之治亂以及 家之盛衰一身之榮辱一事一物之利害得失莫不如響斯應毫釐不爽非偶然也

命相之說世皆以迷信目之而不知其認科學爲真實斯則迷信之尤者佛言欲解念定慧彼西洋哲學猶止躋於佛家之第二階段宮牆外望安知大道其科學之淺膚更無論矣予中年後究心斯道略有所見始知命相之說之非虛也特精此者十不一遇焉年來習聞長沙吳竟成君精命相今秋來省醇酢紛繁一日偕老友滕文卿過紫荊街覓東向一宅高懸吳竟成寓四字忽憶舊聞相偕入訪竟成問庚甲巳手書目注久之向予言曰怪哉此命打不死殺不死罵不死窮不死餓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氣不死言不死者九而無一不中予懷予命誠苦矣復談予四十年來之經過又若身親而目擊焉竟成操術亦神矣哉不覺爲之竦然猶憶壯歲從軍塞外入死出生危於臘左險於昌都幾敗波密殆死青海九不死亦居六七矣往事回溯痛徹於心爰追憶西藏青海野番經過事蹟費時兩月著爲荒野塵夢一書取詩人我征徂西至於荒野之意亦自傷身世之艱難

也予尚有湘局二十五年之一瞥尤詳於剿匪事實將繼此書而出則予之九不死斯盡之矣嗟乎風聲既濟衆竅爲虛茲篇之作亦自鳴其調調之刀刀者耳世有知者或不笑爲小鳥之門鳴則幸甚矣

中華民國丙子年除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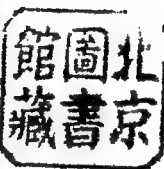
陳渠珍自序於長沙寥天一廬

芄野塵夢

要例

一予未入藏以前搜求前人所著西藏遊記七種讀之茫然不解所謂也由藏歸來復購近人所著西藏政教及遊記八種讀之又若干篇一律也前之記述皆西藏數百年前相傳神話證以予之所見所聞則十無一二可徵信焉近之記述又皆抄襲康藏各機關之檔案冊籍彙集成篇率於藏事無深刻之觀察故雖言之成文實則按之無物

一自來遊西藏者皆遵驛路而行卽由打箭爐巴裏塘昌都碩板多江達墨竹工入拉薩或由印度經大吉嶺亞東關江孜入拉薩凡西藏之北部如類烏齊三十九族等已絕少行人而南部之工布地勢僻遠更爲遊人所不至進而如波密不獨無漢人足跡卽索號統治全藏之達賴亦未能以一介之使深入其地再進而爲野番則自古聲教未通之地也其人野居而穴處飢餐而渴飲地盡荒遠民猶太古雖獷悍如波番亦不敢



(南)

越雷池一步其他遊人更無論矣故遍觀新舊輿圖不僅於工布波密野番之山川地名完全錯誤卽驛路以外南北各部之山川地名亦錯誤百出也大抵一般遊歷西藏者皆足不出拉薩行不離驛路見聞所囿記述舛誤有由來矣

一巴顏喀喇山爲青海西境三大山之一乃崑崙之北支亦卽長江黃河所發源接之新舊輿圖其山脈起於帕米爾之東經新疆入青海沿西藏之北以抵昌都西境一若由藏入青必經之大山也乃予出藏時過江達行一日卽分道北向經哈喇烏蘇入醬通沙漠輾轉過鹽海以達青海行數千里平原大漠未嘗經過大山雖途中時有山邱亦高不過二三丈而已始終不知輿圖中所謂巴顏喀喇山者何在究之此山發見於何時何地是誰身歷其境而目擊其山自有西藏輿圖以來卽有此山之名亦可怪矣意者康地與新疆各有大山逶迤入青海兩山間一片荒漠人跡罕至研究輿地者無法徵實遂以臆測之以爲兩大山遙遙相對勢必啣接爲一抑或以江河導源於此兩水之間必有大山遂錯誤至此夫河有伏流豈山亦有伏脈耶此則匪夷所思矣

一予駐軍工布波密將及兩載凡此兩地之偏陋僻壤皆所親歷乃一閱近時西藏輿圖關於工布波密之山川地名則顛倒錯訛至不可以究詰偶有一二近似之地名又東西易位南北易方亦不知當時何所根據而糊亂填寫如此如所載工布之屈羅次拉路薩等地然工布實無此近似之地名他如臘左則誤爲臘谷魯朗在東而又誤列在北又如波密之冬九與東珠宗實爲一地而誤立兩名彝貢在湯貢之北則誤北以爲南他如龍勒喀普岳董定壩皆非波密所有之地名而任意填寫如此更可怪也昔人謂古書不可盡信予謂邊區輿圖更不可信也

一予由川入藏以至工布均有極詳細之日記及經過地之略圖迨納衣當噶退兵時部隊越山走行李沿大道行予之日記置行李箱中途次爲對河伏兵猛射駝牛受傷墜崖行李箱遂失之矣至由藏歸來取道青海一片荒漠無人煙無地名故止能分段敘其概要不能分日分地詳細紀述

一予竄身青海因道路迷失步行萬餘里歷時七閱月其間絕食五月絕火二月從人一

百一十有五沿途死亡幾盡生還者僅七人而已是篇之作蓋亦予一生之痛史也所經千險百艱雖時逾念載亦未嘗不時時盤旋於腦海之中惟事涉奇離怪誕者不記也事涉私人隱惡者不記也故篇中所記雖一事一物之微亦必力求平實而不敢漫作溢美溢惡之詞以求快意也

一本書取材悉就身所經歷及目見耳聞之所及核實記述絕不抄襲任何書籍湊集成篇故關於西藏之宗教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等不能分門別類作整個之記述亦不得已也

總叙

西藏 西藏古唐古特之一種漢爲西羌唐爲吐蕃明爲烏斯藏素奉佛初崇紅教習符咒及吞刀吐火之術有宗教黃教巴者入大雪山苦修道成乃正戒律排幻術創立黃教風行全藏紅教寢衰其高足弟子二長曰達賴即當時之概藏王駐拉薩握政教權統治全藏與羅馬教皇同次日班禪駐後藏僅負教皇虛名而已藏人屢爲邊患叛服無常清初以兵征服降號稱藩設駐藏大臣管理監督因其險遠僅利用宗教羈縻之既而印度淪英英之陸軍直達喜馬拉雅山回部降俄俄之勢力亦駭駭遼帕米爾高原於是英人欲得西藏進窺康蜀以完成其揚

達賴 子江勢力俄人亦欲得西藏拊印度逾葱嶺奪新疆席捲蒙朔英人自失北美視印度爲天府恐俄捷足因先發制人利誘達賴認西藏爲獨立國與唐古特政府直接訂立英藏新約欽使某且爲署名簽字自後清廷遂不能過問藏事矣達賴既入英人叢中駐藏大臣類皆昏庸老朽清末辱王守位溘后專權不知強鄰逼處宜

英兵 爲名赴俄京以施其結綽綽圖之術英聞之怒遣兵數千逾雪嶺入藏問罪達賴固以活佛自居至是亦就其建亭寺謔法跳神罔卜以決和戰護法大言曰佛能佑我敵可虜而收其器械請決戰達賴信之謂藏中兵

較千損英兵於慶喜關外英人涉險深入遇伏倉卒合戰死亡百餘稍却復整軍進藏兵悉烏合卒大敗死千

達賴
出亡

餘人遂望風披靡達賴知大勢已去乃捕封亭寺護法寸磔之囚其母於工布之凱浪溝盡擄珠寶珍物數百畝率千餘人出奔哈喇烏蘇因行甚緩恐英兵追及乃封存寶物於其喇嘛寺留守之僅率百餘人入京求援爲慈禧誦皇經祈禱慈禧素佞佛乃命川督道泥成一協赴援予時任川陸軍六十五標隊官亦與役入藏焉

湖南
之新

予自長沙軍校畢業後任湖南新軍第一標隊官湖南新軍創自湘督端方以舊時巡防軍改編爲一二兩標士皆樵愚將校多出身行伍獨予隊兵卒新募自寧鄉皆青年學子及茂才廉膳生其時革命思潮已萌芽於內地湖南民氣尤激昂革命先進迭遭失敗知非聯絡軍隊不足以顛覆舊清乃設同盟會支部於長沙予鑒

軍

於清政不綱外侮憑陵方醉心於政治革命竊幸所部皆青年義勇乃於軍事訓練外授以國文史地測算諸

辭職

科期年之後思想爲之一變且大半加入同盟會嘗秘密集會於天心閣士氣日張泛舟跡馳之行不可復制予既懷古人勿擾人心之戒以爲從此鼓勵激盪清政可復然債顧之禍收拾甚難則始於救國者必終於誤

入川

國因是決計解職歸里越年同學友約赴鄂謁鄂督趙爾巽爾巽在清疆吏中最明達撫湘時銳意興學練兵

從軍

予等皆受其陶鑄者也其弟爾豐督川將有川邊之行亟需材爾巽爲資遣入蜀至成都爾豐疑湘人皆革命黨不即擢用未幾爾巽移督川爾豐授川邊大臣始任余爲六十五標隊官隸協統鍾穎部旋分防百丈邑軍

援藏

餘多暇知英人謀藏急部下有自藏歸者輒從問藏中山川風俗參以圖籍深悉藏情適鍾穎奉旨援藏予見

獵心喜上西征計劃書於藏事規則詳盡鍾穎大加稱賞立召余回成都委援藏軍 標二營督隊官予以眷屬浮寓成都留無依歸無資送無人力辭不就管帶林修梅力勸不已鍾穎復餽多金優給月廩余感其意遂行

時革命思潮遍於中國南部四川僻在邊隅 年之中捕拿革命黨被獲機關之事時有所聞青年志士亦漸染革命思潮羣起作排滿運動余入藏之心雖決時姪方大病妻年少妻涼異地形影相弔聞予將出塞均痛哭牽衣予至是亦覺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願鍾穎遇我厚又念革命潮流終難避免異日茫茫禹域誰是樂郊且余在軍未嘗他務而川當局猶以革命黨目之久客他鄉殊非長策西藏地僻遠而俗椎魯藉此從戎之機漫作避秦之遊亦計之得也乃百計安慰家小摒擋家事揮淚而行時宣統元年秋七月既望也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行軍 援藏軍出師計劃經長時期之籌備頗極周密詎一經開拔障礙橫生尤以夫役一事最為騷擾軍隊所至四之騷 出拉夫人民逃避 空二營殿後夫役多逃亡行李沿途遺棄雖出重資不能雇 夫紀律廢弛非復從前節

援 制之師矣讀唐人應役出塞諸詩蒼涼悲壯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其言之酸而詞之切也 據雅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風景與內地同至是以後氣象迥殊山嶺陡峻鳥道羊腸險同劍閣而荒涼過之沿途 之閒 居民寥寥師行七月時方盛暑身着單服猶汗流不止過雅州則寒似深秋均着夾衣愈西愈冷須着西藏木 氣候

凌空

賀衣矣過大相小相鳥，飛越諸嶺重峯巒。

峻極天俯視自雲盤旋足下大小相嶺相傳爲諸葛武侯

飛渡

所開鑿故名經虎耳崖陡壁懸崖危坡，線俯視河水。

碧異常波濤洶湧駭目驚心道寬不及三尺壁

之鐵

如刀削予所乘馬，購自成都良驥也至是這身汗流漣漣。

內地之馬至此亦不堪用矣行六日至瀘定

橋

爲入藏必。

道即金沙江下流也夾岸居民，七百戶河寬七十餘丈下臨洪流其深百丈奔騰澎湃聲

谷以指粗鐵鍊上凌空架設上覆薄片人行其上，咸備驚焉有戒心又一日至打箭爐

果親

登大，相傳不能交言否則神降冰雹予過大相，錫厥。

山見清果親王摩崖題碑詩上爲雪所

王

掩以馬鬣擬之有句曰奉旨撫西戎冬登丞相嶺古人名不朽千載如此永景仰先賢亦自謂也同輩回顧

崖詩

予猶未至大聲呼喚有應聲而呼者衆聲交作天陡變陰雲四起落如拳粗予急奔下山後來者多爲雹傷

蓋霧罩山頭陰寒凝聚，經熱氣衝動迅即隨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打箭

打箭爐爲川藏交通樞紐地相傳爲諸葛武侯南征時遣郭達於此設爐造箭故名其地二面皆山終日陰雲

爐之

濃霧狂風怒號氣候冷冽異山巔積雪終年不化三伏日亦往往着棉袷爲駐打箭爐數日官兵內着皮襖

酷寒

外，毯子入衣猶不勝其寒矣予嘗戲謂內地，塞由外入病瘧發寒由內出塞外之寒寒生肌膚亦事

實也

一入爐城即見異言異服之喇嘛填街塞巷聞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喇嘛二千餘人居種族尤雜有川人

漢人陝人士人回人又有英法各國傳教士甚多土人迷信喇嘛教家有三男必以二人爲喇嘛甚或全爲喇嘛者蓋喇嘛據有最大勢力能支配一切一爲喇嘛身價卽等於內地之科第故人人以得喇嘛爲榮也

糴
油

康藏一帶氣候酷寒僅產麥稞故僧俗皆以糴糴爲食佐以酥茶富者間食肉脯以麥粉製爲麵食者甚少也

茶

糴糴製法以青稞炒熟磨爲細粉調和酥茶以手搏食之酥茶者以紅茶熬至極濃傾入長竹筒內瀝其滓而

腥臭

伴以酥油及食鹽少許用圈頭長棍上下攪之使水乳交融然後盛以銅壺置火上食糴時率以此茶調之

刺鼻

且以之爲日常飲料蠻人嗜此若命每飲必盡十餘盞十初聞此茶腥臭刺鼻同人相戲盛爲酒筵約以各飲

之酥
油茶

一盞不能飲者則如其數予勉啣一口卽覺胸膈作逆氣結而不能下自認割金不敢再飲矣

蠻人男子皆衣寬袍大袖之衣腰繫絲帶頭戴呢帽或裹絨巾足着毳鞋長靴女子衣長衫裙繫腰帶頭戴

八柱足履蠻項

蠻人

喇嘛服飾因階級而異上焉者內着襯衣外纏紅黃色嗶嘰帽爲桃形靴爲紅呢手捻佛珠口誦佛號其下則

住宅

粗毯披單交縛上體而已蠻人住宅皆爲層樓上中層住人下層聚養牲畜屋頂扁平或上覆泥土室內及牆

及服

壁彩繪山水人物若喇嘛寺則樓高有至十層者金碧輝煌極爲壯麗

飾

我軍由川出發時達賴喇嘛適由北京返藏途次得其藏王廈札密報謂英兵已退川軍大至恐不利宜制止

達賴

之達賴既向清廷求援又不便反撥乃密令廈札發藏兵萬人扼要拒之川邊大臣趙爾豐知其謀乃自率兵

據險
阻兵

八營由大道進令我軍由北路進會師於昌都

大軍集中打箭爐待命約一週總統領始至又準備三日即出發由打箭爐出關即屬川邊境其入藏大道經巴裏塘昌都恩達碩板多丹達拉里江達至拉薩此爲川藏驛路逐站人戶甚多又出關行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經長春瑞雀爾章谷廿夜會科岡拖至昌都或由岡拖直趨如烏齊三十九族至拉里爲北路道路寬僻皆行一二日無人煙

軍隊 藏地行軍動需烏拉駝運又須二三日一換故無烏拉即不能行一步三彈藥糧秣行李乘騎每營須二千餘

取道 頭之多悉取給於沿途藏人長途行軍決非內地夫役力所能任即內地之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爾登以陸軍初入藏情形不熟悉猝遇藏烏拉不繼故令我軍走北路爲策安全也

北路 我軍由爐出發之日適雨雪交作寒風刺骨軍隊與烏拉恆混雜而行此路名雖驛站半爲山徑砂礫遍地雪

出關 風眯目時登時降軍行止苦沿途絕少居民抵折多塘宿營已晚七時矣天黑路滑部隊零落而至士兵喧呼第一 風眯目時登時降軍行止苦沿途絕少居民抵折多塘宿營已晚七時矣天黑路滑部隊零落而至士兵喧呼

日 聲與牛馬嘶鳴聲直至夜半始止官兵咸藉瑟感懷不勝其淒楚焉

雨雪 由折多塘經長春瑞雀爾章谷至廿夜一帶沿途均有蠻村居民數十戶數百戶不等途中亦時有小村落及喇嘛寺此二十餘日中天色晴霽道路皆沿山腹或由溝行甚平夷猶憶第一日由爐出發官兵飽受風

後之 晴之苦愈以此去苦寒必更有甚於此者殊次日天忽晴霽沿途風清日暖細草如茵南面高峯直聳山巔積

晴霽

雪橫如疋練有時出岫白雲與天積雪共爲一色凝眸遠望奇趣橫生幾忘塞外行軍之苦

馬術

余任督隊官每日必於黎明前率通事蠻人及各隊設營官兵乘馬先行一日將抵長春壩時天和草軟周道

不精

如砥一望平原無際蠻人揚鞭策馬疾馳如飛羣馬奔逐勒之不能止余馬術未精身重腿輕左右傾簸幾跌

之苦

下勉強至宿營地已汗流浹背腿痛不能行矣

苦

一日行抵道場天尙早因偕同人閑步近郊有蠻舍十餘家散居疏林間草美而細風景如畫林外一溝寬四

河魚

五尺碧水清淺魚多而巨往來游躍余等正苦無肴將取而食之又疑此地居人甚多豈無網罟何魚之繁殖

不可

如是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後不用棺封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誦經寸磧其尸以飼鵲鳥爲天葬其次以火焚

食

之爲火葬下焉者投屍水濱任魚蟹食之爲水葬故蠻人無食魚者余等聞之乃止

食苦

霍爾章谷居民百餘戶已改土歸流設理事官於此漢人甚多我軍出關後沿途所見皆藉而左衽之番人所

無肴

食則酥油糌粑奶醬荒山野戶又無蔬菜可購竟日疲勞不獲一飽出發時原擬多帶食品因修梅力言不可

致逢次食不甘味至以爲苦至是始有物可市其購豬一頭鯪魚數斤切碎拌豆豉炒之分盛兩桶載之以行

修梅猶賷有頗言余等亦不之顧然以後每餐修梅則較他人食爲多其饒饒真可鄙也

途次見烏拉千百成羣尙未注意至霍爾章谷後烏拉先日傍晚尙未齊夜半聞四野聲喧視之乃蠻人送烏

拉牛馬至矣漫山遍野而來不下數千余方慮明晨掉換烏拉駝裝捆載不知何時幾許追次晨起視則一人

蠻人
身手
敏捷

挾一駝置牛背上每駝重逾百斤竟能舉重若輕約一時許而二千餘駝糧彈捆載已畢身手敏捷誠非漢人所及因見蠻人體力之強不覺羨無已無怪唐代屢爲邊患郭馬名將尙不敢言戰而言和也

每日宿營後牛馬擁擠坪中蠻人卸裝更爲迅速駝牛二千餘頭不及一小時即卸畢矣蠻人揭駝牛四散滿山滿谷到處齧青追黃昏前後蠻人呼哨一聲但見山頭羣牛攪動皆爭先恐後戢戢歸來勿煩驅策蠻人卽就平地立椿繫長繩排列爲若干行長繩中繫無數短繩拴於牛蹄牛倚繩或立或臥秩然不亂猶憶一日中夜起渡彌望白雪不見一牛大異之詢之衛兵始知牛臥雪中雪置牛身望之似無數雪堆壓約坪中非轉側雪落不知其爲牛也

永敲
馬蹄
鈴聲
細

廿我曾科麥削岡拖一帶嶂巒橫亘冰雪滿山每從山腹過山水瀉冰寬恒至十數丈人馬通過須先鑿道敷土方免傾踏谷底溪流亦凝結成冰牛馬數千踏冰過冰破碎聲聞數里時已暮秋天候日加寒冷大雪紛降朔風怒號人馬牲畜燦若銀裝余有句云永敲馬蹄鈴聲細雪壓槍頭劍氣寒亦紀實也

牛皮
船

自麥削以西河深流急無舟楫無津梁故軍隊渡河皆用皮船船以野藤爲幹以牛革爲衣其形橢圓如半瓜其行輕捷似飛燕凌波一葉宛轉洪濤浪起如登山邱浪落如墮深谷臨岸遙視若將傾覆焉乃方沉於浪底又湧現於濤頭儼若颶風時際立黃鶴樓看輕舟衝浪同一惝日驚心也幸河幅不寬波瀾甚小舟子一人攜雙槳坐後梢順水勢乘浪隙斜行疾駛瞬息即登皮船大者載重四百斤小者載二百餘斤小船以一革製成

渡河 大船則用二革其結縫處時時以酥油塗之以防滲漏軍隊渡河時先渡輜重再渡官兵船小而少每渡一河之稽須延數日計余一營人渡河已費三日之久沿途河流甚多故行軍稽延甚久也惟藏地牛馬皆能泅水每渡河時先縱一半過河繫於彼岸然後縱馬牛入水不待驅策皆攢望彼岸之牛羣集焉

貝母 余渡岡拖河時宿江干數日見山中貝母雞數十成羣飛行地上聞味極佳因約同人搗拾入山擊之日必獲數頭就江干去皮骨肉切爲小塊拌胡豆醬炒食之味鮮美遠非家禽所及也

美味 藏地行軍不苦於行路難而苦於起床太早蓋自甘孜而後沿途居民漸少趙爾豐所定程途又恆遠至百二十里以上非竟日越行即無宿站無宿站即無燈官預備燃料不能炊爨也故起床不能不早且行軍均自帶帳幕到地架設出發撤卸藏地幾於無日無雪一入夜半雪滿帳幕次晨早起須先撤帳去雪以火烘之方能駝載最苦者天猶未明帳幕已撤雪風刮面鶴立曠野中以候烘帳幕上駝牛約須一小時半之久手足僵凍戰慄呻吟其痛苦誠非語言所能形容也行五十餘日始至昌都

第二章 臘左探險

大軍 昌都一名察木多爲打箭爐至拉薩之中心地有居民六七百戶大小喇嘛寺甚多漢人居此者亦不少設有軍糧府治理之我軍至此已困憊不堪矣是時趙爾豐駐吏慶偵知廈札遣其瑪布某率藏兵萬人進駐恩達

集中 適鎮賴由甘孜單騎往見遂令大軍暫集中昌都細偵番情以待後命既而鍾穎號令全軍選將校偵探前往

昌都

偵查數日無應之者時爾豐方以援藏軍皆學生不曉軍事爲言余甚恥之因力請其行林修梅亦從思之爲咨請軍機府給馬牌余乃輕裝携通事張應明前往應明年五十餘乃川人流寓藏土日久經商業熟諳番情是日由昌都出發稍遲過西藏橋行三里許有羣鴉千百遮道飛鳴應明馬驚而墜余亦下馬步行驅散羣鴉牽馬而進初以藏地多鴉不虞其有他也

深入探險

鼓勇登山

行三十里至俄洛橋駐有邊軍一哨哨官鄧某川人武備生未卒禁者招待極殷勤以時已不早具餐留宿舍亦欲一詢前方敵况遂宿其營飯後共語川事甚歡洽且知藏兵屯恩達其先頭部隊抵林多壩邏騎出沒於距此三十里之臘左塘戒勿冒險前往余雖感其意然以任務所在不能中道而返次晨出發沿途無居民亦無人跡策馬行三十里至臘左塘即臘左山麓也是地有塘房一所設塘兵四人余抵地時塘兵已捆載行李將回昌都甚倉皇見余至大驚爲言番騎夜夜至此力請同回余頗厭之應明亦言不能再進余奮然曰縱不至臘左亦宜登山一望遂決然上山山高十餘里紆曲而上冰雪載途人馬顛蹶者再牽馬步行亦屢蹶屢蹶將至山巔遙望白霧溟濛疑爲煙塵至山巔則空中狂飈怒號捲雪飛騰寒風砭肌官人馬氣結不能呼吸遽昏倒幸余神志尚清有頃即醒強起牽馬再扶應明起應明愀然曰不聽吾言徒自苦耳果何所見余曰子勿爾既至此必往臘左一觀因鼓勇下山應明不得已隨之行沿途顛蹶幾爲馬所傷行約八九里始下至平地已薄暮矣幸雲光掩映沿小溪行二三里至臘左隱約見蠻舍二十餘戶散居兩岸家家閉戶悄無人聲以鑑

夜宿

驢左

還騎

突至

還騎

去而

復回

被虜

負傷

搥門無應之者後至一家樓下一老蠻出具言藏兵離此僅十餘里還騎夜夜至此居民皆逃避余病不能行是以留應明問余如何余指對岸傍山一室可投宿遂牽馬過溪止宿其家登樓推門入樓高僅齊人繫馬樓下余擇樓上較寬一室下榻焉燃洋燭略食燒籬應明勸勿燃燭因移燭室隅以板覆之推窗望月月色明朗照耀冰雪倍覺清寒因思稍憩後即登山眺望且避番騎之來倘能登高一覽前方形勢及番兵所在亦不負此一行耳正凝思間忽聞鈴聲自遠來知番騎已至急下樓翻着白羊裘伏山麓大石後未幾見番騎數十從容進至對岸民房按戶以馬鞭敲之操番語問有漢奸否勿得藏匿未過溪即向驢左山去約一時許仍回藏門問如前即回余以爲從此無事入室休息應明繼至蹙眉而言曰險哉幾不免矣余因戲之曰尚未尚未明日將携汝至前方一觀其究竟語未畢突聞前方鈴聲來甚急急滅燭推窗外窺見番騎百餘張兩翼飛馳而來近對岸約百步皆下馬拔刀跳躍而前是時欲遁不能但聞喊殺聲馬嘶聲一時併作震應山谷余急趨出見旁一小室遂避入摸之有磚石似廚非廚壁有小穴鑽穴外窺見番兵持刀擁至刀長四五尺映月光雪色森嚴可畏已漸近急扃門推石撐之再外窺則番兵相距僅十餘步矣因轉念門既內局安得無人是不管示敵以匿跡之所不若開門以待門市問番兵已至樓下又念藏身暗室設番兵持刀斬入則殆矣不如出而叱之或可幸免遂挺身出市出門番兵已登樓余厲聲叱之先登者奔向余猛斫幸室矮刀長爲簷格未中後至者復擁集刀劍熱所施俱覺尾脊受刀傷甚重一時拳足交加喊殺活捉之聲併作最後有以刀柄擡余右額

眼花迸飛倒地漸昏似有人捧余至樓口向下拋擲遂一痛而絕

余昏絕後即爲番兵繫馬上以行乘月色行十餘里過併達橋橋長約十丈寬丈許上敷木板蠻騎百餘蜂擁而過蹄聲雜沓余始驚醒知爲番人所虜頭腰手背受重傷但麻木尚不甚痛楚耳此地駐番兵數百見番衆擁予至皆追聲呼躍再沿河進兩面高山皆有番兵警戒其法左敲鑼右擊鼓左敲右應絡繹不絕刁斗迭行十餘里至林多燭時已行半番兵牽余上一樓樓上男女數人方燃火熬茶即繫余柱上余倚柱而坐漸覺頭腰痛不可支應明繼牽入已無人色矣移時有似番頭目者至持馬箠就余詰問余對以啣趙大臣命來此番目不信橫加鑿楚幾又昏絕又有頃復來一人裝束如番官狀盤詰甚詳色稍霽余仍告以啣命來此間有無文書余曰文書置鞍囊中番官下樓甚久復回曰鞍囊無文書得勿誑耶余素稔藏人畏爾豈若天人乃正色曰行李文書厨等盡劫去之既疑無文書曷往昌都趙大臣行轅一詢番官曰趙大臣已至昌都乎予曰趙大臣率邊軍八營先我一日已至昌都爾等猶未知耶番官沉思良久復問趙大臣遣子來此何意予曰見爾

釋縛

後之

痛苦

堪布自知爾勿多問番官復詳視予傷痕與一讀目細語甚久又問予現居何秩予以三品官對番官乃俯頤目下樓未幾有番兵二人來釋予縛繼甫釋兩手痛徹心脾昏倒不能起番兵負予下樓至一室較清潔似爲番官住所進酥茶予方渴飲之其甘如飴神思漸清倚牆睡忽聞雞鳴犬吠雀噪聲始驚醒仰視窗外天已黎明又移時聞室外人馬聲嘈雜番官復至爲予言堪布有令約君至恩達一會請即行予聞之矍然而起番

起解
恩達

兵扶予上馬行甚緩覺腰際創裂血流不止痛苦不堪途中每過溪溝或登降山坂前後輾動痛尤甚時晨風凜冽徹骨生寒觸目盡皆荒野倍覺淒愴偶一思及妻姪浮寓成都千里家山何以得歸不禁悲從中來然轉念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以妻兒爲又不覺神王而氣旺

堆布
執禮
甚恭

行二十餘里至恩達已午前十時矣卽有恩達汎官葉孟林氏勸截出迎執禮甚恭導予至堆布大營堆布亦迎至營外極謙摯入坐獻茶點力白未得趙大臣通告致生誤會遜謝不已予亦婉辭答之因言趙大臣以藏人二百餘年恭順朝廷前者英兵寇藏大喇嘛既請兵於先今英兵甫退遂覺奪吉又復阻兵於後試問藏兵幾何器械若何欲與川軍邊軍較勝負庸有幸乎趙大臣恐大軍迫進玉石俱焚特遣某前來曉諭限卽日撤兵退回當爲奏請朝廷恢復大喇嘛封號今新軍已由北路出拉里川邊軍集中昌都所以不卽前進者亦憫

堆布
承認
撤兵

藏民無知不忍遽以兵臨之也復詳言在臘左經過甚詳堆布惶恐謝過具麵食菓餅極殷勤爲言我本僧官藏王督責甚嚴不得已統兵出藏今駐恩達不進亦待趙大臣之至敢有異動耶又具文呈辭懇請予卽日返昌都覆命允以三日爲期撤退藏兵予以創痛馬羸不能卽行堆布力請不已始允之又爲施行咒藥餅並選良馬及藏佛藏香捻珠奶餅爲贈又派兵四人送予至臘左塘於是收拾起身已午後一時矣堆布等直送至山下始返

歸途冰雪滿山寒風載江創痛漸止符咒之力似抑藥餅之力似予歸心似箭痛苦頓忘經臘左時仍門戶緊

間寂無人蹤上殿左山山高而峻冰結路滑番兵牽馬扶予頃刻面上不似前日下山之苦矣下山幸殿左塘塘房已空無一人從此道路平夷且極安全即將送番兵還歸予俾應時食得飽暢疾馳更毫無痛苦

至得洛稽日色將暝前駐川軍亦開回昌都應明德極欲就此住宿晨再行予不聽鼓勇前進天已入夜冰

風拂面冷冽益甚幸月色清朗照耀如白晝夜行尙不覺其苦抵昌都已晚十二時矣當途哨兵見予生還咸欣欣然有喜色

悲喜交集 予至營部同輩多已就寢惟修梅倚案研墨予笑曰諸葛先生歸來矣蓋予素與朋輩戲謔輒以自命也

交集 一談兵見予歸急入報修梅驚訝出視相見之餘悲喜交集一時同輩皆拔表起爭詢經過夫役具餅食予且

食且談直至四更後始就寢

行李 予自被虜後相傳已殺殺身死碎屍投山林中予初歸與同輩坐談時覺坐墊後蠕蠕有物初不之異也談

竟談 畢歸疑見坐墊後滿堆衣物亦不之異也次日從兵李元起密告曰自公見耗傳來食謂公必死公之行李某

瓜分 某等竟破箱瓜分幾盡及公生還成不自安始暗中退出置公坐墊後宜有以慰之予一笑而已

雷聲 予外創經七八日後漸愈惟內傷甚重肚腹時復作痛友人送雷聲散一瓶服之大瀉兩次下血塊甚多尋亦全愈惟雷聲散原係苦藥並無治內傷之力不知當時服之何以奏效如此殊不可解也

第三章 昌都至江達

趙爾豐至昌都

爾豐知藏兵已抵恩達乃親率邊軍五營由更慶至昌都我軍齊集四川橋東岸迎迓邊軍雖爲舊式軍隊然隨爾豐轉戰川邊極久勇敢善戰官兵體力甚強日行百二十里以爲常是日手隨隊出迎候甚久始見大隊由對河高山疾馳而下有指最後一乘馬者衣得勝褂繫紫戰裙爲爾豐旣過橋全軍敬禮爾豐飛馳而過略不瞻顧諦視之狀觀與曩在成都時迥殊蓋爾豐著川督時鬚髮間白視之僅五十許人也今則霜雪盈頭鬚髮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風凜冽猶戰慄不可支爾豐年已七旬戎裝坐馬上寒風吹衣肌肉畢見略無縮瑟之狀豁國精神恐無此鬚髮也

檢人用心之可畏

爾豐之明決

是日晚鍾穎率標統管帶至欽帥行轅參謁夜分始歸有謠目張子青隨修梅往先馳歸告子曰欽帥以公貪功失機罪當斬奈何予問管帶如何對子青曰管帶默然不語予頗異之及修梅歸詢之又但言欽帥明且傳見而不及其他始知修梅之用心矣因念奉命而往不顧萬死塞塞匪躬庸何傷翌晨往見甫出門卽有爾豐武弁持大令傳予子甚訝之隨之往至則鍾穎及軍糧府劉紹卿皆立轅下武弁導予入爾豐盛怒立帳中責予貪功冒險損威辱師之罪將置子於法鍾穎劉紹卿亟趨入力爲緩頰爾豐怒猶未息予至是亦不能爲修梅諒乃慷慨陳言曰某昇自知但啣命而往身雖被虜番人猶能以禮送歸且宣示德威番兵望風撤退功罪自不取言惟欽帥深察之鍾穎又力爲解釋爾豐意始動因詳詰奉命始末又問林管帶果知爾去否予俱以實對並言軍糧府尙有管帶咨文可憑爾豐一一按問實又案咨文驗訖乃反詰修梅修梅不能對爾豐大怒

立機其衣刀就案上手書硃諭撤修梅職以予代之予亦不敢言即謝出

轉禍

爲福

張鴻

垂頭

喪氣

氣

者有皖人張鴻陞性險詐初隸甯遠任邊軍管帶後因事被黜回川投鍾穎鍾穎入藏委以工程營管帶亦虛名而無實兵者鴻陞日思得步標管帶而苦無機會會予嚴左殺虜兒耗傳至昌都有甯豐隨員某與鴻陞善爲言欽帥以陳某事怒甚已電川督請置之法鴻陞竊喜時機已至往探修梅問陳某事如何修梅無一語但嗟嘆而已鴻陞憊之曰欽帥宜如烈火倘有所詢宜諉爲弗知欽帥幕中吾有密友當爲君先容可勿慮修梅信之及甯豐至怒予損威辱師修梅醒不語甯豐怒甚鴻陞復見甯豐親信文案傳華封爲予力辯其誣而痛詆修梅意在取修梅而代之非愛予而憎修梅也華封爲鴻陞舊友遂在甯豐前力詆修梅至是甯豐頗滋疑故傳見時面數予貪功冒險罪即欲一窮其管耳不料技問既實修梅機賊鴻陞未及經營而一紙硃諭捷如迅雷鴻陞固自垂頭喪氣予則因利乘便轉禍爲福使人用心可笑亦可憐矣

擬陳

兩步

翌晨至欽帥行轅循例謝委並呈遞堪布文書候甚久甯豐始出見識予曰汝冒險深入尙饒胆氣故畀汝要職今後益當努力否則吾又能殺汝也言次目炯炯使人望而生畏甯豐以予明晰前方情勢囑擬進兵計劃書以進予商承鍾穎擬定川軍先驅逐恩達之敵仍取道類烏齊三十九族出拉里邊軍則由恩達大道直趨拉里此第一步計劃也其第二步計劃則候川邊軍會師拉里後視

計劃

進攻
恩達

一戰
克敵

改道
前進

番情再定並繪圖貼說規畫甚詳爾登題之定後日出動鍾額令予率部先行大軍繼之計劃既定全軍準備一日予於次日黎明出發是日宿臘左居民逃避一空知尙避匿附近山中乃令士兵分途搜捕得番人多名詢知林多壩仍有番兵並有一部扼守併達橋因思番兵無抵抗之力畢布亦非統兵之人今屯軍未撤或飲帥尙未嘗覆猶存觀望而抑留此兵力掩護其大部之退却耶但相距咫尺仍當戒備以進又按林多壩地勢開闊進攻尙易惟併達橋岸高河寬番人扼險而守則進攻殊難猶憶前由恩達歸時曾注意觀察橋之上游四五里處河水結冰可以徒涉我軍進攻時宜佯攻正面主力渡河攻下方易奏效是夜月明如晝四鼓出發作攻之一隊接近橋邊遙見橋上番兵甚忙亂予親率三隊從上流踏冰偷渡進至番兵右側天始黎明鳴槍突進番兵遂狼狽敗走我軍乘勝追逐沿途皆不敢回抗追至林多壩附近番兵悉出迎戰我軍仍分兩翼猛攻戰約二小時我左翼軍已佔領林多壩後山前後夾擊番兵又紛紛崩潰予因此去爲番兵大本營所在地勢甚複雜沿途必有劇戰乃集合部隊分段搜索前進殊將抵恩達卽有恩達汎官葉孟林氏由山徑奔來云番兵均向南退走約二小時矣遂進至恩達斃斃戒宿營以待後命此役斃番兵約四十餘人我軍僅傷排長二人陣亡士兵九人傷十七人

翌日捷書至昌都予奉令俟大軍明日到恩達卽照原定計劃改道向類烏齊三十九族前進

自恩達北進已冬月中旬矣氣候愈寒冰雪愈大益以山勢陡峻跋涉甚苦類烏齊居萬山中山皆導源於銅

羣牛

關於

山頭

鼓喇山自西北宛延而南山脈橫亘支幹紛披我軍前鋒幾無日不披雲蹶山行冰天雪窟中也士兵被服單薄每至夜分冷極而醒輾轉呻吟不能成寐夜中夜起坐聞烘烘火以待天明嘗一日五更時乘月色出教登一山山高而峻仰視不見巔頂烏拉前驛部隊後繼甫登半山忽羣牛門於山上狂奔怒吼往來衝撞行李紛紛墜落士兵趨避不及傷十餘人時予猶在山下急入疊舍避之幸無恙

士兵

飾病

致死

自打箭爐出發時規定每班預備騎兵乘馬一匹人類鳥畜後天寒地凍乘馬稍久則兩足俱凍痛不可忍故乘馬時初出發須步行數里乘馬約一小時又須下馬步行惟狡黠士兵恆飾爲病意不能行走實獲馬乘一上馬雖奇冷亦不肯下防其他病兵爭去也則自朝至暮終日乘騎兩足冷極而痛而腫意不能下馬矣如是三數日後其腫脹不能行矣病亦弄假成真矣途次無醫藥又不能休息因此身死者比比皆是亦可憫矣沿途烏拉時有延誤行二十餘日始達三十九族境內士兵已髮長寸許矣於思昔茸矣難逢髮如亂蓬矣帕巾

粉齏

結冰

長襪步履蹣跚已無復人形矣營部書記官范玉昆年五十餘矣鬚髮皆白一狐皮圍頸一日行甚早大雪潮漫冰風削骨至是坐馬上理鬚縮頸而行中途番官設有尖站燃牛糞煮茶以待予等下馬休息玉昆亦去

三十

九族

狐下馬一呼吸久二毛已冰結不可解呼痛不已見者皆爲絕倒
三十力族橫橫千餘里人口數十萬相傳爲年遠遷征西藏時遺留三十九人之苗裔但以時間計之人口生殖決不如是之繁意者唐時吐蕃極盛文成金城兩公主先後下嫁其漢人遺流之種族歟彼族與藏番積不

相能惟對漢人則極爲親善故爾懇選定此路免爲拉缺乏也

雪山
出產

三十九族在昌都西北氣候高寒較類烏齊尤甚重糴疊嶂峻極於天彌望白雪燦若銀堆平地亦雪深尺許嘗詢一喇嘛此地何時降雪喇嘛曰此間七八月高山凝雪九月半山舖雪冬臘月平地雪深尺許矣按時而至不待降落至山巔之雪實亙古不化者且多出產如動物則有雪蛆雪豬植物則有雪苔礦物則有雪晶皆稀有之珍品也

拉里

之盛

鑑

番兵

同守

烏斯

江

由恩達北行月餘始抵拉里已臘月二十八日矣拉里爲川藏驛道舊設有汛官隸川邊後又設有軍糧府此地漢人甚多異地相逢覺親暱軍糧府鄧君蒞蒞歡鄧君設酒饌爲余洗塵極盛筵曾近五十餘日中得未曾有者細問番情知其大略已過此五日矣惟結兵堪布尙未至有云其已由南路繞道回藏矣未知確否席散辭歸奉鍾額令速開江達待命余因預備烏拉須遲一日方能出發

是日夜半接協部通知番兵退至江達後其先頭一部約二千餘人在距拉薩七十里之烏斯江固守又一部約三千人已退入工布其殘兵堪布尙在後令余至江達後嚴行戒備云云余因情勢緊急復催軍糧府務於明日午前將烏拉傳符以便後日起行

除夕將近預購酒肉通賞十兵又備酒食約各官長早餐餐畢清查烏拉猶未至余甚焦急視往軍糧府催之至則見大廳內數十番人箕踞坐地上鄧君偕番官立其前余知其有事略一周旋亦立廳上親之但見番官

軍糧

府神

道設

教

手持番佛向衆喃喃語甚久即以番佛一置衆頭上每至一人則一問一答一書記秉筆記之良久始畢衆散去鄧君乃邀余入坐笑謂余曰頃聞所事君知之乎余問故鄧君曰頃即爲烏拉事因各番目以大軍通過供應太多牛又疲甚咸推諉不肯繳乃商之番官集各頭目面詰之仍狡辯番人極信佛遂令其頂佛盟誓則不敢匿報矣今幸督畢總其數猶較原派多二百餘匹亦神道設教意耳余甚佩服鄧君操術之神且知番人信佛視西人之奉耶穌尤有過之無不及也

于隊

官之

誤死

學生

不可

用

余自軍糧府歸時已不早即偕營部職員共飲度歲做內地吃年飯例也食甫畢聞後方槍聲甚急正詢問間後隊一傳令兵來報番兵進襲于隊官已率隊前往矣余方集合部隊又據報番兵已退于隊官受傷陣亡矣余甚訝之後又捕一番兵至余細詢之始知即恩達統兵堪布也堪布自恩達敗退後即棄軍逃走至是始出欲繞道回藏昨聞余駐此急欲來見殊哨兵誤會開槍余以堪布爲統兵要人不宜縱之去急遣人召至又探知于隊官聞警率隊出遙見番人即散開亂槍齊發于猶乘馬指揮馬開槍聲驚逸直衝出散兵線爲士兵亂槍誤斃殊可憐也于學生出身未經實戰一聞警報即張皇失措勿怪爾輩之輕視學生也移時堪布至余殷勤招待之並密報至藏又至後隊料理于隊官裝殮事至晚方畢余亦倦極就寢矣

次日黎明前即起賃屋安厝于隊官靈柩復率隊致祭畢即約堪布一同出發行兩日至疑多塘爲元旦日荒村野戶無可住宿支帳露營而已萬里蠻荒復逢佳節回首家山百感叢生勉市酒肉約衆共飲亦藉酒澆愁

耳翌日詰早出發午後三時抵江達有汎官吳保林率塘兵及番官喇嘛等百餘人出迎江達爲西藏巨鎮人戶寺廟約四五百戶百物咸備素稱繁盛自藏番出兵往來蹂躪市衢如洗極目荒涼次日邊軍亦有三營人開至余在此一駐兼旬日與吳保林往還保林成都人入藏已二十餘年矣家有八十餘歲老母猶健在日思歸川苦無機會乞余使中爲謀一差冀可生入玉門時屆新年筭延余至其家具麵食告其妻手自爲之妻年五十餘居藏久凡麵食亦饌得餅之以頗優爲之且均啗嗟立辦至可感也

祕密處決堪布
余抵江達之第八日奉欽帥釘封密諭遇將堪布暗中處決遂於是日夜半執行之蓋堪布乃藏中二品僧官達賴甚倚重之時達賴已出亡大吉嶺依英人縱之然爲後患又不能公然處決恐達賴有所藉口也

我軍抵昌都時達賴已回拉薩初猶增兵抗拒且向英人請援事猶未諧而我軍已出拉里達賴急約幫辦大臣溫宗堯會議宗堯謂刀安恩達賴終懷疑潛逃印度師額率大部至江達其爲斯江之兵亦撤退惟工布情形不明相傳藏王邊覺擊吉尙擁衆千餘人負隅於窩允噶伽意圖反抗乃令余率部入工布相機進擊

風景
余駐江達時已偵知度札噶倫已潛逃至後藏工布已無番兵及奉令入工布仍戒備前進是日天氣晴朗沿途風景宜人午後一時抵牙拔上一小山即宿其營官家屏樓廣廈金碧輝煌地板日塗酥油光滑可鑒明窗淨几陳設精雅恍若王侯第宅後臨大河灘淺水平中爲沙洲野鴨數十成羣啄行水濱景物不殊內地時牙拔營官入藏未歸其管家出而招待殷勤備至見余倚窗眺望笑謂余曰河中魚肥美可供君僕公遠行想久

番人 不食此味矣急命僕人入河取魚余笑曰此得勿食水葬者之魚乎管家曰否否公所見者小溪魚耳此則河寬水深源遠流急非其儔也幸勿爲慮余雖不嗜此然頗喜觀人取魚姑應之卽見番人數輩負網入河布網取魚

灘頭未幾網起魚躍網中映日有光謂番人取魚歸矣余觀之頓覺胸襟爲之一爽

番女 余自來塞外滿目荒涼積雪瀾山堅冰在地狂風怒吼慘日傷心至此則樓台湧現景物全非以風塵之子身入莊嚴之畫棟雖曰爽心適意翻覺顧影懷慚矣主人曲盡殷勤所具山海珍品皆購自拉薩來者其麵食尤製麵

佳皆以番女爲之藝絕精尺許方板頃刻而成非如內地製麵几案橫陳刀棍羅列也

長男 番女多膜母無驢獨此主人之婦則楊柳爲腰芙蓉如面蛾眉淡掃一顧傾城漢代明妃恐無此美麗其夫爲贅婿現任牙拔營官數日後始由藏回衣冠楚楚皆唐時裝束吐屬極雅已脫盡番人氣習藏俗恆以長女承

祧操家政召贅其家長男則出贅他人爲婿焉

第四章 收服工布

余聞駐牙拔時沿途僧俗遮道歡迎進哈達酒食番人呼酒曰噲噲以長竹筒盛之中繫皮帶或背負而行番人進哈時先傾掌上自飲而後敬客以示無毒也

撫番 余駐牙拔後卽將廈札讓遁番人無反抗意請示招撫以安人心呈報入藏旋報可余乃從事安撫逐漸向曲巴增巴脚木宗推進每至一處則召集僧俗曉以漢藏一家達賴受英人嗾使出兵反抗今達賴遠遁朝廷軫

番人

念藏民不咎既往各宜安樂勿驚又不時巡視附近村寨撫問疾苦其貧無力存活者又周卹之且將舊例供應柴草夫役皆分別給錢更申明紀律嚴禁官兵擅入民房及喇嘛寺於是番人大悅遠近向化相率輸誠款帥亦嘉余深識治體撫馭有方歷時兩月工布全部遂完全肅清矣

工布 工布在江達西南縱橫八百餘里東接波密西南接野番其極西之阿冗嘴伽則爲藏王邊覺奪吉之衣胞地民情樸厚氣候溫和物產亦尙豐富歷年在達賴壓迫之下痛苦不堪此次出兵亦迫於達賴威力自余部開入人民翕同化威屢來蘇矣

異地 年高德劬之喇嘛和雪可親與余往還甚密嘗就其考問西藏風土亦言之娓娓可聽一日設宴邀余遊柳林菓餅酒肴羅列滿前中一火鍋以魚翅海參魷魚瑤柱金鉤口蘑粉條之屬雜伴肉圓雞湯又以醃酸青菜及酸湯調和之味鮮美無倫內地所未嘗有也不知喇嘛何以辨此余自西藏回已二十五年矣亦嘗做此爲之食者莫不稱善可見口之於味有同嗜焉

猜拳 余一日設宴請呼圖克圖遊柳林約全營官佐作陪支帳幕四每帳設一席呼圖克圖欣然至酒酣衆飲甚歡猜拳狂呼不已其隨從喇嘛喧呼聲甚驚竊往觀之則見番拳狂呼如鬥殿狀亟奔回告其衆曰呼圖克圖危矣急往救之於是衆不及問隨之往至則猜拳喝呼聲方濃有會至拉薩知爲猜拳者爲衆言之始一笑而

散余與呼圖克圖亦皆笑不可仰

查抄
藏王
家產

原物
封存

余至腳木宗駐半月奉令赴窩兀噶伽查抄藏王桑覺奪吉家產余遂率部開往行四日始至其地崇山陡峻小溪洄環居民寥落極目荒塞營部設第巴家房屋雖寬敞亦極簡陋視腳木宗牙披則遜遠矣調查藏王家產計有莊所三十餘處每莊有牛羊數百或千頭又有倉廩粟稞合數千克不等乃分途派員清理費時兩月始告竣窩兀噶伽有藏王舊宅數棟僅數人留守而已余親往啓鑰檢查樓上弓矢盔鏡銅器磁器甚多塵封數寸蓋數百年前物也有磁碗高椿碟甚多第巴云係唐時物余雖不能辨但其瑩潔潤潤則確非近代物也余駐此久聞廈札出亡之先曾攜甘珠爾經一部藏於此間附近密室中乃藏中之佛寶也余詢之第巴第巴曰誠然今尙藏匿某處公傳某頭日至責令繳出勿謂我所告發則幸甚矣後如所言追出則經爲一百零八卷每卷千頁長二尺六寸寬八寸半皆藏文亦金所書底面以薄板護之板面鐫爲寬五寸長二尺深一尺之長方框中嵌寸許金佛三樞經綴以珊瑚珠百餘顆框內環以碧洗瑪瑙及紅藍寶石成花紋金佛週身皆極大鑽石環繞之各三十六顆佛頂圓光中嵌金光圓潤之蚌珠徑約三分許框面又以五色錦緞交互掩蓋之誠稀世寶物也張司書子青力德余盡取其珠寶而後呈報余因是經爲藏中極寶貴之物遐邇皆知解藏入藏藏人必有寶之者一追索則實惠未至而先蒙攘竊之罪矣拒不可余又恐左右竊取仍交第巴封存之其後波密事起余進兵半載旋全藏兵變余倉卒出江達亦不能繞道窩兀噶伽矣物各有主非可取而私之既

損清廉之身益遭造物之忌也

盈盈

此地荒遠幽僻幾同世外桃源余到此半月後事簡身閑輒披閱書籍以消寂寞晝長人倦第巴時相過從

王立

方言各殊然有舌人通譯余亦略解藏語日久交情第巴有女公子年方十五青蔻初開盈盈玉立排長譚瀉

之新

助求婚第巴欣然許之結婚之日鼓樂喧闐番女十餘人皆少艾也盛服擁新婦步至塔門羣芳爭豔笑語盈

婦

室新婦落落大方毫無羞澀狀第巴首作種種笑謔語以娛來賓幾忘其身爲泰岳也是日鬧至更殘始盡歡

而散

野番

我軍入工布後攜糧糈米濟糧官兵多食裕糈余亦稍能食之矣余駐窩允噶迦久米盡則以麵食代之旋查

地產

抄事竣奉令移德摩第巴設酒餞別菜食亦做漢人爲之尚可口席終進米飯雖色黃而粒糯得之甚驚異聞

米

其所日刷稱購日野番余習知藏南野番殊難得此米何以得來第巴曰自脚木宗至此一帶大山山後行六

七日至務榆俗呼爲野番是也野番分生熟兩種熟番地縱橫千餘里再進則爲生番地矣多旱稻產米甚多

深入

熟番寨與工布通商半月前即託商人購之今始得也余初以野番地遠亦不留意今相距四遠不覺大喜亟

野番

欲繞道野番地一規其情狀廣絕域之見聞第巴曰此甚易事公由此行五日即南向上大山山下時有野番

地

在此貿易余甚喜數日後出發繞行六日即至乃野番地也次日召至野番二人年均三十餘披髮跣足無衣

裳上體着領褂下體以裙二幅前後遮之皆用竹編成之也手持煙兜如西人吸雪茄煙之管內盛野大黃葉

野人

見人卽箕踞坐地上無禮貌狀謹樸不脫山野氣詢其至竊何事對以編製竹器籐器取所製竹籐器觀之亦

製器

古樸可愛又詢其家中距此幾日答以六日詢至生番地幾日則以手指指天而口言之云由其家中至生番

地尙須二十餘日也余因其來久使回休息囑傍晚再來余尙有所詢也

野番

黃昏後仍召野番至問其出產如何則其地出產尙多除旱稻竹籐外尙產肉桂麝香鹿茸野蓮因舌人操番

地之
出產

語不甚熟遂遺其歸

次日晨起又覓得熟諳野番語者爲通譯復召野番至反復詰問生番情形始悉其地皆重山少平原人猶太

古無政府無宗教無文字構木爲巢上覆樹皮以蔽風雨截巨竹留節作釜甑一端實稻米爲飯一端實野虫

爲芥泥封兩端灑水烘熟飯熟傾出以手搏食地酷熱編竹籐爲衣以草身非禦寒也民野樸安居樂俗不通

野番

慶弔逼地皆崇山峻嶺道路鮮通番人往來則攀籐附葛超騰而上捷若猿猴遇懸崖絕壁亦結籐梯登不繞

之生

越亦無市廛但每年生熟番至交界大山上交易一次熟番以在工布所換之銅鐵磁瓦器皿易其茸麝運桂

活

其記賬法用符號取巨竹剖開刺符號於其中縫刺畢各執其一逾年算賬則取箇合之談至此日已向午矣

余亦疲倦遂贈以茶壺小刀磁碗手珠糖餅之屬野番歡悅起謝而退余初至塞外以藏番爲野蠻民族至是

覺藏番與野番又有文野之分矣

次日余亦率部開赴德摩行四日始至德摩居工布之極東居民二百餘戶有大喇嘛寺一所第巴住宅極壯

風景
麗足與牙拔管官住宅相顏頤其地爲一大平原屋宇錯落風景清幽阡陌相連物產富饒第巴人亦謹厚時
清幽
相過從余駐此月餘招撫事畢僧俗尤愛戴不已暇時輒與第巴入山射獵此地野獸以獐熊爲極貴重故產
之德
麝香熊胆爲多皆行銷內地之珍品也

入山
獵取
獐
藏地多獐麝余嘗從番人至山中行獵始知取麝之法獐長二三尺類鹿而無角毛灰褐色當春夏之交輒側
臥山中脰張開其腥臭虫蟻緣附則吸收之又復張開久之脰滿遂成麝矣麝之最貴者爲蛇頭香麝中之寶
獐
也亦蛇開腥臭附脰上獐啣其頭而去輾轉月餘蛇身腐脫其頭含脰中久而成麝重恆一兩以上其他重不
過三五錢而已行獵時獐行迅捷犬追之不及然獐行稍遠又頻頻佇立回顧故易獲之也番人得獐立取其

藏麝
之多
臍歸而懸之室歷數十日始乾再掘土窟置其中以口口生葉裹之覆以薄土火蒸其上其腥汗而後芬芳
可用也余自出爐關沿途番人餽贈之麝不下數十枚入工布後餽贈尤多余又多方收買總計藏麝二百餘
枚重一百一十三兩

遊覽
覺
一日第巴偕其舅加瓜彭錯來見彭錯現爲貢覺營官年六十餘岸然偉丈夫也貌和藹泣訴藏王歷年虐待
情形今見漢官威儀始出水火而登衽席余亦撫慰至再彭錯復請曰此去貢覺不遠草屋數椽尙堪容膝老
妻頗能治膳公能枉駕一行乎余欣然允之次日偕第巴及營部職員同往行十餘里過一小河河寬數丈有
舟可渡舟長二丈許寬約三尺剝木爲之不假人工真太古時遺物也平流穩渡又行二里許至其家則一極

番女

跳舞

粧

番女

馳馬

奪球

番女
之體
力

富麗之巨宅也彭錯夫婦迎至村外皆六十許人獻家製菓餅甚多極殷勤坐移時彭錯笑謂余曰兒女輩喜跳舞尙優爲之請往一觀公執掌軍事恐猶不暇及此也引余至一大庭見盤粧女子十餘輩舞袖踴躍歌聲抑揚歷半小時始畢彭錯復約余至園中比射置弓箭甚多皆極粗笨余家世嫻弓矢自火器興遂如廣陵散矣今故劍重逢觀之欣然遂偕衆比射爲樂亦古人投壺之意也比射畢彭錯又牽良馬十餘匹至云兒女輩能馳怒馬拔地上物請試之引余至河干一望平原數里細草如氍毹地上每三四十步立球竿一竿高尺許乘馬女子皆束絲帶袒右臂鞭策疾馳其行如飛每至立竿處則俯身拔之以拔竿多少定輸贏中一女子年約十五六貌雖中姿而矯健敏捷連拔五竿餘皆拔一二竿而已衆皆鼓掌彭錯引余回復觀其樓上大經堂佛像莊嚴陳設雅潔惟佛前一碗不甚圓整又飾以金花怪而問之乃人骨天靈蓋所製遂惡其不脫野蠻氣不欲縱觀聞藏地各喇嘛寺皆如此殊不可解也觀畢入室坐進麵食衆咸稱番女體力之強馬術之精余亦盛誇乘馬女子連拔五竿雖丈夫不及也彭錯曰此即姪女西原余稱不絕口第巴笑曰公如屬意卽以率巾櫛如何衆皆大笑余亦大笑漫應之既而入席肴饌豐盛皆其夫人手自調之味頗適口余素不能飲是日亦飲酒不少最後進醃酸青菜湯煮魚一盆尤鮮美無倫余久食牛羊腥膩之品卽宣威火腿亦厭苦之至是始得果腹一餐之惠至今不忘其夫人見余愛此乃另贈一盃宴畢辭歸彭錯夫婦皆送至河岸歸管天已薄暮矣工布民風純樸經余安撫後人心大定演番情感日增浹洽番官喇嘛等不時過談藉以考風問俗余謂大

波密 到後七豐不驚民安生業惟波密民族強悍性殘忍時藉通商爲名窺探情形輒乘機入境肆行劫掠凡接近

民族 工布及碩板多至拉里一帶常被蹂躪工布受禍尤深唐古特屢次用兵因其地險兵強終難征服防禦偶疏

之強 又遭荼毒人民畏之如虎狼談者色變余維大軍入藏後達賴厦札相率逃至大吉嶺暇就英人可憂方大膽

悍 乘此全藏底定之際倣川邊例改土歸流建設行省治理之不宜再事羈縻一誤再誤乃條陳改省練兵鉅路

建議 屯墾興學開礦六事入藏久不報及聞僧俗所談益知波番強悍可慮若長此不治禍且蔓延腹地乃一再著

六要 察知其地東界工布北界碩板多至丹達南與野番接界其入工布之路一由冬九入魯朗一由白馬扛入鷹

政 拉溝皆工布邊境也波密地勢萬山叢谷絕少出產民貧苦而性強悍其酋長白馬青溝橫徵暴斂民不聊生

其出而行劫亦勢使然也

一言

之戲

余一日晨起將赴喇嘛寺一遊途遇第巴向余笑曰彭錯以公極稱西原之能早欲送來爲公給奔走役西原

亦甚欣喜因略備衣物今日彭錯夫婦親送其來公當不以蠢陋見斥也余愕然乃知一言之戲竟締草綠因

途中不便深談乃約其同至喇嘛寺晤呼圖克圖第巴以西原事告之呼圖克圖笑曰此事大佳我即爲公證

婚如何聞此女嬌健勝似男子給役軍中當不爲公累也余知不可拒笑應之第巴辭去余與呼圖克圖談西

藏古代神話事甚久忽第巴倉皇入告曰波番數百人昨已竄入覺拉溝矣余詰問實即歸營傳餐親率兵兩

隊疾馳而往行三十餘里始至則波番竟夜抄擄天明已飽載而歸矣時人民逃亡一空僅一老番來見云波

西原

來歸

番已沿河退去余以波番去不久令覓一嚮導隨往追之老番談虎色變辭以不能余因地形不明無法進追遂率隊回營時第巴及彭錯夫婦已送西原至矣范玉昆張子青等咸集致賀彭錯夫婦導西原來見親衣明眸別饒風致余亦甚愛之既而來賓益衆子青料理賓客督治酒筵忙亂不已移時延賓入座暢飲甚歡子青約第巴再戰第巴屢敗不能飲子青強灌之席未終卽頽然醉矣於是彭錯夫婦亦告辭扶第巴歸

活佛

亦朝

活佛

余昨至疊拉溝敗興而返疊招撫事終無所藉手因令第巴再傳疊拉溝熟習波密情形之人來此詳詢之次日來一老人亦語焉不詳余一再囑其物色一人携文書赴波密老人曰魯朗結巴與波密冬九營官有舊可囑命往余反覆詢問甚久賜其酒食已有醉意余復問曰老人如許年齡又密邇波密豈彼中情形毫無聞耶老人始從容言曰我二十年前曾一度隨達賴至波密但行未遠卽折回耳余問故老人曰達賴往朝活佛故隨之去余甚異之曰西藏止有一達賴活佛豈有活佛尙朝活佛耶老人曰我初亦疑之因達賴每十二年必親往一朝故信之余曰活佛究在何處老人曰彼中活佛距此一萬八千里何國何地亦不知其名但知經

活佛

高坐

蓮花

中

白馬扛入野人地又行數月始至其地遍地蓮花氣候溫煦樹木扶疏山水明秀奇花異草芬芳四溢活佛高坐蓮花中蓮花大可容人白晝花開人坐其上夜間花合人寢其中地下泥土捻來卽是綢緞枝頭垂露飲之皆成醕噲人能誠心前去無不立地成佛老人言之津津有味余不覺大笑詰之曰老人亦曾一至其地否老人曰否否我至白馬扛卽折回矣余見其所言殊荒謬亦不願再聽遣之歸

野人 次日至喇嘛寺以老人言告之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曰此波密人故神其說以售其行劫之術耳八年前波密

山朝 曾造此語開動工布於是入野人山朝拜活佛者相望於道有廣携資財舉家前往者有拋棄父母妻孥隻身

佛 前往者有扶老携幼牽牛羊前往者甫入波密境即被波番攔劫一空至達賴朝佛事亦實有之每三年遣呼

圖克圖一往每十二年達賴親身一往猶記五年前達賴往朝活佛一行二百餘人由此經過行至波密與野

番 番交界大山下即爲野番所阻蓋歷年朝佛道經此山須贈野人銅鐵磁瓦器皿及金銀甚多名曰買路錢例

百餘 有規定不增不減獨此次贈品未能如數互爭不已野人曰吾有成案可稽乃負一老野人至置地上年百餘

歲之 歲矣頭童齒豁歷數歷次贈品之數藏人語塞悉數補出始通過余曰達賴亦朝活佛眞咄咄怪事呼圖克圖

成案 亦唯唯無以自解也余嘗謂中土稱靈山爲極樂西方又言五台盡黃金天下事無獨有偶得此則鼎足而三

矣

第五章 進擊波密

糧兵 自覺拉溝被劫後工布人民益驚恐深慮他日漢兵移動波番乘勢侵入危害不堪言狀第巴等屢請爲策久

參 遠余亦不忍工布被其蹂躪因詳陳波番強暴及邊局利害據報入藏旋奉令相機剿撫余乃決定先撫後剿

擬率兵三隊至魯朗意在耀兵絕寒宣揚德威使波番知所震懾易於就撫初無窮兵黷武意也

德摩 德摩至魯朗計七十里經德摩大山山高十五里余率隊前進行十餘里即見高峯插天危崖巖壁冰雪遍山

尤野區夢第五章 野人山朝佛 野番百餘歲之成案 糧兵魯朗 德摩山之高峻 三九

山之
高峻

道路渾滑蹶蹶而過經拉佐至魯朗再進即波密境矣遂就魯朗宿營傳結巴至詳問波密情形囑其明日持文告赴冬九結巴有難色余曰明日我當遣一傳騎同去勿慮也

傳騎

次日早遣傳騎偕第巴持文告入冬九諭其營官冲本曉以向背禍福冀其翻然歸誠不煩兵刃也余亦於是

寬被

日率部回德摩越兩日結巴回余正嘉其歸甚速結巴慨然曰傳騎已被波番殺矣我等市行至覺泥巴即爲

波番

波番所執與之言不聽示以文告亦不理竟殺傳騎釋我歸猶叱之曰後勿再來自尋死路余初不料波番橫

所殺

暴至此乃據實入報時欽帥聯豫方籌議西藏改建行省已專摺出奏因見爾豐已將川邊各部落次第收復

大舉

亟思收復波密以爲改省之張本乃決定剿撫方略令鍾穎率步兵一標砲工各一隊集中工布籌劃進兵令

進剿

余將備待命余乃厲兵秣馬以待既而鍾穎統統帶陳慶率步工各營隊至詳考波密形勢道路決定第一步

波密

由冬九納衣當嘴八浪登至湯買並肅清南翼第二步進至卡拖傾多寺第三步則向其酋長白馬青瀟所在

冬九

地進攻余率部先行留西原在家不可必欲同行亦聽之第一日宿魯朗以結巴爲嚮導次日四鼓磨食疾進

之形

至覺泥巴零落十餘戶而已番人猶未及知留兵一排監視之仍疾行而進沿途長林豐草亂石塞途過長橋

勢

行里許即至冬九營官寨有人戶百餘家寨內僅營官冲本住宅十餘所環以土牆外掘深壕左山右河形勢

險固番人猶不知大軍突至也良久其營官冲本來見貌恭敬而面狎猶可畏余反覆曉諭示以利害亦唯唯

而已波番身材雄偉體力強健又非工布人所及也次日鍾穎率大軍至乃傳檄白馬青瀟曉以利害令於五

白馬 青嶺 之反 抗 旱蝗 之毒 螻 波番 誘我 深入 調勒 飛鳴 樹梢

日內來見逾期仍無音耗數日後偵知波番已調兵抗拒共議波番反狀已露再不進兵反爲所乘聞前方八浪登一帶山勢高峻道路險阻遂決定以余全營偕工程營管帶張鴻陞部先進大軍則進駐納衣當嘴俟舟頭通過八浪登再行推進以完成第一步計劃議決余乃偕張鴻陞由冬九出發是日宿營納衣當嘴有人戶三十餘家次日宿甲米青波則曠野荒山夾道草深五六尺草尖遍生旱蝗細如針聞人聲則昂首蠕蠕動附著人身即鑽衣入沾肉吸血頃刻長寸許矣行者莫不遭其毒螫予等將宿營地附近以火焚之始得安寢番人言火焚處遇雨復活與內地螞蝗同而利驟過之

次晨前進行四十里登大山山勢巍峨古樹參天行山腹道歷七八里峻坂乃復下而又上如是者又十餘里忽番兵阻其前據險開槍戰移時我以一排兵繞其上乘高側射番兵始退踵追而進番兵沿途拋棄衣履似甚狼狽蓋誘我深入也又行十餘里至八浪登番兵稍抵抗仍退走八浪登乃一山腹隘口無人煙亂石巖巖洞穴天然如巨室下臨絕澗深不可測俯視河流一線碧濤銀浪響徹山谷彌望古樹森森皆三四人合抱者高數十丈蔭翳蔽天古藤盤繞籐粗如臂葉嫩綠色應手而斷蓋千百年前物也林中有物虎頭狐身脅生肉翅狀似飛虎番人謂之綳勒蓋手翼類也聞槍聲聲飛躍樹梢其聲嗚嗚以數百計余以前進山勢愈險巖候鴻陞久未至乃留兵一班守之仍率隊前進行約七八里漸紆曲下遙見山下密菁亂石蔭蔽道路左爲連山右傍河流前方四五里處高山橫亘山下帳幕雲屯多數番兵撤卸帳幕甚忙亂似知大軍已至者余即停

應戰

八浪

登山

下

方陣

特敵

渴食

野菌

止部隊派偵探一班前進搜索半里許卽下山忽左側密林中火槍土砲轟然齊發左山右溪半腸一線士兵魚貫而進傷亡頗多不能再進乃以一隊沿山行相約進至密林附近鳴號音余鳴號以應雙方夾擊之既而沿山一隊攻至林內伏兵果敗退李隊官負傷我正面之兵衝鋒下山行里許則亂石塞道番兵修石卡數道高丈許橫亘去路無可繞越正籌躇間正面番衆據險轟擊左側高山伏兵應之往來衝盪皆爲石卡所阻不能進展鏖戰一時許雙方接近短兵肉搏移時劉隊官陣亡士兵死亡相繼與番兵相距止數武矣遙見番兵大隊復繞山至瞰射益急戰至日暮鴻陞猶未至忽番兵數人傍大石繞出余後爲西原所見急呼余回槍擊之斃其一餘皆退走余見此地兩面受敵不如退下河邊乃揮兵徐徐退下有石坎高丈許西原先余縱身跳下以手接余余隨之下而對山槍聲忽起向石坎猛射彈落如雨繼余而下者死傷七人司書蘇寶林亦死焉既而士兵均下至河邊伏亂石中成方陣待之天已昏黑番兵亦不敢再逼矣清查人數僅餘六十餘人每槍彈藥平均不及十發余乃多方安慰士兵戒勿輕動夜半隱約見番兵數十沿道路回且行且笑亦不知其作何語也移時月色朦朧官兵整日作戰饑疲已極援兵又未至有傷兵二人倚余臥巖穴中呻吟垂斃西原曰張營如能援助今日早至矣君竟死守不去試問天明後番兵知我虛實庸有幸乎官兵咸是其言余不得已乃於四更時率部沿溪蛇行而上時而攀崖時而涉水水深及胸寒不可禁于顛蹣者再賴西原扶之行行數里上山巖石陡峻荆棘叢生攀藤附葛上至半山天已微明渴極拾山上野菌食之已憊不能行矣西原乃

負余登山見鴻陞警戒哨兵始入安全境矣至八浪登萊皆饑疲不堪鴻陞言昨日天黑不敢輕進余亦漫顧之不與較也清查此役我軍陣亡官兵三十餘人傷二十餘人亦劇戰矣

援兵

晚間與鴻陞一再籌商決定明日南路進攻鴻陞沿大道進至石卡附近停止余率兵一隊沿左側連山進俟

爽約

將山上伏兵驅逐乘高下射然後張部攻其前我部衝其右番兵必棄險而走計畫定凌晨余與鴻陞分途出

又退

發余仍携西原同行披荆斬棘沿山行十餘里及抵石卡對山中隔絕澗不能復進探望鴻陞部竟無一人至

同

守候良久仍復杳然孤軍突出恐被包圍惟有徐徐退回余回至八浪登鴻陞又支吾其詞知已不能再言進

番兵

攻矣乃將番兵阻險情形報請鍾穎增兵協助遂商鴻陞固守待援而番衆已逼近八浪登日夜攻撲雖經我

之夜

軍擊退然番兵退而復進相持四日一夜二更時番兵千餘三路呼嘯而至聲震山谷余親出督戰至四更

襲

始擊退時月黑風凄山高夜靜怪鳥悲啼河水咽鳴用兵絕無憐惻心脾覺古人樂府猶無此蒼涼悲壯也

次日鍾穎遣參軍王陵基至因熟商竟日陵基力主退兵云此去山勢險阻我以兩營兵力深入敵境彼竭全

退兵

波密之力出而拒抗今糧彈兩缺道復梗波番慣行山地久之繞出後方扼險堵截斷我歸路則天塹難飛

納衣

欲歸不得計不如退兵納衣當嘴有險可守統領尙駐冬九亦易聯絡再請邊軍由碩板多進攻以分其勢我

當嘴

軍重整師旅一鼓而進勝券可操矣衆趨之決計撤退

是夜三更時退兵陵基率兵一排先行鴻陞繼進余斷後途次向無戰事至夾米青渡大休息抵納衣當嘴已

扼守

石門

石門

鏖戰

夜半矣次日黎明起偵查地形寨前三里許有石門焉極險隘左有石牆丈許即高山絕壁右有橫牆如城牆然峻坂百餘丈下臨河寬流急對河亦高山絕壁石門寬六七尺出石門即斜坡紆曲而下相傳藏兵屢與波番鏖戰於此乃古戰場也日久城堞雖毀而遺址猶存余乃就舊址親督官兵日夜修築兩日即成且於牆外加掘深濠即以一隊駐石門石門後半里有橫溪久涸駐兵一隊中築橫牆數段防對山側射也又後里許鴻陞駐焉余率兩隊駐寨內越三日番兵大至屢攻撲均爲擊退死亡甚鉅已停止八日不攻矣余不時巡視陣地形勢西原均隨之往見左面一帶高山皆絕壁有斜坡數處可乘險而下復於橫溪左後方駐兵一隊以備不虞一日早餐後予出石門外視查見傍河一段牆稍低恐警戒疏忽番衆由此侵入乃集合官長指示形勢復令鑿斃犬數頭於牆下正指畫間忽槍聲突起呼嘯聲大作西原急牽余退入石門則番兵已進薄外濠矣戰移時番兵傷亡鉅始漸退下然槍聲仍不少減時余方踞坐石門左側巖壁下令西原回寨製麵餅送來久之槍聲寂然予以爲番兵退走矣忽我軍左後方槍聲復起一傳令兵急來報番兵已由後方高山繩繩下矣予急馳回留黃督隊官守石門黃即就予坐處坐焉予行不及三十步忽聞巖石爆裂聲回視番兵乘高推石下一石落黃坐處黃頭傷血流臂斷膝脫矣後黃竟因傷重而死使予不先離開亦不免矣險哉生死固有數也既而予馳至後方我軍與鴻陞部槍聲已息且將番衆悉數撲滅矣蓋我哨兵初見其繩繩下隱伏不動迨將下至平地即排槍齊發番衆約百人傷亡幾盡俘虜十餘人無一生還者至是番兵不遁攻者十餘日矣

死生
有數

番兵
總出
後方

時鍾穎駐兵冬九已具報入藏請邊軍協剿但往返數千里須一月後邊軍方能進兵乃令我軍嚴守以待一日傍晚時忽對河山上槍聲突起猛向溪內射擊幸爲橫牆所格無損傷士兵亦不還一槍未幾石門復發見番兵蛇行而進經我守兵力戰擊退移時復又突至於是對山槍聲亦起雙方激戰至三更後戰事始告終結自後番兵亦不進攻矣越日時見對山隱約有番兵少數向冬九方面去而遣赴冬九投文之傳令兵回至中途亦見對山有番兵不少余料石門天險屢攻不下番兵必不肯再攻但我軍屯兵日久形見勢絀波番定繞出冬九攻我所必救則納衣當囑之兵可不戰而退因冬九爲我軍大本營所在也乃與衆共商石門雖險終難久守不如合兵冬九猶可團結兵力固守待援衆皆以爲然遂轉報鍾穎久不決余等惟有嚴加戒備而已

士兵
談鬼

鬼影
之跳
陣

我軍自防守納衣當囑以來先後二十餘戰死亡已達百餘人青燐白骨觸目心傷數日前巡視防線聞兵士數人談夜見鬼火事詢之異口同聲余尤斥之忽一夜初更將殘一衛士入告曰對岸鬼火又見矣余急出視則見對岸果有火光高十餘丈色黯淡不甚光明再進諦視之相距不過百丈見火光圓似箕大亦如之有無數人影繞火圍坐時西原隨後至余聞有所見否西原指火光處言曰火光中時有一二人跳躍往來君見之否余視之果然遂下山跡之行愈近光愈低下至河岸則光漸滅一無所見矣余生平習聞鬼怪之說然目所親見者止此一次而已釋氏言天堂地獄隨人心境而異善則超升天堂惡則墮入地獄如磁石引鐵然彼淺

選兵

冬九

儒不察勳持無鬼論以非議之不知子不語怪力亂神固自有其神怪在焉特不輕言之耳夫芸芸衆生質本凡庸生前既無建立死後自然消滅此理之常也若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倉猝遇變誓死輕生精靈不昧索呈異狀此亦理之正也况爲國捐軀魂羈異域依同袍而不散棄月夜以現形此爲余所目覩而亦理所必然薪盡火傳安可以怪異目之耶我軍防守既久番兵已增至萬人其大部則紛紛由對河山後繞出冬九沿河右岸處處設伏以致遞送文報之兵時被對河伏兵射擊死亡不少至後傳遞往來皆須繞山而行惟牛馬駝運糧秣非遵大道不可且需兵一隊以上護送之至是納衣當嘴至冬九之路已漸梗阻矣旣而番兵大部逼近冬九僅隔一河幸拉薩增加步兵兩營騎兵一營格林砲六挺已到冬九兵力尙厚又數日番兵已出沒冬九至魯朗之間不時劫奪糧運後方交通亦梗阻矣於是鍾穎大懼乃飛調我軍集中冬九余遂偕鴻陞乘夜撤退行三十餘里天甫曉番兵又追至我軍回兵奮戰斃其百餘人始敗退我軍即乘勝退回冬九

番兵

層層

包圍

我軍退至冬九時方正午晉謁鍾穎後即偕各管帶登山視查地形冬九在河之北岸小山上左爲橫山宛轉直達波密之湯質長六百餘里由冬九東行二里許過長橋向西行至魯朗向東北行即納衣當嘴也過橋後兩面高山矗立小道中通橋之西岸亂石巉巖番兵守之過此約半里兩面高山亦爲番兵所據衆不下四五千人至沿河要隘及橫山一帶皆我軍守焉幸河寬水深番兵不能徒涉僅隔河不時開槍射擊而已余以對岸之敵不急驅逐則後方交通一斷糧運不繼危險殊甚乃連日銜鋒出擊雖屢經擊退然番兵乘高據險退

黑夜而復集我軍死亡已達三百餘人冬九左側天山又爲番兵佔據又數日魯明運道已梗存糧僅支三日番兵

退兵愈集愈衆鍾穎乃決計退魯明俟與邊軍聯絡再進免爲所困時四月初旬也波密氣候炎熱乃乘夜全師撤

退令余先以一隊出橋掃清亂石之敵掩護大軍前進余自率二隊斷後並焚毀橋樑斷其追兵密議定至夜

四更時我先頭一隊衝鋒出橋亂槍轟擊大砲同時猛射大軍乘勢前進時槍砲齊鳴聲震山谷彈飛如雨

捷者響電余卽封閉橋門縱火焚之我軍且戰且行鍾穎體癡肥不能行初出橋見彈火噴飛光明如晝懼爲

槍砲所傷臥地不起余還健卒二十餘人更番昇之行幸是夜番兵猝不及防火槍土砲發射遲緩我軍出其

不意以全力猛撲之故不能抵禦漸次引退其扼守道路之番兵亦奔避登山我軍始得安全退出僅受傷兵

士二人亦云幸矣行至中途遇德廉解糧兵一隊至云出魯明十餘里遇番兵百餘人經力戰擊退回山上奔

逃糧秣均無恙余甚喜遂同回魯明已午前十時矣官兵竟夜作戰不得食又行甚急均饑疲不堪余勉出部

署警戒卽回夫役進麵餅西原炒牛肚盤至余持餅倚枕而食食未竟卽沉沉睡去醒來漏已三下殘餅猶

在手中疲勞可知矣

我軍入藏經年行軍作戰死亡不少鍾穎乃由川募兵補充有淑浦人陳遐齡隨黃忠浩入川任工防營管帶

所部大半募自湘西後川軍擴編成師工防營撤併之適西藏募兵乃擇其願入藏者得百六十人編爲新兵

一隊送入藏官兵以余湘西人咸願隸余部時波密之役余部死亡甚鉅鍾穎卽以新兵隊補充之於建制四

補充

新兵

隊之

隊外加編新兵一隊

前敵

易帥

鍾穎

之憤

罵

我軍退魯朗後拉薩得報大震驚驟聞鍾穎回藏以左參贊羅長禱出而代之鍾穎得藏友密函乃大恚及長禱至相見無一語明日封送印冊即匆匆回鍾穎覓厚得士卒心瀕行官兵皆泣送之余與各管帶隨陳統帶送至德摩山下鍾穎召余等入室坐憤然曰吾不能臧否人物而謬托腹心今竟爲所棄矣衆問故穎曰始羅統川邊新軍以失機被撤欽帥置之幕中司文案長禱時出怨曰欽帥狂嘲之遂跼蹐不自安適吾赴更慶謁欽帥羅走送郊外向吾泣曰欽帥不見容弟不一援手力求聯帥調我入藏我無死所矣吾念在川曾與一度訂盟交遂慨然許之急爲請之聯帥始奏調其入藏焉今竟棄我之危多方延擧以我代之此尙有心肝乎吾認賊作友吾之過也言訖憤罵不已久之始別余等恨恨而行

第六章

退兵魯朗及反攻

人棄

我取

之三

奸

長禱至魯朗頗重射擊日引官長至郊外比射以定升降又用川人周春林張鵬九鄂人方仲儒二人周隨軍入藏任排長張隨糧運隊入藏任司書均被撤流落拉薩不能歸方後隨新兵營入藏任書記亦衆所不齒者不一月周升預備營管帶張方皆擢升善後委員日夕不離左右長禱頗倚重之後波密平定長禱委張爲冬九理事官委方爲彝實理事官猶記方任事之初寓書遍告朋輩書中有弟以武夫而幹文事不啻汗牛充棟之語全藏傳爲笑柄焉

前敵易帥多所更張又值初秋氣候漸寒乃令西原隨鍾穎 同回德摩清梅塞衣西原初不肯回余許以翌日出發再來始行

邊軍 余回魯朗後蒐討中敵士氣大振番兵亦嚴守冬九不敢越出池一步一住經月趙欽帥始遣彭日昇率邊軍三營定期由碩板多經春多山直搗中波密令我軍同時向冬九攻肇前進長禱奉令因準備糧秣輾運遲四

會師

進攻

日始令余率部先進附格林礮二挺余整隊出發沿途皆無番兵至冬九橋亦空無 兵搜索寨內居民已遷徙余詰詰之追搜附近數里均無人跡判斷邊軍必已攻入中波密矣乃急報長禱請示進止余是日即就橋

屍殘

原野

西平原中刈草萊帳幕止宿焉此地久爲番兵所據屍骨遍野壁壘依然余下馬憑弔愴怛如聞當日番呼殺賊聲也夜半時聞臭氣不能成寐秉燭起而迹之則不少斷肢殘骸掩藏土中余枕時亦得碎骨數塊蓋鏖戰久天又炎熱死亡屍骸不能收殮以致血化青磷屍殘原野觀茲遺骸不禁惻然

舊壘

重經

次日午後長禱視率大軍至信宿即進留余殿後余遲一日始出發過紮衣富噶八浪登時舊壘重經遍檢遺骸日久天熱悉化蟲沙僅在八浪登山下尋獲劉隊官屍身一具火化裹包攜之以行餘皆殘骸滿地碎骨沙無法認識矣余惟忠誠正氣亘古常存固不必辨蔣侯之骨歸穆伯之夷也因此停止半日督令士兵聚殘骨於一處掩埋之始行

三山

由八浪登前進經京中樹枝央噶二山皆重岡疊嶺高聳入雲遠近衆山 齊俯首而危崖狹道陡峻異常我

高聲入雲

棄材無所用

湯賈之藤橋

軍窮二日之力始能通過每下山皆須盤日趨行恆登降於深壑絕澗山中皆千古古樹大數十圍高數十丈直矗霄漢蔭蔽不見天日此道偶有番商往來然負重而行必須六日始能通過二日宿山上二日宿谷底山上無數弓平地可棲止故番商恆傍大樹根鑿穴隱身以避風雨久之穴寬八九尺深五六尺人可挺臥其中矣然鑿穴如此之巨猶未佔全樹之半此真大而無所可用者也余嘗謂材雖棟樑而生非其地不遇其人亦終老窮荒棄如廢材人之懷瑾抱璞而不遇者亦猶是耳又山中秋高葉落泉水久浸遂成積潦水陰寒而含毒汁番人飲之領下生肉瘤垂五六寸長波番無老幼男女皆有之下山地勢起伏行半日至湯賈薄藏布江橫其前寬十餘丈波濤洶湧有藤橋通之大軍前進後已被番人斫斷乃就河岸宿焉是日行進甚速途中渴燥汗流不止入河濯巾洗塵又覺寒透肌骨不可支蓋波地山高岸陡溪小水寒終歲不見天日故也是日遍尋居民皆匿不出見至夜始有一番人至此地小頭目也余懸重賞募人架橋諾之次日凌晨即引一老番負藤繩兩盤至沿河上下呼喚甚久始見對岸來番人手攜毛繩於是彼此各持繩之一端向上流力拋忽兩繩相交結成一繩再繫橋繩引渡而過兩岸原有石墩高丈許中埋木柱拴橋繩於柱上即成橋梁矣對河番人攀緣藤繩而過余取所攜毛繩觀之其一端繫有二稜鐵鈎又視老番繩端亦繫一鐵球大如卵始知兩繩相交即鈎結爲矣渡橋法人依橋柱背河而立有曲木長尺許如半月形緊繫胸前橋繩即由此穿過另一細繩繫人背上直達彼岸一人牽引之凡渡河之人仰身倒下手足緊抱橋繩手攀足送徐徐而過

對河 人持細繩亦徐徐牽引之

木瓜

香閣

七八

里

彝貢
復叛

彝貢
之海
子

橋既成官兵陸續渡之每渡 人約十分鐘之久全營三日方渡畢當我軍初渡兵一排時余即繼之渡過初則順勢下降甚易僅下視洪濤不無惴惴耳迨渡至橋中繩下墜丈許距水面亦不過二丈浪花噴飛撲面沾衣不覺驚心動魄仍竭力攀緣久之始達彼岸已喘汗交作矣此岸有居民百餘戶均已逃避余駐此兩日俟全營渡畢始行從此道路稍平山較少行河右岸沙洲七八里皆木瓜樹鬱然成林樹高丈許結實纍纍清香撲鼻又行十餘里接長嶺令以彝貢番人復叛駐軍損失頗鉅令余急率部進剿以濟後路又行數里遇一司書狼狽至乃由彝貢逃出者攜之同行至別夾宿營詢其經過知大軍至湯買時彝貢喇嘛即來投誠乃留兵一隊駐其地然官兵垂涎喇嘛寺財物肆行掠取遂激變復聚衆千餘圍攻兩日駐軍不支被繳械死傷尤衆生還者不過四十餘人而已翌日出發行五十里沿溪進途中時見村舍傍溪右岸又行十餘里橫山阻之山高而險山後即番兵所在也左爲大海子寬里許長數十里對岸即彝貢人戶甚多聞導云二十午前此爲小溪後因右面高山崩潰壅塞山谷遂鑿爲海子而右岸亦夷爲平原矣我軍沿海子下流里許徒涉過水深尺許遂宿營彝貢遙見海子對岸無數煙堆番兵往來其間沿岸登陸處似均掘有壕塹余部署甫定邊軍彭管帶日昇開到日昇永綏獅子橋入入川二十餘年由夫役積功升管帶爲邊軍驍將也異域相逢倍勤鄉情日昇力白願以全力協助余甚感之約以明日拂曉進攻彭營由左岸登山我軍由彝貢渡海議定日昇辭去

卽軍於海子下流五里許之村內

黑夜

偷渡

海子

收復波密余實首議乃以友軍不力致兵敗退回今蘇貢小醜尙煩邊軍援助余甚恥之計非立功自見不足雪此恨乃激勵官兵單獨進攻衆咸爲感動願效死力乃於上流搜集木船七隻至夜四鼓時派兩隊越過對岸大山攻下余率兵兩隊繞至上流四里處乘船偷渡時月色昏朦舟小人多微波蕩漾左右傾簸舟不減者一指戒士兵萬一番兵發覺開槍宜定靜一動搖舟卽覆滅矣幸值昏夜距敵尙遠平流緩渡舟行無聲漸近岸卽隱舟蘆葦中余原與越山進攻兩隊約俟其下至半山鳴槍爲號余卽起而應之但守候甚久猶未聞槍聲又恐天明爲敵覺余遣出偵探回報云番兵數人一組圍火坐多已睡醒毫無警戒余遂決心出其不意掩襲之預計接觸後我越山之兩隊當亦下山矣乃捨舟登陸鼓勵士衆兩路齊進直攻其村寨番兵聞槍聲始驚醒稍還槍卽潰不成軍矣我越山兩隊已下至半山適遇殺我擊潰番兵數百人向山上竄匿乃猛力射擊番兵不料我軍忽又從山而降退避不及死亡幾盡一時槍聲喊殺聲大作番兵遂棄突狼奔向上流潰走矣此役斃敵三四百人我軍傷亡四人而已余集合全營分三路沿海子搜索前進沿岸地勢平坦行十餘里至一大森林番兵數百復阻險開槍中路接戰約半小時我左右兩路兵抄至番兵被殺三面夾擊不支又四散奔潰我軍就此大休息約一小時又行四十餘里皆一帶平原細草風景天然天已不早就草原中宿營焉官兵饑甚採樵而炊譴兵某在山後摘回子辣椒甚多某隊在山中搜獲牛一頭不及宰殺卽割其臄上肉一

兩戰
克敵

絕荒
忽得
美味

方送來余正苦無看得之大喜乃拌子辣椒炒食之味絕佳余生平酷嗜此味入藏久不得食矣今不圖於萬里絕荒又值戰後饑苦之際得之是日噉食不知幾許但覺腹壘坐地不能起矣是夜四更造飯五更又出發仍沿海子上地勢起伏尙無大山沿途亦無敵蹤行五十里至一地忘其名有居民數十戶但屋子均極湫隘遠不如工布屋宇之精潔甫宿營彭日昇率隊至見面致賀略無懼色余殊慚負約獨進因約至靜室爲述前此戰敗退兵之恥欲藉此一蓋前愆非敢爭功也促膝傾談甚久日昇亦頗諒余之苦衷復商進兵事偵知番兵大部已退至八階十四村由此前進不遠即渡小河右行余自任之日昇則前進二十餘里即海子極端也沿海岸行肅清暫多伺察實即回議定翌日詰早出發余與日昇臨歧依依約以春傾寺再會時邊軍均駐春傾寺也

邊軍
來會
師

再渡
藤橋

余出發登山行數里一帶深林密菁道路崎嶇下山即溪河寬五六丈岸高略等藤橋通之但引渡器具皆無幸昨夜攜來老番三人爲嚮導乃爲撤駝鞍曲木代之中一老番年八十餘矣極矯健手攀藤繩懸身並足頃刻而過見者皆爲驚嘆不置通事曰波密地多藤橋故村寨中皆牽繩爲橋高四五尺密如網便兒童練習也番人童而習之長而嫻熟焉此橋攀渡甚難中波密山高岸陡別有所謂鴛鴦橋者即用藤繩兩根甲繩則繫於甲岸高處徐降至乙岸低處焉乙繩則繫於乙岸高處而徐降至甲岸低處焉各懸竹筐人坐其中手自引繩徐徐降下勢等欲飢往來極便捷也

進兵

八階

十四

村

雪品

蜜蠟

我軍渡河又費一日夜之力全營始渡畢再沿河進兩岸高山偪狹時行山腹時行河岸軍行甚苦行七十里至八階忽現平原縱橫里許有居民數十戶又有小喇嘛寺一所番婦數人來見細詢之云前日有番兵數十人由此回家矣余曰番兵甚多當不止此數番婦曰彼等皆由各處徵調而來非一地一村之人聞戰敗後均紛紛由山後逃回家矣余將信將疑仍多方偵探駐此三日所得情況亦詞始率隊回蘇貢

駐八階時余宿喇嘛寺內官兵半宿營半露營傍河岸支帳幕焉士兵掘雪品巨如斛小如拳者十餘方潔白瑩澈如水晶然烈火不能化也又掘得蜜蠟數十塊色金黃微紅中含蜂蟻甚多栩栩如生余復至河岸掘出甚多滿篋兩袋駝之歸次日一老喇嘛來見談十四村事頗詳蓋極荒僻中之野蠻部落也復詢雪品蜜蠟所自出喇嘛曰此地絕壁千仞山巔皆萬年積雪亘古不化歷千萬年後冰凌結品矣性極寒凡眼目因熱腫痛以雪品擦之痛立止腫亦消矣至皮膚病如瘡疥之類因血熱所致者擦之無不立效蜜蠟亦蜂巢削壁上積蜜久無人取歷千年後結塊如石遂成蜜蠟藏人取爲捻珠此二物皆年久巖石崩落始得之波密亦惟八階十四村有之皆珍品也。

勸君

莫打

三春

余抵八階之次日喇嘛送牛酒糲粃驅師遂分給官兵食之是夜有小牛至屠牛處宛轉悲號慘不忍聞次日又如此余怪而問之喇嘛曰凡未離乳之牛屠其母血漬地上百日內小牛嗅之猶知爲其母也則號泣悲鳴三春嘗徘徊至數十日不能去余聞之悵然若有所失昔余過秦隴見鄴村牆壁間通貼長條如廣告狀詞曰勸君

鳥

莫打二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可見地無東西心理則同人禽雖殊共此佛性至若儒家遠庖廚釋氏戒殺生此又仁人之用心也然則今之手刃父母而自鳴工作徹底者其視小牛爲何如吾不禁浩然長嘆

桑田

變爲

余自八階整旅還卽沿河而下不渡藤橋行五十餘里至海岸從此沿海岸行二日至蘇貢沿途村落甚多不似對岸之寥落余出發時先遣通事持文告曉諭各處人民安心回家余每至一處必召集人民多方撫慰番人大悅濱海一帶時見水中枯樹林立浮出水面四五丈其樹幹猶在水中不知其高幾許也番人云二十年

滄海

前此地森林甚多自山崩成海森林遂大半汨沒水中矣兩岸屋宇沉滅海中者更不知凡幾復指海中某處昔日之村落也某處昔之喇嘛寺也及當日山谷變遷情形歷歷言之如聞長爪仙人談東海三揚塵也

萍踪

余將抵蘇貢時見大平原圍木欄成橢圓狀馬數十成羣馳逐其中番人告余曰蘇貢產馬甚富此卽馬場

之澤

也近視之羣馬奔馳殊雄壯一羣驕馬昂首奮鬣奔躍疾馳衆馬莫能及也抵蘇貢詢諸頭目皆云此蘇貢名

寶

馬也蘇貢濱海海龍出水與馬交故生龍駒余笑曰萍踪之澤亦生龍蛇而寶馬耶因喜其英駿超羣出重

馬

金矚爲購致頭目等尤爲物色之約以五日爲期余授以藏幣三百元爲訂金是時長篇駐卡拖因波會白馬

回軍

青濤竄入野人山長篇謂余至卡拖籌商進剿事余因連日行軍官兵甚疲勞遂休息日始率部開赴卡拖

卡拖

行兩日始至

余抵蘇貢二日蘇貢頭目送張驕馬至云此蘇貢名駒也余出視之英駿不似前日所見者復遶同輩中善相

白馬

青瀟

寶野

番

卑詞

謁見

奢可

創

盡殺

招降

番官

馬者其視良久亦謂此馬鬃尾極粗恐非良驥特骨幹粗勁頭面雄闊試乘之亦了無他異遂不覺大失所望我軍退魯朗後波番傾巢遠出進屯冬九邊軍乘其不備突入傾多寺衝其腹地於是波酋白馬青瀟大驚急調冬九大軍回救已無及矣使領類不去按期早進則白馬青瀟可虜而致波密可完全底定矣追我軍與邊軍會師後白馬青瀟率殘部數百越野人山至白馬扛其極有權勢之奢可創番官女稱林噶節節頑抗經過軍三戰三敗亦竄野人山下之格布溝余抵卡拖長稍以余克復彝貢不假邊軍之力欣然嘉慰不已復商進兵格布溝余以其地荒遠用兵不易力主招撫長禱亦同意於是遣排長王孚偕番官前往沿途皆懸崖絕澗歷藤橋七處始至格布溝其地二面絕壁河流環繞後依白馬扛大山嶺片高流急無路可通僅藤橋一線特爲津梁耳林噶率侍衛百餘人住山上喇嘛寺山下有百餘人護藤橋番官往返過橋遙明來意候一日始准過橋王孚等至喇嘛寺林噶踞高座見之傲不爲禮王孚等伏謁甚恭前致詞曰大軍之來因冬九人民屢爲工布患乃奢可創不察問罪之由誤啓疊端今幸天討已申波密底定邊軍即日撤回昌都我軍因波地無主靜待奢可創早回鎮撫即便撤回參贊特派某等前來奉迎請即命駕同回反覆陳說甚久林噶猶未深信又住兩日百計安慰始率衆來降經過仁進邦我軍駐兵一營乃止其隨從告以邊軍駐卡拖甚多恐生誤會至卡拖館於喇嘛寺備陳水陸極盡優渥但密派士兵監守之不令出入耳次日余往會之頗疑懼問參贊何在余曰已赴昌都謁超帥明日即同始安之馬禱因各處招降番官均解至乃決定一併誅之翌晨長禱至郊外

刑場升座解林噶及招降番官至數其罪成就縛焉惟林噶體貌雄偉年二十餘見長禱升座知有變怒目咆哮不肯就縛健卒十餘人反接其手以毛繩緊縛之猶狂跳奔逃毛繩盡斷余急奪衛士刀自後斫之始撲地就戮

昌都喇嘛之計

白馬青瀚授首

林噶及各番官駢誅後遂不能再以計誘白馬青瀚矣白馬青瀚遠窺野人山又無法用兵於是長禱乃赴昌都謁趙帥請示方略趙爲懸重賞通令各理事官番官募能生致白馬青瀚者適有新任昌都理事官朱慎晤昌都喇嘛寺管事喇嘛偶談通緝白馬青瀚事喇嘛曰余昔遊野番地三載爲野人誦經頗識各處酋長不知渠輩今尙在否慎頷之曰曷往一遊萬一有成以趙帥之力爲子謀大喇嘛寺呼圖克圖不難也喇嘛大喜竄糧而往至野番地晤昔時所識酋長揚言大軍數萬已平定波密現聞白馬青瀚逃匿至此將移師歷境宜早爲之謀野酋大驚求計於喇嘛喇嘛曰白馬青瀚現在何處野酋曰前已入境吾等尙拒之不使過夥惹橋喇嘛曰何不誘而殺之爾首送漢軍可免禍矣野酋躊躇良久曰萬一波番報復奈何喇嘛曰既拒其入境彼喇嘛已深今不殺之能保其將來不圖報復禍在眉睫而不顧遠計後事耶野酋大悟急召各山酋長共謀數日乃決定從喇嘛議竟誘白馬青瀚過橋執而殺之復以強弩守其橋岸波番見酋長已死又爲弩箭射死十餘人悉散去喇嘛乃偕野酋函白馬青瀚首繞道送至卡拖長禱重賞野酋而去又送其首入拉薩獻功趙帥以昌都喇嘛功尤偉遂升爲領板多呼圖克圖此役不煩一兵不費一彈而能收此全功誠有天幸非人力

也

神造之藤橋

之藤橋

藤橋

之構

成

波密入野番中界白馬扛大山過山行十餘里雅得藏布江橫其前江面寬七餘丈有藤橋通焉兩岸絕壁百丈逼生野藤粗如刀柄橋寬丈許高亦如之皆野藤自然結合而成不假人工形如長龍中空如竹枝葉繁茂堅牢異常人行其中如入墜道野人呼爲夥惹藤橋夥惹番語爲神造即神造藤橋意也野人迷信神權語涉荒唐原不足據究之此橋如何結合而成河幅寬至六七十丈岸高亦近百丈此決非人力所能牽引而成者意者陵谷變遷匪可思議安知今日之大江非太古時之溪流也今日之高岸絕壁非太古時之溝渠淺瀾也山溪既生野藤則當日結合自易稍加人力遂成小橋迨經千萬年後淺流變爲巨浸矣小溪變爲大江矣水力既猛冲刷日甚故河身愈久而愈深河岸亦愈冲而愈闊而短橋之藤亦愈延而愈長矣雖其構成之經過不可得見然以理推斷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石隊、營官覺羅涅巴等聚衆數千於八噶山聲言報仇其地距春多八百餘里中隔金珠山皆荒僻不毛之地也終年積雪僅每年夏秋可行餘時雪封山矣長蘄恐其竄入乃派兵一隊駐金珠山防之余以地勢荒遠雪山甚大諫阻不聽竟派之隊官石姓山東人也後駐波軍隊譁變回藏此隊因大雪封山不能歸盡被波番殺之又

有謂已逃至三十九族被藏番所戮未知孰是長蘄以波密全境平定乃籌畫善後分全波密爲三縣做川邊

銀骨

塔

例設理事官治理之又取中波密喇嘛寺銀骨塔解京獻于貝勒載漪藉以表彰平定波密之功績此塔以銀製成上嵌珠寶甚多爲呼圖克圖示寂後焚屍裝置之所在地喇嘛寺皆有之後聞此塔解至雅州內地已反正遂不知流落何處矣時邊軍已撤回兩營彭日昇尙率兵一營駐春多日與官兵夫役作牧豬奴戲毫無警戒亦邊軍積習使然也此軍隨爾豐在藏久頗能野戰然平時無教育無訓練駐軍時但於營內設更鼓萬一

之劫

警

夕官兵聚賭樓上正呼雉鳴盧聞忽番兵百餘人持利刃潛入營巡更兵方起如廁番兵突入喊殺幸樓上官兵聞警開槍塔擊斃十餘人始遁去邊軍亦死傷數人亦云險矣

第七章

波密兵變退江達

邊軍彭營不久亦回昌都長禱移駐春多寺余仍留卡拖時春林在長禱左右屢言哥老會勢力已佈滿全藏軍隊尤甚前此敗退魯朗乃軍隊不服從官長命令而惟彼中會首意旨是從致有此失今兵氣益囂張官長擁虛名而已我軍遠屯塞外脫有事變危險不可言矣長禱往拉薩即習聞哥老會之名而深惡之至波密後春林又屢以爲言長禱遂思乘此波密平定之時嚴加整頓以除後患適駐春多長排王雨膏因處罰兵士稍失常哥老會即在郊外傳堂罰之跪其執首領一正目也長禱自喇嘛寺樓上瞥見而不解其何故使春林查之春林以實告長禱大怒曰排長處罰一兵卒而正目挾哥老會之力竟可使排長長跪此尙成何軍隊耶乃嚴嚴哥老會組織及其首領姓名乃知官兵入會者已佔全軍百分之九十五其總公口爲聚集同分仁義

哥老

會之

勢力

排長

畏跪

捕殺
會首
十三
人

革命
之先
聲

波密

駐軍

之變

變

禮智信五堂歸川人劉輝武甘敬臣等總其成即彼中正龍頭也本營軍需張子青副之其重要首領共十三人其時甘張等六人駐德摩餘七人駐波密長福乃遣馬弁持密札往德摩令管帶保林執甘張等六人殺之駐波密首領七人則密令春林五日後捕殺之此十月二十七日事也既而武昌起義消息由太晤士報傳至拉薩欽署洋文翻譯某乃長福所推薦者急由驛傳快馬密緘告長福長福惶急召余至春多寺引至內室出示拉薩密緘謂余曰大局已生劇變三數日後消息傳遍全藏軍隊恐生動搖奈何余躊躇久之乃言曰塞外吏士原非孝子慈孫公所知也此信傳出兵心必變彼等皆川人哥老會勢力之大亦公所知也不如委而去之選出昌都以觀其變長福默然約余出大廳中餐因密言茲事決難成功吾輩皆有官守何可輕易言去縱軍隊有變傳大臣必進兵鎮壓決不聽若輩橫行不如暫至江達再決進退余因武昌情勢不甚明晰不敢如何主張唯唯而已長福囑余迅返卡拖密爲準備俟約陳統帶來此商定再告余遂匆匆而返是夜即見士兵竊竊語似已知拉薩消息時新兵隊駐彭裕相距四十里乃星夜調其回司舊楊興武永順王村人年四十餘頗謹厚余以實告之囑爲刺探川人行動與武曰事已至此不敢誑公我隊亦早有組織歸我掌事團結甚堅請勿慮余聞之甚慰次日午刻砲隊隊官湛某亦四川駐防旅人也忽被士兵殺之繼而官長被殺戮被毆辱被驅逐者踵相接蓋今晨已得拉薩密信各部分紛紛擾動與武多方接洽幸余素得兵心數月戰役甘苦與共又有新兵隊多湘西子弟故軍隊雖變猶莫敢余侮也次日晨起長福尙無面來甫傳餐則報羅參贊至

參贊

狐裘

不可

保

陳慶
獨返
昌都

矣余下樓迎入則隻身狼狽不堪見余淚潛潛下無一語余甚訝之後一護兵爲長禱攜一狐裘至兵士某即前奪之曰我輩寒甚參贊無需此矣長禱入室余見其身著毯子風衣內止一衫服問之爲述昨夜二更時兵變圍喇嘛寺我幸事先得信不及披衣即隻身逃出限行十餘里始來一護兵扶我行數里在路旁番人家得牝馬一匹乘之至此言訖泣下不止余急取衣請更之忽報陳統帶來延之入狀尤狼狽見長禱曰參贊不肯出昌都今如何矣相對咨嗟而已未幾奉多寺之兵紛紛至見新兵隊戒備甚嚴休息半小時即前進本營亦有二百餘人隨之去蓋此時各以字號相號召非復從前建制矣余原有前左右後四隊所存者止八十餘人皆對余愛戴極深者是夜陳慶仍力主出昌都余曰軍隊駐春多時大局未變出昌都甚易今番人知我軍已變再由春多出昌都害莫大焉長禱曰玉鑒言是矣遂商明日即回德摩遜恐波番有變則難出險矣長禱曰吾德辦哥老會首密札已落兵士手恐至德摩川人不能容開德摩山有小道通拉里吾到德摩山即從此道出川邊亦甚易也余正慮大軍在德摩集合長禱去不利如能取道小路出昌都則大佳遂力贊其說次日出發行兩日至湯貢入夜陳慶猶未至有知之者曰陳統帶今晨黎明時率十餘騎同向傾板多去矣蓋其主張出昌都最力此行如能安全到達固善但慮其從兵不多途中遇險耳後陳慶竟安全到昌都又由昌都而川而皖陳慶安徽人也民四洪憲之役復在張敬堯部任營長駐長沙甚久聞余在湘西曾一度通訊焉前年有友人自北平來偶問及陳慶事友人曰陳自洪憲失敗北旋未幾任袁項城陵墓守護隊後因袁墓被

掘陳竟被戮未知確否

不忘

麥飯

豆粥

回軍

德摩

晨早由湯買出發候長禱久未至余親往催之長禱密語曰余隨大隊行使人刺目吾將後子一日行吾聲言已同陳統帶出昌郡子若爲弗知也者吾自有出險之法因頓足嘆曰悔不聽吾子與陳統帶之言早出碩板多卽無此厄矣長嘆者再余至是亦不敢強之行乃以所餘大米一袋留供長禱余則自食糲把亦造次顛沛之中不敢忘麥飯豆粥也又由其親信同鄉周遜爲選兵士一班隨之余遂告辭啓行

鬱鬱行六日至德摩西原迎余於德摩山下言笑如常余撫今思昔悲愴欲泣西原驚而問之曰君得勿有恙耶何若是不豫然余乃強顏爲笑以解之抵德摩仍下榻於第巴家中時軍隊解體哥匪橫恣三五成羣在余室內亦明目張胆對讖敍禮其首領卽賤如夫役亦龐然大衆起立余亦起立衆敬禮余亦敬禮號令無所施機謀無所用聽其叫囂天日爲闇時廿張等先兩日已赴拉薩將謀大舉張子青貴州印江人性機警有才辯壯游川滇結識哥老會衆咸推重焉復隨余入藏由護目而司書而軍需平時對余甚殷勤故余待之亦甚厚波密之役留其在德摩掌糧林輸運事時傷兵皆送德摩療治子青請優待之余慨然許其便宜處理德摩爲工布至波密通衢凡官長兵夫過往者子青遍交權之揮金如土供應極豐於是藏軍譏與不譏皆慕其名士兵尤傾向之遂一躍而爲哥老會中之副首領焉波密兵變後子青竟不顧余而去及余民二回家再治鄉兵子青又來依附余不咎既往任以指揮昇以重權乃矜驕性成卒爲部下田義卿刺殺於辰陽情狀時大軍

張子

青掉

頭自

去

羅長

籍之

慘死

廣集德摩未動余頗疑之密詢與武亦不知其何意但聞拉薩來人甚多不時秘密會議內容無從刺探終日亂兵呼朋引類而至余雖深惡痛恨之亦無可如何也乃偕西原去其家以避之甫出門即見與武疾馳而來問其故則請入室談因密告曰參贊已被義驍趙本立陳英等勒死於山下喇嘛寺矣余驚懼不知所爲與武曰公宜戒備我即將隊伍密爲部署以防意外乃匆匆下樓去西原問故余曰此非汝所知也因促其先回余事畢即來移時陳英偕兵士數人洵洵至入門即大言曰羅長竊阻撓革命已殺之矣余一時不能答坐移時始從容言曰近聞番人頗動搖此耗傳出恐於我軍不利陳英曰我等與長竊同命彼不死我等首領不能保公勿慮余默然又移時士兵來益衆兵士問陳英曰事畢矣明日可請營帶一同至拉薩陳英復向余曰江達某某等有信來革命事衆推公出而領導請明日即行余唯唯應之而已時西原已遣人來催余即乘機出至西原家倚壁而臥默念參贊可殺余日與豺虎爲伍能幸免乎不覺淚下西原問不已余始爲言之西原大驚曰似此將奈何余曰明日到江達再看情形西原大哭留余勿行余曰軍隊已變無可收拾遠賴虎視境上必乘機而入漢番仇恨已深後患猶堪問乎覆巢之下無完卵留此不獨我不能存即汝亦不可保幸彼輩雖橫對我猶善是前進猶可望生留此終必一死汝必同我去勿以家人爲念萬藏事可爲吾雖去不久仍回工布也次西原哭不已其母至又牽衣大哭母亦哭余亦咽哽不能成聲矣乃百計安慰之始止未幾與武尋余至爲言彼等明日開拔標部周書記官二營胡督隊官等均任江達主張革命驅逐聯豫鍾穎組織軍政

豺虎

不可

爲伍

退兵

江達

府推公出而主持細探此間衆意亦多贊同因協部有人在此不便明言公明日能否同去余嘆曰此事誠何容易但我不去安所歸耶明日仍同至江達再議子宜密探彼輩意志如何第求免禍勿問其他興武又曰參贊屍身已火化包裹周遜願負之行余極嘉之移時進麵食食已即偕西原回而坐客已滿余亦強顏爲笑竭力應付之至二更後始散

西原

痛哭

別母

次日黎明起西原母卽來送行因出珊瑚山一座爲贈高約八寸許玲瓏可愛謂余曰西原隨本布番人稱遠官名行謹以此不腆之物永留紀念因顧西原言曰汝若隨本布出川則天涯海角相見無日汝其謹護此物異日見此物如見吾面也言訖聲淚俱下西原亦泣不可仰余一再慰之曰此行但赴拉薩相見有日也第巴及各喇嘛均來送行余一周旋已卽作辭起身時部隊均已出發僅新兵隊隨余而行

黯然

銷魂

之離

別

范玉

昆流

自德摩行兩日至脚木宗宿焉喇嘛寺呼圖克圖及加瓜營官彭錯夫婦均來此送行聚談至初更始回次日晨早出發呼圖克圖感余德惠執手依依不忍離別彭錯與余尤契好見余遠去皇皇如有所失敬獻酒喻情致殷拳余雖不能飲亦勉盡三杯彭錯率其夫人雙拜馬前泣曰彭錯老矣無能爲役本布此去重會何年泣不已復執西原手泣曰汝其善事本布贈藏佛捻珠各一余與西原亦含淚而別後聞達賴返拉薩按治交權漢官者皆殺之彭錯夫婦竟寸磔而死亦慘矣哉是日宿飢巴范玉昆住此玉昆娶飢巴番女生一子甫百日余約其同行玉昆因憐愛幼子恐不勝塞外風寒遲疑不決余勸之曰雪地冰天攜幼子遠征絕塞誰復堪此

總志
道

但恐六軍一去藏番督敵人子身且不能保又能保全幼子耶壽商半夜不能決翌晨出發余再催之玉昆曰公先行公在江遂必有數日勾留我即攜眷同來遂悵惘而別

余駐江達三日玉昆猶未至兩函促之初猶復函支吾其詞後一函則杳如黃鶴矣玉昆貴陽人家寒微有老母妻室一子年十四歲玉昆初以府經歷分發成都適我軍入藏玉昆乃慨然從軍爲營部書記亦欲資此爲終南捷徑也與余交甚篤因年老憚行役每遇戰事皆留其在後余則親治軍書焉後子青由藏歸詢玉昆蹤跡云自余去後兩月卽爲番人所殺所娶番女及幼子同時遇害余年來與黔人往還甚密每從聞玉昆家屬有云其子曾畢業雲南測繪學校後亦不知所往悲哉良朋不可見其道孤亦不可知矣不禁泣絕

兵變
後之
紛擾
決計
退出
昌都

余抵江達時各部尙未開動終日紛擾不堪時拉薩來人甚多密探渠輩意志有主張革命者皆官長職員及少數部隊有擁護鍾穎者皆哥老會之流其時聯豫方由川領回軍餉三十萬鍾穎挾其撤職之恨嗾使士兵攔劫於烏斯江卽擁此巨資號召哥老會人且規欽署幽聯豫子青入藏又久無隻字見告余尤憤甚雖革命派擁余甚力然勢力遠不及哥老會之盛况鍾已劫聯而以哥老會相號召余又有革命之嫌去則徒滋擾亂余誠人以可乘之隙有百害而無一利乃決心出昌都但秘密準備不使川人知之

余初抵江達之日江達理事官石敏齋設宴爲余洗塵意極殷勤席間向余長跪請罪余愕然不解其意疾扶之起乃曰述前過亦文字之誤非有意中傷余始憶及前在工布清剿時文牘狂復石恆舉肘且於聯帥處多

一笑、所指摘查抄廈札一案石竟謂余受賄少報余憤極曾向其科員痛罵之乃當前一語事後輒忘今石見藏局糜爛余擁兵至恐余未能釋憾故恐怖若此余乃溫語慰之曰前者之事兄惑於人言若以我爲不可交也而棄之今吾釋怨言好相見以心兄其許我爲友矣遂一笑而罷

改道

出青
海

充分

準備
出藏

余駐江達三日見大勢已去無法挽救乃決計回川因約葉孟林君至郊外班荆而坐密詢前進狀況孟林曰昨晚趙帥來札以藏軍叛變已派兵三營來此防堵公若出昌都則誤會滋大宜熟籌之余亦頗以爲慮然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再四磋商惟有走青海出甘肅一路較爲安全但此路孟林亦不甚悉聞有三路可至甘肅其東西兩路沿邊境行人戶不少但道路紆遠須行三四月方到惟中路一帶平原沙漠杳無人跡青藏商人恆往來於此計程六十馬站行四十日到柴達木即有人戶有蒙古堡由此經青海入甘肅境不過十餘日沿途人煙更多余乃歸與武密商與武力主出青海因言我軍由波密出發一人一騎隨軍駝牛尚有百餘頭兼程而進月餘即到柴達木不宜迂道費時余因邊軍將至進退皆不可遂決定遵此道而行密囑與武清查人員糧秣迅速準備明日即行入夜與武來見密報湘西籍及滇黔籍兵士共一百一十五人其餘川人可隨時遣回拉薩牛馬皆齊備僅糧糈止餘四十餘駝以六十日計算欠缺尚多今晚恐籌辦不及矣余計算糧食勉足一月此去哈喇烏蘇沿途皆可增購殊不足慮乃決定明日詰早即行令與武密將此意告知隨行士兵嚴守祕密

第八章 入青海

川人 次日黎明前即起整隊出發甫過橋川人始有知之者羣集橋邊叩馬相留余反覆陳述不能留藏之苦衷衆
叩馬 猶強留不已余即告辭匆匆而去蓋恐久留生變也沿途景物不殊而今昔異勢迴憶波密之役我死亡將士
相留 遺骸未收魂竊異域孰無父母孰無妻子讀古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句不禁惘然心痛淚
潛潛下也

是日宿疑多清查人員共官兵一百一十一人皆一人一騎余乘聚驢馬西原乘黑驃隨余左右者僅馬夫張
敏亦漢父蠻母所生藏人稱爲采革娃是也蠻娃一已殺波番招降營官貢噪之子皆各乘一馬共一百一十
五人又駝牛一百二十餘頭分駝糧食行李

多財

賈禍

余入藏兩年薪俸所入積有藏幣三錢六千餘元皆分給士兵攜之亦慮多財賈禍也有磨香一百七十兩滿
裝一背囊令護兵劉金聲負之隨行金聲成都人年十七歲在川即相隨又不願入藏故可信其無他也殊余
出江達之初日宿疑多竟未至亦不知其何時竊負而逃矣後子青回家言此一物也初爲烏拉番人所知追
金聲殺而取之黑夜過江達爲士兵管帶謝營兵士所知又截殺取之後又爲謝管帶所知派兵一排追及奪
同盡 同殺十餘人最後謝兵敗復落於藏人之手藏人因爭奪此物互相殺戮至數十人之多黃雀螳螂同歸於盡
亦可慨矣

由薩多改道北進沿途居民甚多牛毛帳房相望於道每帳房牛羊數百成羣小山起伏道路平夷接近沙漠時大雪紛飛驟降特甚幸官兵騎馬日行七八十里尚不覺其耳與武以哥老台之力頗能約束兵士途中秋毫無犯所至尙能相安余每宿營一地即召地方耆老詢問青海道路食以此路往來人少多不熟習僅能知其概略與孟林所言相同行七日即至哈喇烏蘇。

哈喇烏蘇

河

哈喇烏蘇有河流導源於衛藏布喀集達喀噶諸池東流會索克河番人呼黑爲哈呼山爲喇或臘呼河爲烏蘇布喀噶池水皆黑又多流沙其禹貢流沙黑水歟二流來會卒山鼎峙故以護名其水即以水名其地苻爲達賴食采地設有營官治理之賦稅所入悉歸私囊而唐古忒政府不能過問其地北爲黑番南爲三十九族西藏宮城至此爲止青藏游牧過此則然蓋蒙古青海新疆閩人藏之總會也

番兵

陣勢

之森

嚴

余初抵哈喇烏蘇時遙見大平原中有人戶六七百家市井殷繁儼然一巨鎮也又有大喇嘛寺一所華麗莊嚴余竊喜此地人戶繁盛可以休息補充再賦長征殊行漸近見有番兵數百人持刀槍夾道而立陣勢森嚴余甚異之乃停止隊伍遣番人前往探詢並告知來意良久偕一喇嘛至揮令我軍速去不許停留時日色西沉又無邊帳計無復之力自假道之意往復磋商至再方許一宿即行指小屋三間棲止之番兵愈來愈衆四面圍繞禁止出入復與磋商乃許夫役四人出外取汲然牛馬餒不得食聊以糶糶飼之又用重價購糶糶一百包徹夜戒備天明知不可留乃收拾起程幸昨夜取水兵十兌得一年老喇嘛爲嚮導遂攜之行行約十餘

番騎 踵追 不已 爲自 衝而 戰 番騎 狼狽 奔逃

里忽見番騎千餘人張兩翼踵至余行則行余止則止衆憤甚請戰余止之曰旣已通過何必輕啓釁端妨我行進也又行十餘里番騎踵行如故余乃擇地停止番騎亦停止因聚衆謀之曰番人果有異圖昨夜何以不發今我旣前進何以又復踵追然番人狡詐難測意者我軍猝至調兵未齊且懼我械利故隱忍未發耳今晨大兵畢集始悉衆來追但相隨二十餘里又未逼近者是必別有企圖欲乘夜襲我我不及時擊破之一入黑夜四面包圍則吾儕無噍類矣遂決計先發以制之余乃分部隊爲三隊與武率一隊攻其前余自率一隊攻其左餘一隊守護行李輜重兼爲援應時右側大平原中帳房甚多番騎皆下馬入帳房中休息與武直前攻入番衆出倚矮牆迎戰我軍且戰且進逼近牆邊番衆仍頑強抵抗余乃繞出番兵左側猛攻之番衆不支始上馬奔逃我兩路猛追亂槍掃射番人紛紛落馬死追逐三里許番騎去遠不敢深追始收隊回番兵死傷三百餘人我軍均無傷亡搜索帳房已空無一人惟餘糧食甚多急驅駝牛至盡量捆載裝旅急行不敢久留行四十餘里天將暮至一地帳幕零落十餘處有小喇嘛寺一所遂止宿焉晤一老喇嘛與之語甚謹厚余因叩以番人見拒之意喇嘛曰是必以君等爲拉薩叛兵也活佛前過哈喇烏蘇時曾封存寶物甚多恐君等劫之故調兵嚴防耳余曰彼果防我則我旣去又何必踵追至數十里惡意猶不止此也喇嘛笑曰是或有之彼等見君等畏懼而去或更得寸進尺欲乘夜相圖亦未可知也又詢前進道路喇嘛曰此去行三日即入舊通沙漠無人烟矣余復問聞此去月餘即達甘肅信否喇嘛曰此路行人甚少但聞程途甚遠非一月可能到進

磨牛

重踐

五十

年

均無人煙僅第二日途次見右側山溝中有帳房三四處其餘一帶黃沙四顧荒寂而已

鳩居

鵲巢

第三日至一處天已不早見山谷中有帳房十餘處因向其借住堅拒不納士兵強入不可竟持刀撲殺士兵大怒斃其一餘始逃去余聞鎗聲止之無及矣因戒士兵後勿復爾恐激怒番人禍不淺矣於是鳩居鵲巢避風雪

入醬

通大

沙漠

翌晨出發喇嘛曰從此入醬通大沙漠矣彌望黃沙獵獵風雪撲面四野荒涼草木不生時見沙邱高一二丈近在前面倏而風起捲沙騰空隱約不可見逾十餘分鐘則空際塵沙盤旋下降又成小山余等初頗驚駭喇嘛曰旋風甚緩馬行迅捷可以趨避也沿途無水取雪飲灌馬斂枯草人臥沙塲風餐露宿朝行暮止南北不分東西莫辨惟喇嘛馬首是瞻而已行十餘日大雪紛降平地雪深尺許矣牛馬饑疲難行士兵恆以糲糗飼之清查駝糧原可支持三月今已消耗過半因力戒士兵勿再以糲糗飼牛馬終不可止

余所購蘇貢果駝馬自卡拖出發即乘之行經過樹枝央曠京中三大山他馬則行行復止鞭策不前惟此馬

超羣 健行異常每勒之稍息亦不可余始異之及由江達出青海余仍乘此馬西原則乘余之大黑驃入磽通大沙之龍 漢後無水草衆馬皆疲憊每登一小山亦須下馬牽之行獨此馬登山時昂首疾行不可勒止衆咸異之乃知波番稱爲龍駒確非虛語也

千百 一日途次見沙磧中塵沙蔽天遠遠而至衆頗駭然停止不敢進有頃行漸近隱若有物長驅而來喇嘛曰此成羣 野牛也千百成羣遊行大漠大者重至八百餘斤小者亦三四百斤每羣有一牛前導衆隨之行此牛東羣亦野 東此牛西羣亦西遇懸崖此牛墜羣牛盡墜無反顧無亂羣大漠中野牛甚多再進則日有所見矣但性馴善不傷人見者無害惟遇孤行之牛性兇猛宜遠避之衆曰若遇孤行之牛我有利鎗何畏焉喇嘛曰牛革厚而孤行 堅韌除兩脅及腹部外忍非君等鎗彈所能洞穿也言次羣牛橫余等奔馳而過相距僅二里許行十餘分鐘之牛 始盡視之不覺悚然可畏

馬入 入磽通大沙漠後終日狂風怒號冰雪益盛士兵多沾寒成疾或足凍腫裂因糧食日少相戒不許再以糧食飼牛馬每宿營時牛馬皆縱之郊外以毛繩拴其後兩足相距六七寸聽其跋行蔽草防遠逸也一日晨起牧馬則余輩驅馬茫不知何往矣一望平沙無垠蹤跡杳然士兵偵尋甚遠皆無所見曷勝嘆息西原乃以所乘黑驃給余乘之自乘一劣馬以行經六七日後途遇野驃數百成羣余輩驅馬亦在焉余見而大喜野驃見人不避且行且前或亦疑爲其同類也兵士連發數十鎗斃野驃五余輩驅馬途隨羣驃奔逃頃刻即奔馬入驃

羣

攀優游自在，欲待其所，余則孤棲一身，蹣跚獨行，感馬之不若，悲懷望久之神緒之傷。

喇嘛

路

與

余等初入，晉通大河，漢喇嘛猶能約指示道路，有時風沙迷途，則望日向西北行，既而冰雪茫茫，大天陰冥，遂不辨東南西北矣。士兵不時呵責喇嘛，余屢戒之，恐喇嘛一去，更無處問津，然行至途處，部隊停止，以待喇嘛，察高眺望，良久始導之行，行不遠，道路復迷，初向東行者，旋又轉而向北，喇嘛亦歧路與迷，無可如何，於是士兵益怒，呵責之不已，遂以鎗擊之，或他以老拳，余亦無法制止矣。一日宿營後，余從容問喇嘛曰：平沙漠漠，何處是道？子既經過此地，必有山水可爲標識者，子其細憶之。喇嘛沉思良久曰：由此過通天河，再行數日，即有孤山突起於平原中，地名岡天，創我曾在此休息。二日山高不過十餘丈，有小河繞其前，又有雜樹甚多，沿河行八九日，漸有蒙古羅，番人毛毳再行十餘日，即至西寧，沿途蒙古羅更多，余乃多方安慰喇嘛，又復婉言勸戒。士兵次日仍隨喇嘛前進，復行甚久，前路仍復渺茫，糧食已罄盡矣。日獵野驢、野牛，或宰殺駝牛以爲食。

想像

中之

岡天

創

糧盡

殺馬

焚裝

露地

然大雪時降，沙爲雪掩，野獸皆避入山谷中矣。衆疲休息一日，其商後事商之，至再令與武清查人員牛馬計。士兵死亡外，尚有七十三人，牛馬不勝宰殺，及夜間逸失，止餘牛馬各五十餘頭，日需三頭，止可供半月之糧。衆以糧食告匱，惟宰殺牛馬代之，凡行李非隨身所需，則併焚之。於是盡聚行李於一處焚之，余與西原僅留搭袋一薄被一皮褥一西原婦其母所贈珊瑚什髮珍藏，日負以行。於是左負搭袋，右負薄被腰繫繩，余則負皮褥、帆短刀而已。從此盡行雪地，夜臥雪中，又無水流，濕困首垢，面無復人形矣。每夜寢時，先舍衣，偃臥地。

睡 之 睡 上以左肘緊壓衣緣再轉身仰臥蒙首衣中一任雪藏風吹次晨早起雪罩週身厚恆數寸亦先轉身偃伏猛伸而起使衣上之雪盡落以免沾着及腐致起腫裂幸沙漠中積雪雖深然雪一去則地上枯草如氈且極乾燥

生肉

無鹽

亦可

食

分組

四出

覓食

火種

漸絕

糧食將罄食鹽亦已斷絕淡食既久亦漸安之緣大沙漠中幾無日無冰雪寒凍既甚凡野肉割下經十分鐘即結冰成塊矣質細脆以刀削之如去浮木久之淡食亦甘不思鹽食矣非如內地生肉腥血淋漓也
自焚裝殺馬後道路迷離終日冥行無里程無地名無山川風物可紀但滿天黃沙遍地冰雪而已每日午後三時即止宿焉分士兵爲六組以一組敲水溶水一組抬牛馬糞供燃料一組尋石架灶一組平雪地寢臥一組獵野獸爲食一組發火蓋大漠中雪含塵沙不可用須敲冰溶化爲水冰堅厚一二尺取之甚難每組七八人敵甚久始得一二袋回則滿盛鑊鍋中用乾糞燒溶化爲冷水飲之燃料純特乾糞幸所在皆是爲雪掩蓋掘雪尺許即得之每日約須十餘袋沙地無石又非石不能架灶須傍山邊覓之得拳石六七塊費時甚久遍地雪深尺許先揉雪成小團多人輾轉推移之愈裹愈六往復數四則雪盡而平地見矣頗乾燥人即棲宿其上野牛數十成羣者甚多射殺之甚易野驢尤馴善易得有一日得數頭者有問一獲者衆既特以爲養命之資故一宿營即派多人出獵以供養食此組人員均選體力強健鎗法嫺熟者繫鎗佩刀而往初入大漠時均攜有火柴因沿途消耗甚多及糧盡殺牛馬時火柴僅存二十餘枝矣衆大懼交余妥爲保存之每發火時先

發火

取乾驢糞揉成細末再撕貼身上之布捲成小條八九人順風向排列成兩行而立相去一二尺頭相交

之

衣相接不使透風一人居中競競焉括火柴燃布條然後開其當風一面使微風吹入以助火勢布條着火後

置地上覆以驢糞細末須臾火燃煙起人漸離開風愈大火愈熾急堆砌牛糞高至三四尺火遂大燃不可向

邇矣於是衆乃圍火坐煮冰以代茶燂肉以爲食食已火漸盡以其餘灰布滿地上俟熟度已減衆即凝臥其上既能去濕又可取暖也

對僵

行雪地久士兵沾寒腫足不能行日有死亡初猶掘土掩埋率衆致祭繼則疾病日多死亡日衆死者已矣生

屍一

者亦不自保每見僵屍道旁惟有相對一嘆而已

嘆

余等由江達出發時皆着短襖裘帽大皮衫足穿蠻甲內着毛襪行沙漠久蠻甲破爛則以毛氈裹足而行行

士兵

之久毛氈又復破爛於是皮肉一沾冰雪初則腫痛繼則潰爛遂一步不能行牛馬殺以供糧無可代步途中

死亡

無醫藥衆各尋路逃命無法攜之俱行則視其僵臥地上輾轉呻吟而死亦無可如何矣余過雪溝時稍不慎

日衆

右足亦沾雪腫矣西原恆以牛油烘熱熨之數日後竟完好如初計焚裝殺馬後又病死十三人足痛死者十

五人輕病隨軍跛行者尚有六七人

又行數日至一處日已暮忽見大河喇嘛曰此通天河也時已臘月三十日衆大喜以爲此去闕天創不遠矣

共議明日爲元旦在此休息一日殺馬爲食策獵野獸遂就河岸止宿次晨早起見河寬二十餘丈無竹木可

通天 結舟筏無橋梁可爲津渡幸時已歲暮河水結冰乃踏冰過河岸旁立有界碑高約三尺寬尺許上刊駐藏辦事大臣青海辦事大臣劃界處喇嘛曰大漠無石可採此石乃取自江達用兩牛運負而來費金數百過哈喇烏蘇時我曾親見之

第九章 過通天河

通天河一名木魯烏斯河爲揚子江上游導源於巴顏喀喇山素稱青海要津今則一片黃沙渺無人跡是日復詢喇嘛此去通天削尙需幾日喇嘛初言止須十日復又言需時半月衆以其語言矛盾責之喇嘛默然與武曰此去通天削料亦不遠但牛已殺盡馬亦止能供數日之食疾病又多徒步蹣跚再入歧路卽無生理矣不如先選強健者數人前進偵查餘皆留此出獵多儲野肉以爲行糧不猶愈乎衆咸聽之乃決定與武選十入前發余留後以待約十日爲期即行回報議定是夜與武以糲粳一杯餽余重約二兩余卽煮水二鍋邀衆分飲之藉以度歲呼喇嘛久不至初不疑其有他也次晨與武等出發再尋喇嘛不知所在始知昨夜已亡去矣極目平原絕難遠窺意者畏土兵之暴虐乘夜逃走荒郊多狼喇嘛年老獨行定果羣狼之腹矣爲之感嘆者再余等既處絕地復失導師惟有靜待與武佳音之至而已

到通天河時死亡又約十餘人與武既去所餘僅三十餘人乃逐日分班派出行獵西原強欲隨行冀有所獲以延殘喘余亦聽之至晚妙手而回一無所得西原曰連日大雪野獸定匿谷中我明日再往必有所獲余急

西原
之勇
健

烤肉
可爲
行糧
西原
泣不
肯食
爭食
死屍
而鬥

止之曰可以休矣士兵分途而出如有所獲我可分食汝何苦冒險如是西原泣曰士兵所分幾許命在旦夕尙何所懼君如肯行明日偕往如何余見其意甚堅乃許之次晨士兵猶未起西原即呼余同出斜行約二里入山谷西原行甚速聞嚙然一聲余前視之竟斃一野驃西原方取刀割其腿上面余止之曰割肉幾何不如取其兩腿曳之歸西原極稱是乃截其兩腿以帶繫之牽曳回中途來士兵數人令急往山谷取其餘肉免爲狼噬旣歸西原已汗涔涔下矣囑余小心看守復匆匆去負牛糞一包至操刀割肉爲多數方塊以通條穿之燃火烘熟謂余曰有如許乾肉可供十日食矣是日士兵亦獲野驃野羊山兔甚多皆做西原法烘乾之次日復降大雪士兵連日出獵皆無獲從此雪益大深二尺許所存野肉行將告罄士兵日有死亡轉瞬十日矣與武尙無音耗越日雪住天忽開霽余曰前途佳音恐不可望久守何益不如前進衆以爲然次日復行沿途野獸匿跡終日無所遇僅不少野兔挺而走原發彈甚多僅獲四五頭亦杯水車薪也斷食已兩日矣饑甚所儲乾肉僅餘一小塊啗其半分西原堅不肯食強之再則泣曰我能耐饑可數日不食君不可一日不食且萬里從君可無我不可無君君而餓我安所逃死耶余亦泣下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之語不圖於蠻族女子中再見之痛哉士兵亦饑火中燒饑不能行復商休息一日次日午間士兵喧嘩聲余往視之則士兵楊某昨晚死於道旁今日衆饑不可耐乃尋其遺骸食之殊昨晚已爲狼吞噬幾盡僅餘兩手一足衆取回燂之因爭食鬬罵也余聞而泣下婉勸不止乃詎以前方已獲一野驃何爭此多少爲言未竟果來一士兵報射得

三牛時衆皆饑餓奄奄一息至是精神煥發皆躍起隨之往至則羣狼方爭噬幾去其半矣衆急開鎗斃一狼並昇之歸衆皆飽餐猶有餘肉分攜之以爲次日之需衆得野牛飽餐後復前進又行二日未遇野物前日所攜野肉已盡衆復恐慌午後止宿得野羊一衆分食之尙難半飽有劉某年五十餘湖南籍任江連軍糧府書記倉猝追隨返川後亦附余行時冰雪凜冽日甚士兵絕食兩日四出行獵皆空手同饑甚無可爲計乃密議欲殺余隨身蠻娃以延殘喘托劉一言余曰殺一人以救衆人我何恤焉特蠻娃肉盡骨立烹之難分一杯羹徒傷同伴奚益於死乃止入夜衆復乘月色擎鎗入山行獵深夜始歸獲野羊四野兔七分樹生食始稍果腹次日復行除沿途死亡僅存二十餘人矣復疲憊不堪雙目又爲風沙所吹多赤腫視物不明日行三十餘里卽宿焉昨晚獵歸已夜深故晨起甚遲出發時余因事令衆先行余行稍後初猶見士兵遠遠前行轉過山阜卽人影依稀又行十餘里蹤跡遂杳卽張敏及蠻娃亦前進無蹤僅西原一人隨余踽踽而行再行七八天已昏暮四顧蒼茫不能再進遂就溝中宿焉旣而狂風怒號無數野狼嗥鳴甚急時遠時近西原戰慄欲泣刀鞘趨避余至是亦以必死自期因極力慰之曰黑夜迷離道路不辨將何之恐一行動狼見人影羣集撲噬卽死在目前矣不如靜臥溝中狼未必卽至倘此身應飽狼腹又豈子身所能避耶乃布褥地上與西原同坐覆以薄被西原握鎗余持短刀以待之因戒西原曰狼不進至十步慎勿開鎗旣而風號狼嗥益急隱約見羣狼十數嗥鳴而至相去不過丈許無何又越溝去時余與西原餓疲已極不知何時竟同入睡鄉矣凌晨西原

遇狼

沙磧

孤宿

相失

與衆

荒漠

衆壓

將飽

蠻娃

蒼茫之前路

馬夫張敏

悲喜交乘之重會

呼余醒天已微明幸刀鎗猶在手中余笑曰險哉此一夕也西原曰我夜夢在家中後山爲狼所逐足折老母負我奔駭極而醒亦勝似此一夕驚也余曰此疑心致夢也遂同起收拾被褥出溝循原來道路行但見前途蒼茫無際不知何處是道行行復止默念興武一去不回今又與衆相失獨余與西原子身行連鎗短刀之外無長物幸而遇野獸既非孱力所能獵取不幸再延一日不得食又不與衆遇亦臥荒漠有死而已西原知余意亦長嘆曰從此愈行愈遠茫茫前路吾儕無葬身所矣余曰昨日衆行未遠不難尋獲汝勿憂言次忽見道旁有子彈一枚已沾泥沙似久遺之物因拾告西原曰楊興武必從此道行否則無此物也西原亦喜復前行里許西原時回顧若不忍去忽大呼曰後面有人來矣余回視之因目眈無所見佇視久之果見一人緩步來漸行漸近乃馬夫張敏也余不禁狂喜張敏提一布袋見余大哭曰我等中途遇驟百餘頭驅入山溝久候公不至衆數派人出尋均未見我今晨黎明前即來尋公言已咽哽不成聲手探布袋出熟肉一塊重約二三斤云公速食此即便同回問衆在何處張敏遙指左翼山溝中微煙起處曰卽此是矣余細觀之相去不過三里而已余正饑得肉卽與西原分食之立盡乃偕其同歸至則衆方切肉炒食見余至悲喜交集余見地上陳野肉甚多詢知昨日得野驟七頭足供十日之糧乃與衆會商如許驟肉既難負之以行不如儘一日休息烘成乾肉則一人可負數日之食仍沿途行獵如能日有所獲則留此以備不時之需更佳矣衆皆以爲然遂四出搬取牛糞烘驟肉以爲行糧次日休息一晚問清查每人約有乾肉十斤遂決定明日續行前進一

夜安息翌日詰早出發飽食之後復得休息衆皆精神復振不似前此之頹喪矣

靈山

其行七八日乾肉將盡又不遇一獸於是衆又大起恐慌因憶喇嘛言過通天河行十餘日即至岡天創遂日

顯渺

日懸諸念中見一小阜以爲至矣近視則非見一小山以爲至矣近之又非日復一日望眼爲穿在內地幾無

不可

處無山阜一入大漠求一山一阜亦渺如蓬萊三島印度靈山可想像而不可企及矣傷哉

見

又行兩日忽見一山高十餘丈形如掌下有清泉傍山而流水邊小樹叢生高僅尺許細葉粗幹蒙茸可愛番

人稱爲油滓子可取爲薪諸親良久又非喇嘛所言岡天創也頗失望猶幸此地既有山水則去岡天創當亦

不遠矣衆即就此止宿焉余等自入醬通大沙漠後一片黃沙萬年白雪天寒地凍風怒狼嗥至此則有山有

火柴

水則似洞天依山爲蔽可以棲息乃伐薪取暖獵獸療饑是時火柴止存一枚士兵生存者僅十七人乃分三

止存

一枚

組早晚出獵時衆饑甚望食甚殷乃候至日中始回一組空如也衆皆行愁坐嘆余慰之曰尚有二組未歸豈

西原

均一無所獲耶少頃餘二組先後回僅獲野兔四頭衆生嘆之勉充饑腹而已次日衆復出獵留兵士楊正奇

之壯

語

看守行裝正奇見余瞑坐不語若不勝其愁者因含淚向余言曰長安路遠嘉峪關遙冒人疲衆夜半深池吾

情其殆於此矣余不覺悽然西原知余意因爲壯語慰之曰時已季春天候漸暖死亡雖衆我輩猶存是天終

來幾已先動雖猶未達坦途亦自暗伏佳兆也亭午時衆獵歸均無所獲余無奈登山眺望冀有所見乃饌火中燒步履甚艱強而後登回望良久忽見數里外隱約有物屹立平原中頗疑之急下山令衆往尋之皆體極不欲往余強之行予至其地則虛然久候之野牛頭也高約五尺大亦如之其死也亦不知歷時幾千百年大漠奇寒久而不腐風吹日炙遂自僵枯狼牙雖利終不能損此金剛不壞之軀壳故巍然獨存殆將留此以供余等窮途之大嚼也然頭笨重搖撼不易倉卒間又無法支解乃竭十餘人之力推挽至山下堆積柴薪燔之且頻頻澆水經三小時碎皮離骨寸許他處仍不可拔又以數人更番敲剝得八九塊巨如掌以大火煨之經兩晝夜始稍柔軟可施刀斧皮厚二寸許矣作金黃色饑不擇食味較鮮肉尤佳幸此三月來又獲牛馬各一衆已飽餐猶有餘肉即將煨熟胔肉留之以爲行糧翌日晨仍向前進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少所見之駱駝 又行三日攜帶之糧又盡衆饑甚途次獲野羊一頭去皮生啖之謁蹕行十餘里突見人馬甚多從後至衆頗驚疑佇視久之則喇嘛七人策騎款段而來又有駝獸四頭高大異常牛無識之者喇嘛忽見余等亦頗駭異近前詢之皆下馬操蒙古語初不解乃以唐古特語相問答始知喇嘛皆蒙古人久住拉薩奢色寺近以藏中兵變遂賴調兵圍攻戰事即在日前故棄藏而歸遂同行十餘里即宿焉喇嘛攜有帳幕到地即架設且贈余等帳房二約余至其帳內坐談詢知余等皆西藏陸軍攜有利械又爲避亂而出極爲珍崇出麵食菓餅款余慈悲

之喇 贈余細楷把一小袋白糖一包駱駝二頭又許贈士兵糈把二包余既得飽餐又有駱駝代步窮途拯救仙佛

嘛 慈悲垂死鮓魚或不至再困涸轍矣衆以死裏得生咸狂喜請休息兩日再行余商之喇嘛亦同意

喇嘛 次日喇嘛過余帳中坐談余詢以此行同至何處即分道矣喇嘛曰與君同行四日即分別矣君由此前進約

細談 月餘至鹽海過鹽海沿途漸有蒙古堡又行七八日至柴達木乃塞外一巨鎮也由柴達木至西寧不過十餘

前途 日沿途蒙古堡甚多且漢人在此貿易者亦甚夥余曰前進是否沙漠地有無道路喇嘛曰前進皆平原草地

時有山岡起伏非如前此之一片黃沙也但君宜謹記前進如遇歧路宜向西北走勿向東行自無舛誤我十

年前曾一度赴西寧塔爾寺沿途停住爲番人諷經故於此道尙能記憶也余極表感謝

白駱 余生長澤國雖耳駱駝之名究不識駱駝爲何物至此方知喇嘛所乘即駱駝也昔讀唐史見哥舒翰開府西

駝不 陲揚威北塞嘗遣人奏事乘白駱駝行從西域至長安萬里之遙發句即至詢之喇嘛喇嘛曰白駱駝不常有

常有 惟灰色者遍地皆是凡行沙漠地非此不可以其蹄寬如掌踏地不落落能負重五六百斤又能耐久能耐渴

沙漠恆缺水則殺之取其胃中藏水以度命君等行近鹽海邊即非駱駝不能行也

喇嘛回蒙余等度隴一東一西分道揚鑣然前進月餘始有人煙則茫茫前途覆轍重蹈頗爲憂懼乃商之喇

嘛約其同行至鹽海再分道回蒙喇嘛曰我倉卒出藏攜糧無多今又分贈君等不少倘迂道太遠中途無可

採購則殆矣余終以前進尙遠恐又迷道復與喇嘛計議忽聞鄰帳鎗響喇嘛大驚問余何故余亦驚懼不知

同類

之相

殘

陰謀

之可

長

負心

劫殺

喇嘛

所爲答以勿慮勿慮急出帳視之乃兵士嚴少武爲同伴謝海舞鎗斃矣余亦不敢窮詰但委婉向衆言曰吾情萬死一生甫逢喇嘛道無迷失衆獲安飽倘因細故自相殘殺使喇嘛驚懼棄我而去則盲人瞎馬不啻自尋死路言已不覺泣下衆皆無語復至喇嘛帳內飾詞告之曰適聞兵士擦鎗不慎致傷一人幸傷甚輕微已爲敷藥當不致死也喇嘛始安復謠移時告別回報忽謝海舞鎗斃余亦不敢窮詰但委婉向衆言曰吾等行囊僅藏幣六百餘元縱達西寧而鄉關萬里旅行何資喇嘛攜資甚富不如刼而殺之留其一樸爲嚮導行則資其駱駝歸則資斧無憂公以爲然乎余聞謝言如晴空霹靂氣結不能語久之始詭辭答之曰子所慮甚是但喇嘛一行七人皆體力健壯吾儕人數雖倍之而羸弱至此貿然行之非徒無益而害莫大焉至爾後資斧到達西寧後我可力爲籌措不足慮也謝默然退余至是坐臥不安復密召紀秉鉞至以謝言告之曰子知其事否秉鉞曰此事毫無所聞余嘆曰喇嘛生死人而肉白骨我負心刼殺之世有鬼神豈能容世無鬼神亦安忍子宜勸戒諸人慎勿爲此秉鉞去久不回余忐忑不能睡步出帳外聞士兵喁喁語甚急余又慮其反戈相向乃入帳持短刀擁被而坐久之語聲寂然余亦倦極而睡矣

次日拔幕行衆無一語方幸勸告有效衆已不作了想殊行約三四里忽謝海舞等六人向山邊飛奔依土坎開鎗向喇嘛猛射繼而後方鎗聲亦起時喇嘛乘駱駝前行余與西原在最後兵士居中喇嘛聞鎗聲回首厲聲問余何故余驚懼不能答喇嘛卽就鞍上取出十三響槍向山邊回射其隨從亦各出手槍射之槍皆

殺人
適以
自殺

生存
止七
人
求死
不可
得

實彈似早已有備者一時槍聲大作喇嘛中兩槍倒地而斃又斃其隨從二餘四人策駱駝飛奔而逸頃刻即杳其餘駱駝亦隨之奔去僅余與西原所乘駱駝猶在喇嘛行李財物既隨駱駝飛去即許贈糴糶二包亦口惠而實不至至可痛心也是役僅獲十三嚮槍一枝謝海舞等六人則負重傷臥地呻吟於是衆皆坐地相觀無一語余憤然曰何不前追衆默然垂頭吞嗟計無復之因就山邊止宿焉余責衆不能制止演此慘劇何所得耶蓋自興武去後公口均由秉鉞負責也秉鉞曰衆意已決不敢深言故亦不便復命然詳詢受傷之人皆昨主張最烈之人天眼恢恢真疎而不漏矣是日無糧乃殺西原所乘駱駝爲食餘肉堆積山溝入夜又爲羣狼曳去但聞傷兵終夜呻吟叫苦又聞呼救聲甚急衆皆頽臥不起次晨起視則傷兵二人夜爲狼噬僅餘殘骸而已計自江達出發共一百一十五人除沿途死亡及興武等十人前進無踪今生存者未陽人紀秉鉞雲南人趙廷芳貴州人滕學清龍山人胡玉林淑浦人陳學文舒百川乾城人曾紀仲共七人而已衆議仍前進瀕行傷兵四人其一傷稍輕扶杖而行餘二人已奄奄垂斃獨謝海舞宛轉地上號泣曰衆棄我去忍令就死耶余等行不顧復大聲呼曰君等既不相救我亦不堪其痛苦曷以一彈飲我以速我死曾紀仲憐而應之曰諾余急喝之曰楊興武等已前進安知不具糧食乘馬來迎况患難相從至此忍自殘殺耶蓋余雖幸其不即死亦深幸其不速死也時衆亦惡其禍首咸擲檟之曰君稍待即有乘騎來迎遂行行數里猶聞其號泣呼救聲也

糴盡又迷道 饑不採食蕒亦甘 衆與狼爭食 防狼如防敵

自刼殺蒙古喇嘛後糧食已絕道路復迷人少行獵益艱踰蹊道上互相怨懟日行三四十里卽宿行七八日沿途皆草地又多小山時獲野羊野兔以充饑腹一日馬夫張敏在道旁獲死羊一頭蓋狼食之餘也僅餘頭頸一截衆分啖之味亦甚佳時久晴無雪渴則敲冰嚼之又行數日遇野羊一頭跋涉行溝中衆追殺之卽止宿溝中共啖之亦十餘日來始獲此一飽也西原取所乘腸肚暗懷之歸去其穢細嚼之以告余曰此味殊佳可食也余試之甘脆異常共食幾盡晚間饑甚又嚼其餘已而滿口沾濡抹之則腸中餘糞未盡也又行二日忽天降大雪冰風刺骨衆益憊不獨野牛野驢無所遇卽野兔亦潛伏土窟不出矣勉行二十餘里有小山略可避風遂傍山邊止宿焉衆饑不可忍乃殺余所乘駱駝食之餘肉甚多乃派六人更番守之以防野狼至夜竟爲羣狼曳去兩腿守兵趨前奪之狼亦不緩類互爭甚久衆聞呼喚聲羣集開槍嚇之猶啣其一腿去少頃復來狼十餘頭衆已持槍戒備衆槍齊鳴始緩步而去去數武猶立山頭回顧衆憊甚亦不能追也

一夜余登山搜便距宿地僅一二十步西原持槍伴余出忽見黑影蠕蠕而動諦視之狼也西原叱之不動開槍擊之始反奔去住此七日狼日夜伺其旁衆亦日夜嚴防之如臨大敵不敢稍懈時連日大雪衆亦不能出獵存肉亦無多衆議困守無益決於明日冒雪前進翌日晨起雪住天霽衆鼓勇而行余休息久亦健步如常矣行兩日轉過山滯忽見前面地勢開朗一望無際行里許卽逕行而下時地上隱約有牛馬蹄痕余頗異之止衆細視良久時晴日當空見前進向東北行蹄痕甚多折而西北行亦隱約有路余憶蒙古喇嘛言乃決向

可愛

之山

水

胡玉

林失

踪

以求
無慘
於心

西北行衆亦以爲然行七八里前方忽見小坪細草蒙茸蒼翠可愛旁有小山山前一灣流水活潑清淺淺灘有磬溪寬二丈水深二三尺對岸矮樹成蔭高與人齊亦入沙漠衆所僅見也坪中有石堆數處皆爲煙薰似曾用以架灶者衆咸懼知離居人不遠矣遂就草坪止宿時方午後二時

是地山水明秀非復沙漠地之一片荒涼衆亦乘此天色晴和抖擻精神入山行獵去不久即獲野羊二頭歸頗肥壯共飽餐之日將西沉胡玉林猶未至衆謂玉林素強健又未病足何遲遲不至頗以爲念玉林性淳厚尤勤敏耐勞苦余等自入廣漠凡鑿冰覓石取糞宰割等事皆力任其勞數月如一日衆無不愛之不忍中道相棄約以明日住此一日尋之次日衆分途尋覓甚久皆不遇而歸愈疑隻身野宿必飽狼腹矣相與嗟嘆不置次日早起衆議此去居人不遠宜速行余默念玉林雖失踪未必即死倘我一去雖生亦猶死也悵悵不忍遽去而又無以爲計正躊躇間衆復催行余忽憶前日在分路處猶彷彿見玉林在後相距不及二三里或誤向東北行以致相左昨日衆雖四出尋覓然疲憊之餘恐行亦不遠故未能相遇是玉林雖失道去此或非遙此地既有小山倘於山頭鳴槍聲可達一二十里外玉林聞槍聲知余所在必出出則山頭可以遠望而見也萬一鳴槍久仍不出則彼必真飽狼腹矣然後委而去之亦無憾於心矣乃以此意告衆且約以各發十槍一小時再不至即行衆勉從之持槍登山余隨之往一時衆槍齊鳴未幾槍停衆四處眺望逾十餘分鐘果見有人策騎疾馳而來近視之則一番人抱玉林坐馬上至矣衆跳躍歡呼玉林亦笑語相答下馬互相慰問

死裏復生遇獵番 玉林曰我前日因足痛行稍緩初猶見君等前行力疾而進終不可及漸行漸遠遂不見君等踪跡矣又向前行甚遠忽見山邊煙起以爲君等在此竭蹶至其地見獵番四人坐帳幕熬茶我一時大驚認爲蒙古喇嘛之隨從在此自念命合休矣獵人初見我亦甚驚訝繼見子身至此乃延入帳幕坐彼此言語不通以手示意而已獵番知余窮途饑甚款以麵食牛羊肉已飽食三餐矣但不審君等何往又不敢貿然而行適聞槍聲甚急獵番頗驚疑我知爲君等行獵至此以手話示意始同其乘馬出果與君等遇矣言訖衆既幸玉林克慶生還復得獵番可爲嚮導皆喜不自勝憶白蒙古喇嘛身死後久迷塞外日暮途窮已無生還之望矣不圖中流一壺復遇獵番謂非有天幸耶然非余惻隱之一念恐亦不能獲此意外之奇緣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感應之理捷如影響亦奇矣哉

第十一章 至柴達木

青牛可以代步 余等甚感番人款待玉林之厚出藏幣拾元贈之番人大喜稱謝不已即招其伙伴攜囊帳牲畜獵品至就地支帳具麵食牛羊肉款余等視其獵品則有猢猻獅皮狐皮羚羊角甚多又有掛麵酥油奶餅牛羊肉各食品掛麵質白而良聞購自西寧者麵以牛羊肉羹煮食之尤鮮美無倫惟淡食已久初食鹽味反覺喉澀不能下仍淡食之手等餐風餐雪已四閱月矣乍獲麵食又居帳幕恍如羽化登仙不徒視藝菴遙珍羞抑且認番人爲故舊矣時衆慊甚乃向番人賃牛乘行牛爲青色小而多力與內地黃犢等余等不諳青海語以手示口談

穿林 甚久每牛索銀八兩且供給日食余等欣然從之先給藏幣五十元蓋由此至柴達木尚有十五日行程也
渡水 次晨出發番人乘牛前導余等日乘青牛夜宿帳幕飲食供給亦極豐厚衆心大慰共渡水二十餘道愈行水
難轉 愈深陸無道路水無津梁使非番人路熟則衆足皆凍一沾生水卽腫痛不能行矣沿途樹木青葱高截丈許
行 道路紆曲不可辨認時而穿林時而渡水氣候雖寒景物清幽心神安適縱轡徐行行十六日至柴達木見無
數蒙古堡散布廣原居民殷繁儼然內地市村也

柴達 柴達木譯音爲柴丹昔爲青海王庭清初岳鍾琪破羅卜藏丹津十餘萬衆卽此地也爲內外蒙及新疆入藏
水之 要道蓋由哈喇烏蘇而北有三道中東二道至西寧西道至柴達木再西進約千里方至西寧此路甚迂遠且
形勢 經營通大沙漠數千里無人煙行至苦中道瘴疫甚盛魏唐北伐皆遇瘴而返東道則石堡一城素稱天險
故吐番恃之憑陵華夏徵諸歷史其地艱險如此以余身所經歷則艱險更有甚焉

可愛 柴達木至青海尚有五百餘里其中三百餘地皆鹽渚須改乘駱駝遂在此小住次日遇一喇嘛相見極親暱
之喇 自言甘肅北大通人而爲僧者來此十年矣各處番人時延其誦經禱佛詢知余等皆漢人由西藏回藏極稱
達賴班禪之神異宛然一生佛也余實一無所知姑飾詞應之喇嘛尤興會淋漓邀余過飲余攜西原同往至
一蒙古堡卽其寄宿處也獻奶茶糖餅已又宰肥羊款余止之不可更解去外衣手自毛氈裁羹既而具熟肉
噉 麵食味絕美又出蒜辣一碟尤生平所嗜而久未得食者一餐之後果腹充腸感東道之殷勤遂忘北來之饑

苦矣

次日復休息一日購備糧食並雇駱駝代步喇嘛又引一丹噶爾廳商人至亦漢人久商是地者云此君明日將回丹噶爾可爲君等侶伴不須再覓嚮導也其人姓周別號瑤青年四十許自言素業商往來青海二十餘年矣前進道路極熟悉余大喜約余明日早發後起身翌日早發時喇嘛復來送行餽以蒜辣一包余稱謝作別面行從此行四十里即入鹽淖地漸廣難行一望平原曠野遍生小草無人煙無畜牧無河流其土壤視之似甚堅實踏之則下陷余嘗以槍托掘地上應手而入深四五寸水即隨之湧出故行鹽淖地非駱駝則不能行也

行也

淖中水鹹澀舌含有毒質不可飲灌但每行一二日必有淡水或出於樹旁亦無泉源無井穴視之與淖中鹹水無稍異非慣行是地之番人不能知也故旅行之人必以皮革滿盛淡水繫駱駝上隨之行余見同行番人宰二羊去肉存皮縫其破穴從喉部盛水使滿亦甚便利也聞商人言昔回人大舉入寇青海馬陷淖中不能馳騁大敗而還且誤飲鹹水歸而痘疫大作死亡略盡自後回人亦不敢再犯青海矣

批卻導察之神技
寺外蒙古堡甚多儼若村舍時有隔商多人在此收買羊皮番人方操刀解羊身手輕捷若然攀然批卻導察約一小時十餘羊盡解矣此真庖丁之神技也

番人
運徙
之狀
况

是地居民皆以游牧爲生活居則毳幕衣則氈裘食則牛羊行則騾馬逐水草飲澆酪水草既盡又捲帳他去居無定址行無旅舍其貧富卽以牛馬多少定之富者每一帳幕必有牛羊騾馬千餘頭貧者亦有百數十頭蓋非此不能生活也一日途遇番人舉家遷徙驅牛羊騾馬數百而至男女老幼皆乘騾馬行糧食衣物鍋帳器皿則以牛馬負之隨人行走無須驅策惟時見羊三五游行隨地斫草驅之則走散聽之則行遲有妙齡番女數輩袒半臂執長鞭款段隨行呼喝照料又有羣犬十餘頭高三四尺獐惡可畏時前後監視出羣之羊故羊亦畏之然犬至則羊歸隊行犬去羊復逸羣出亦羊性貪頑如是也

乘鹿
成羣

青鹽
充滿
革囊

入鹽淖後野牛野驢已絕跡矣時見麋鹿成羣遊行山上見人卽逸去余等將至青海時山嶺漸多頻渡流溪一日入山谷沿溪而行有羣鹿飲於溪邊見余等至卽奔向山巔去其行如飛山高數里瞬息卽達衆持槍射之不能及也又行十餘里峰迴路轉前有大平原遙望銀河一線橫亘其中初疑爲河水結冰商人曰此青鹽海也海寬里許其長無垠商人皆下騎卸裝就海邊張幕棲宿時天尙早詢其不行之故商人曰我等須在此取鹽明日方行余乃同至河邊視之見冰厚數尺其堅如石行至海中聞冰下水聲驟有聲問鹽在何處商人曰飯後君自知之遂同回晚餐後商人攜革囊一捆橈杵一束至海邊初以鐵櫛掘冰深數寸再以鐵杵鑿之碎冰四濺久之成小孔深二三尺冰洞穿矣卽有海水一線噴起數尺然後覆以革囊以冰塊壓其四週卽歸余尙不知其鹽在何處也次晨早起隨商人等入海取鹽至則昨日空囊委地今已卓立冰上矣推倒視之

香煙
一聽

囊中青鹽充盈粒粗如豆，瑩潔有光，色微青，即吾鄉藥市所售青鹽也。較精鹽味尤醇厚，天然產物，付之荒漠，殊可惜也。事畢起行，日已向午，是不遠即宿蒙古堡內。番人招待甚殷勤，又有華服華言商人，聞余等皆漢人，新自西藏來，過談甚歡。洽云：來此已久，乃販運西寧布疋、麥麵、磁鐵器物至青海各處，易皮革、甘肅者，頗請番語詢以前途景況，與周瑤卿所談均同。餽余香煙一聽，云：我素不嗜此，亦友人所贈，特轉以贈君。余喜極取而吸之，覺頭目昏眩，不可支，蓋不吸此煙已五閱月矣。故乍吸之，反覺不適也。

老人
流落
青海

又行兩日，沿途人煙漸密，山麓漸多，且有商人伴行，談笑甚歡，心神益覺怡悅。至一處止，宿有人戶百餘，散居平原中，林木清幽，亦所僅見。一老番人來會，精神矍鑠，狀貌偉岸，率兒童五六人，自道湖南湘陰人，年七十餘矣。早歲隨左格靖出關，機轉新疆，甘肅流落，不能歸，遂家青海，娶番女生子，子又生孫，乃知所攜兒童皆其孫也。旁一二十許少年，其幼子也，久居塞外，語言生澀，多不可辨。因聞余從西藏歸，又同鄉，井傾談甚歡。余詢以內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凱爲大元帥，孫文爲先鋒，國號歸命元年，亦道聽途說，且誤民國爲歸命也。談次呼幼

道聽
塗說
之國
事談

子歸，取雞蛋十餘枚相贈。余亦贈以藏幣四元，復請益因笑曰：以此佈諸兒，髮尚少三元，余如數贈之，大喜而去。次晨，余將行，又親攜酒肉來，執別依依。余問之曰：老人何日言歸？乃長嘆曰：鄉音久改，鬚毛已衰，來時故舊凋零，不通音訊，已六十年矣。今縱化鶴歸去，恐亦人物全非。兒孫在此相依爲命，君問歸期，我歸無期矣。相與

太息而別。

激昂 別老人後沿山谷行途中商人高唱秦聲激昂慷慨響徹雲霄即諺所稱梆子腔也余等久聞賦舌之音忽聽
 慷慨 長城之調不覺心曠神怡樂能移性信誤入山谷行甚久逾一小溝寬六七尺流水潺潺遊魚甚多長一二尺
 之案 身圓而肥充滿溝中衆下馬以刀刺之獲四五尾懸之路駝上住宿時衆烹食之因無豆醬葱辣余與西原皆
 聲 少嘗輒止仍食羊肉衆大嚼至夜皆嘔吐狼籍滿地次晨行不遠余幸略吐即止西原竟無恙豈河豚有毒不
 鯢鮓 可食故能繁殖若是耶抑魚食人屍腥膻不可食耶後至西寧遇一醫士詢以青海之魚何以不能食醫士曰
 不可 凡魚無不可食者惟鯢鮓有毒誤食常致嘔吐君不聞魚禁鯢鮓耶余始憶及衆貪味美並鯢鮓食之然余從
 食 此不食魚亦四年矣
 蒼茫 次日早起商人曰今日至青海矣衆喜極即行初行谷地再入溝行出溝經大平原原盡前臨大海蒼茫無際
 無際 商人曰此青海也即止宿海岸細詢青海景况商人曰此海週環二千餘里有無數番族環海而居中有二島
 之背 有居民五六百戶島中產麝香鹿茸海中產魚蝦髮菜九月海凍踏冰往還至五月冰解舟楫不通遂絕行人
 海 島中喇嘛寺甚多有異僧凡遊青海山島者往往褰一歲糧往棲焉言已復同商人至海岸眺望但見煙霞灩
 環游 灩渾無際涯大過洞庭鄱陽諸湖其水皆四面雪山融積而成瀦而不流時同行番人亦來觀海余問之曰子
 大海 曾入海島遊覽否番人曰此惟喇嘛客往來其間我但知此海甚寬廣乘馬環遊一週須二十八日其大可知
 念八 矣邇來海北多夾壩亦鮮行人矣
 日

離別

之傷

心

次日沿海岸南行二日海盡沿山崗行地勢綿亘至一處道左一帶小阜有城垣廣袤里許大半頽圯房屋遺址猶依稀可見商人曰此某協城池也彷彿爲富和協日久不能復記矣城內駐兵千人二十年前番人叛變一夜盡殺之再行甚遠沿途房舍喇嘛寺甚多頗有繁盛氣象是日宿喇嘛寺外民舍內食物咸備番人亦多曉漢語者非復從前之寂寞矣遇一番人頗能漢語與之談內地革命事亦但知重建新邦而不知易常制爲共和也次日復前進行十餘里不見張敏及璧娃隨行衆亦不知再行數里亦不見其來有言其昨晚至喇嘛寺與一喇嘛談甚久晚亦不歸必留喇嘛寺不來矣余不勝唏噓慨念其相從萬里別離心傷然彼輩終爲番族恐亦不慣與漢人居倘得喇嘛相留在此棲遲亦未嘗不深幸其得所也

過日

月山

自喇嘛寺前進三十里卽日月山高不過三四十丈橫亘道中山陰畧有耕地商人曰此地屢次開墾均因氣候太寒未收成效卽罷余上至山頂遙望內地則桑麻遍野鷄犬相聞屋宇鱗鱗行人往來如織余等過青海卽覺氣候漸暖冰雪盡消然一過日月山則豁然開朗別有洞天居民皆寬袍大袖戴斗笠乘羣驢宛然古衣冠也番人謂過了日月山又是一重天信哉下山行二十里卽宿

次日黎明復前進沿途皆漢人有屋宇貿易耕作且時見鄉塾聞兒童吟讀書聲頗而樂之行兩日至丹噶爾廳遂擇旅店投宿焉

第十二章

丹噶爾至蘭州

丹噶爾 余由江達出發爲冬月十一日至丹噶爾廳已六月二十四日矣長途征行已歷二百二十三日之久衣服久未洗濯又無更換皆作赭黑色辮髮結塊割去非因朝代更易剪髮也鬚長半寸許非因年老蓄之也幸塞外

奇塞尙無汗臭然前者聞酥酪而香今則覺腥臭不可聞矣余等奇裝異服市人咸集店中詢問自視殊覺形穢乃洗濯更衣入市購製服物是地民俗樸陋以余等爲南方人又新自藏來婦女傳觀商賈肅敬子卿返漢令威歸遼客感淪桑主親新奇亦自傷矣入店市物品主人咸起立致敬且出菓餠相款必令飽次日晨起至一布店店主殷勤招待導入客室土坑橫陳上布盧簾請余登坑坐持長方小木匣一中爲數格分置水烟袋鴉片燈酒壺酒杯棉煙火柴煙鍾煙半首敬酒再以木匣授余余略吸水煙卽置匣坑上店主猶殷殷勸鴉片不已蓋是地無家無煙具無人不吸鴉片也

塾師 余因購製衣履竊留一週旅居多暇留心風土乃知是地東西雖屬漢人餘皆漢番雜處風俗狂悖婦女尙織足裙下連步不及三寸服飾既古文化尤卑鄰店爲一私塾嘗見一生久讀不能成誦塾師問之跪以草圈罩頭上頻加礮石令其跪誦余見之駭然

阿芙蓉 余所宿店主年六十餘皓然老叟也一日冠服逡巡廳官某歸謂其家人曰廳官哭甚痛我等亦爲之泣下余叩其故店主曰廳官某忘其姓名年逾花甲無妻媵夫婦齊眉僅一公子來時年十五六官此二載餘公子就學蘭州中學寒假遣僕迎之歸至離城十五里某處僕有阿芙蓉辦入店吸煙公子久待歸心甚急遂怒馬先行僕隨

誤事

後至不見小主人乃策騎至署廳官夫婦以爲偕公子歸矣大喜喚公子不見問僕僕誦曰入城後公子即先行矣乃通索不獲始疑僕因請之亦無詞僕索思實相從甚久知有他異乃懸重賞勸差役緝訪數日無音耗廳官夫婦日夜哭啼於神求公子生計差役緝緝無踪長廳官追比至離城十里某山寺禱於神前祈顯示陟山甚倦倚神案後假寐無何聞有人來祀神初不之異既而聞其喃喃自語似懺悔細聽之即殺公子兇犯也因獨力難支急從側門出下至路旁遇相熟數人語之故同上山執之械諸署嚴訊之盡吐其實乃青海盜也因初探知富商某咸暮至西寧收債歸將從山下過乃約同黨數人伏半山右壁間壘石以伺之山下右削壁左臨河羊腸一線往來所必經未幾果見一人乘馬疾馳與富商馬毛色相似乃推石斃之搜其囊中書數冊而已他無所獲視其貌又一翩翩佳公子非商人也大駭曳其屍掩埋石壁間自知誤傷頗自追悔番人信佛乃祈禱於神寺亦不虞繼者臥其旁也廳官既痛愛子慘死又見清社已終遂掛冠歸里我等因其清廉仁厚空城往送其砲火直送至郊外灑淚而別廳官亦自見其子之出而不見其子之歸故哭之痛非徒爲斯民而墮淚也店主談已嘆息者再余亦爲悵然者久之余嘗細按茲事始末則默默中亦似有意似無意以良吏之子而橫遭慘殺似無天理乃因其夫婦之精誠感格胥役之虔誠祈禱而速盜之來狀類自首又似有神明顯示焉怨毒所積戕人適以自戕積善降祥積惡降殃天道不大可畏耶

神明之顯示

余住丹噶爾廳七日製備衣物畢即乘驛車向西寧前進計程九十里道路平坦抵西寧見堦樓森嚴市廛鱗

樓棲

森嚴

之西

事

險生

誤會

西原

飽受

虛驚

比肩摩殺擊往來如織清時設總兵一道府縣各一青海辦事大臣亦建牙於此乃邊疆一重鎮也車夫導余投逆旅宿焉聞管弦繁歌聲雜咨詢之店主乃一劇園寄宿其中房舍雖極簡陋然招待頗殷勸余爲軍官攜有槍械又遠從塞外來更敬禮之客中忽聞清音倍增佳興次晨余方起忽報客至頗異之方出迎客已昂然入據坑坐傲不爲禮又見隨從武裝兵士多人立門外詢問甚久始改容謝曰此地方戒嚴君等攜武器來胡不入報官廳耶余以昨日到甚遲對顏爲湖南長沙人現任城防營管帶知余來意又兼鄉誼始問訊寒暄忽西寧府陳某又至嚴詰來歷余對如前因取槍彈交付之陳接收訖顏又爲轉致來意陳色始霽謂余曰君不言幾誤會矣約余同至鎮署謁張鎮軍張立大廳接見余詳述援藏離藏始末及塞外迷道部衆死亡經過慷慨縱談至一時許張聞而壯之乃延入坐復詢問甚詳亦太息曰余皖人官斯三載囊囊依然今時移勢異一家三十餘口欲歸不能時方多難如君英才飛騰有日今南歸無資當爲竭力籌之幸勿爲慮余稱謝辭出歸至逆旅西原見余久不歸驚懼欲泣至是始破涕爲笑既而顏君復來共語行藏深爲嘆息又約至府衙晤陳太守談藏變經過陳問在川曾識陳宦其人否余曰此二菴先生也我到川時聞已陞錫清帥赴六韶矣顏曰二菴先生即太守猶子也陳復曰君南歸一行七人旅費頗不資頃晤張鎮軍極稱君才共商備文推荐於甘督趙公惟照此公憐才愛士倘一親面必有所借重君亦不必亟亟南歸也余亦稱謝不已

住西寧三日始行隨從滕學清趙廷芳則荅之顏督帶處張鎮軍陳太守顏督帶等共餽八十金張又遣其甥

軍隊之怪象

孔某持文同赴蘭州乘驛車行六日始至窩炭市街客店店主爲太原人行裝甫卸見店主與店夥囑語頗現倉皇之狀有頃卽有武裝兵十餘人牽馬入繫馬柱上遍入客房厲聲問此誰行李尙不收檢一一拋擲庭中店主乃請其一人似頭目狀至內室談移時伴之出猶微聞其語頭目曰此區區者幸包涵之無何武裝兵皆牽馬出店主始向衆客道歉余愕然不解因詰之店主曰此馬軍門來省所帶馬隊皆撒喇回子極兇暴頃已餽銀二兩始去亦藉打店爲名沿街需索而已每歲必有一二次來我等甚苦之余聞之慨嘆不已

拉薩惡耗

次日孔君來約赴督署投文謁趙督立延見趙貌和藹余陳述經過已趙亦爲之嘆惋者再引孟子天降大任一章和勗勵復言近接川電達賴已調兵圍拉薩我軍萬里孤懸救援不易倘遷延時日糧彈兩絕則殆矣昨中央電川滇甘三省籌備援藏此事殊不易君能在此稍待將有所借重余亦力白願供驅策言畢辭出

周遜之控告

余由工布回至江達卽不知周遜所在與武等遍尋未獲有云其已出昌都矣追余抵蘭州未久聞周遜亦到余遣人四出尋之無所見又數日晤督署巡捕胡立生君亦長沙人也云有同鄉周君控君於督署余頗訝之繼思此必周遜所爲因同至督署查之果周遜爲長商事控爲余所主使也遂入見趙督備陳顛末趙曰亂軍之中人命賤如泥沙詎能一一理之耶乃囑旅甘湘人出爲調解翌日同鄉十餘人畢集會館周遜亦至余當衆詳述羅事經過已因詰周遜曰羅公之死子何所見而指爲我所主使耶吾解衣以衣羅公推食以食羅公子所目擊也途次不肯同行子所主張也留兵護衛子所揀選也殺羅公乃川人趙本立也死難地距德慶猶

面數
周遜
之罪
辭趙
南歸

遠也羅公誅殺哥老會首未成而藏局已變羅公犯川人之怒構此彌天之禍亦子所盡知而亦子等促成也子既誤羅公以死今又陷我以罪子誠何心而忍出此且子以兵卒入藏由正目而司書而推荐於羅公誰之力也余且數且責之周遜始而色赧然繼而色赧然後亦強顏爲笑曰具狀督署亦聊陳出藏經過耳且至此旅費已盡不能歸羅公遺骨藉此以求趙督資助也余斥之曰子乏旅費胡不我謀而竟陷我以殺人罪耶周遜默然衆力勸乃已余痛憤之餘萬念俱灰決計辭趙督南旋趙督贈川資五十金余乃資遣紀素鉞等回里余俟其去後始偕西原乘車取道長安南歸從此朝行暮宿飽受艱辛一日行至邠州時已八月十四日矣明日即爲中秋節停車休息一日余亦略市酒肉與西原共飲西原曰囊金將盡去家猶遠如此破費何以得歸余曰汝言誠是但囊金有限到達長安後終須致書家中待款方行汝其勿慮正敍談間忽一軍官至自言喬姓昨閱店中循環簿知君由丹噶爾廳來我丹噶爾廳人特來過訪君住丹時間有喬子丹被官府槍殺否余問故喬君曰我亦革命事敗逃至此地喬子丹卽家兄也當時被逮捕我逃至蘭州聞已被殺矣余對以住丹不久亦無所聞言訖卽辭去至晚復有湘人王君兆慶來會問余姓名籍貫其詳乃告余曰我卽王瑞林同胞兄也我來此四年矣屢接來書云已隨君入藏且以堂兄樸卿之故頗蒙優遇迄今音信渺然此間頻傳藏軍已被番人圍殺槍械殺戮尤慘迄無從探詢真象頃晤喬排長言君有同鄉陳某新自西藏歸疑爲君至今果然矣蓋其弟瑞林由川隨余入藏任司書藏亂卽隨余出青海途中病故因以廣告之王君已語不成聲矣

王瑞
林之
兄

感物

傷懷

適余案上有墨盒乃瑞林物也蓋上鐫有瑞林名號王君視之不覺泣下沾襟復談出藏經過及此後行止甚久始別去移時王君復來餽以酒食糖餅謂余曰君到長安待款方行然長安頗戒嚴寓中日夜盤詰吾鄉童視察有巨宅在城內洪舖街現人去屋空僅成君蘭生爲守是宅我爲君作藏介紹君寄居其中省事省錢不少也余甚感謝之王君就案頭書就一函交余攜去即辭歸

寄居

長安

次日詰早乘車前進行七日至長安巡投洪舖街童宅晤成君亦寧鄉人也留余遷入云東廂空房君自擇之余乃居其最後一棟前三進空房十餘間塵封已久無人居住余與西原略加掃除購薪炭米麵躬自炊爨又寓書至家索款所居室甚幽僻余日與西原相依爲命跬步不離也轉瞬又初冬氣候漸寒深製衣物囊金將盡屈指家中匯款非兩月後不能至長安居大不易又住二十餘日囊金盡矣西原曰家中匯款需時何能枵腹以待無已易將珊瑚山售之此山途中屢歷久已碎斷矣余亦無計姑攜入市求售行兩日無問之者後至一古董店售銀十二兩而歸西原喜曰得此以待家中款至不憂凍餒矣余住此多暇時與成君晤談知鄰居有董禹麓君湘西永順人久遊秦中任某中學校長又兼督署一等副官爲人慷慨好義同鄉多敬仰之余次日過訪未遇晤其同居張慕尹爲麻陽人與之談尤親洽未幾禹麓歸延至廳中坐禹麓沉默寡言笑學通中西質直無文余甚敬之自後時與慕尹過從禹麓事繁亦不及再晤矣旅居至冬月初旬家音猶未至床頭金又盡囊中餘望遠鏡一具售之得銀六兩余頗焦憂余住宅在最後每外出西原必送出扁門坐守之余一日

珊瑚

山

黃禹

麓之

可敬

臥病
西原

西原
竟一
嘆不
觀

張禹
盤之
慷慨

歸稍遲西原啓門余見其面赤色驚問之對曰自君去後即週身發熱頭痛不止又恐君即歸故坐此守候也是夜西原臥床不能起次日又不食問所嗜對以頗思牛奶余入市購鮮牛奶歸與之飲亦略吸而罷不肯再飲余急延醫診治醫生曰此陰寒內伏宜清解之一劑未終週身忽現天花余大駭蓋瘰在成都即聞番女居內地久無不發痘死百無一生者乃走詢醫生醫生曰此不足慮爲另主一方余終疑之從此藥餌無效病日加劇一日早醒泣告余曰吾命不久矣余驚問故對曰昨晚夢至家中老母食我以杯糖飲我以白噲番俗夢此必死言已復泣余多方慰之終不釋是日晚天花忽陷現紫黑色余知不可救暗中飲泣而已至夜漏四下西原忽呼余醒咽哽言曰萬里從君相期終始不圖病入膏肓中道永訣然君幸獲濟我死亦瞑目矣今家書旦晚可至願君歸途珍重幸勿以我爲念言訖長吁者再遂一瞑不視時冬月 日也余撫屍號哭幾經昏絕強起檢視囊中僅存票錢一千五百文矣陳屍榻上何以爲殮不禁傷心大哭繼念窮途如此典賣已空草草裝殮費亦不少此間熟識者惟張禹麓君頗慷慨站往告之時東方漸白即開門出見天猶未曉此去殊孟浪又轉身同見西原瞑然長睡痛徹肺腑又大哭移時天已明急趨禹麓家搗門甚久一人出開門卽禹麓也見余倉皇至邀入坐問來何早余囁嚅久之始以實告禹麓驚問曰君餘資幾何余猶飾詞告之曰止存錢五串耳禹麓蹙然曰是此將奈何略一沉思即起身入內有頃攜銀一包授余曰此約有二三十金可持歸爲喪費費又呼其內戚羅淵波爲余襄理喪事余亦不及言謝偕淵波匆匆回淵波途次告余曰禹麓實一錢莫名

厝葬

厝塔

寺

茲所贈者乃其族弟某販羊寄存之物也余唯唯亦不知如何言謝既而瀾波爲入市購衣棺又雇女僕爲沐浴更衣稱其銀得三十七兩亦見禹麓之慷慨高風也復延僧諷經午後裝殮畢卽厝葬於城外厝塔寺余既傷死者復悲身世撫棺號泣痛不欲生瀾波百端勸慰始含淚歸入室覺伊人不見室冷幃空天胡不弔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長號淚盡聲嘶也余述至此余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

附篇

西原歿後三十七日接先母邵太夫人棄養之電訊余哀痛之餘匆匆回里西原靈輶亦無力扶歸越十年蓋禹麓君爲歸其骨於保靖軍次又四年始與亡姬瓊林合葬於鳳凰城西陳氏之阡余乃揮涕濡毫爲文以誌其墓爰錄之於後聊寄悲思云

亡姬西原瓊林合葬墓志

西原
瓊林
合葬
墓志

姬西原西藏人也藏俗無姓氏稱以其名姬生於凱浪來歸於德摩殯於陝西西安理骨於湖南鳳皇其卒在歸後三年其葬在卒後十四年其病以積瘵不治其從葬曰瓊林龍氏亦吾姬實正命於保靖卒之時日不同而葬則與西原同一塋域藏俗尙騎射西原能馳怒馬倏拔卓地尺竿之球又嘗去百步射不失鵠清宣統二年余從軍入藏西原來侍閭處有禮意越年余以偏師戰八浪登戰納衣當嘴兩賴西原之力脫余於險其後武昌革命軍起余謀以兵遙應之卒不利遂於十一月十一日率從士一百一十五人攜二月糧入青海失道

戈壁中彌望黃沙獵獵盛風雪豺虎士皆氣憤憤謂必死西原獨持壯語相慰藉其後糧盡殺馬斃裝尋火亦絕乃獵野牛野羊生啖之士沾寒死亡日衆西原獨肩襖被溫余一日問行失從夜臥沙磧中饑餒瀕殆西原搜囊中餘脯以進余壁啗之則泣曰妾忍死萬里從君而幸妾子子安所歸且世固不可無君卒不食余亦爲之嗚咽哽噎泣數行下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達蘭州從士死亡殆盡生還者僅七人而已九月行次長安西原以積勞病發卒年十九臨命猶執余手泣曰君獲濟妾死無憾矣嗚呼西原茹萬苦百艱取犯壯夫健男窘步撻肘之奇險從容以護余者而余曾不獲攜歸家園同享一日之安寧余述至此余肝腸碎斷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窮途無力扶歸權厝於長安城外鴈塔寺其後十年摯友董禹麓爲歸其骨於保靖軍次又四年始與瓊林合葬於鳳皇城西陳氏之阡瓊林卒年十七婉孌不年所乳子亦化去女子賦命之窮薄也何兩人同悲哉余既卒寔二姬乃最眷一二署桓表以寒宿悲抑自悼其顛毛種種疊此搶攘之局茫不諳稅駕何所今吾西原瓊林閤然娛寧于幽宮雖可悲亦可意

巫峽之猴

巫峽之猴

余等奉遣入川同行爲林修梅王邦吉戴德滋黃漢章等五人乘輪至宜昌宜昌古夔陵今闢爲商埠至是換帆船沂流而上舟行甚緩一日經巫峽忽片雲起天際榜人相戒颶風將至櫂舟於山麓避之俄狂颶大作巨浪拍天良久風定而日色將暝因止宿焉余等舟行久見岸無居人因登山遊憩以紓疲倦巫峽山高岸削繁

東江流亭午見日餘時陰晦無處舍無居民山上爲猿猴窟宅古人過峽賦詩往往以之爲點綴品余等攀崖上至五十餘丈不能再登仰視山巔高猶數百丈有青猿四五往來跳躍視之如巨犬其大可知矣同人相與拍掌戲罵猴驚逸余等殊未置意有頃條聞有聲起於山巔仰視猿猴千餘聚山頭搖撼山石石崩落下擊巨如案或如斗密如雹聲如雷觸崖石爆裂如榴彈余等整懼不知所爲且奔且匿良久聲住猿散始敢歸舟子曰峽裏猿多偶犯之大足爲患是日僅一小石落舟旁故舟亦無恙猿之始聞人聲笑罵則驚而逸憤力之不敵也去歸而引其類乘高截石所以圖報復也猿爲獸之靈亦黠矣哉至萬縣捨舟登陸從北道至成都沿途山高而峻幸驛道寬整尙不覺其苦耳余等在武昌購得蜀江圖一冊描寫沿途風景附以說明旅行所至但展畫圖無須詢問亦是旅行中之一指南也

林修梅之雅謔

林修
梅之
雅謔

余入川同伴四人戴德滋黃漢章皆余同里王邦吉爲寧鄉人林修梅爲臨澧人諸人皆同學又同舟舟行既緩人談無言德滋性恬靜漢章性執拗邦吉性粗莽惟修梅狡黠有才辯善諧謔時歲暮漢章恆引被取暖作竟日眠僅餐時擁被起坐而已一日有倩修梅談笑劇解問者修梅曰言之恐失歡諸君勿罪方敢縱談衆諸之修梅乃端坐侃侃而言曰水族中蟹蝦鯉龜四怪拜老君爲師學道有年因狀拘束苦求去老君知其道行淺薄執不允四怪苦求之老君曰試可乃已遂令各顯所長蟹即前張螯舞足出沒縱橫曲盡精妙老君大喜

嘉之曰爾色黑精黃上壳法天下壳像地錫爾嘉名曰天地玄黃以期名實相符鍊成法寶週身兵甲所向無前蟹喜謝而退蝦奮而紆足揚鬚往來跳躍體態輕盈身材活潑老君曰亦嘉之曰爾身小而輕飛騰上下駕霧騰雲天曹水府任爾遊行錫爾嘉名曰倬彼雲漢因材而教鍊成法寶卓立空中堅定不搖蝦喜謝而退鯉鼓翅揚鬚昂頭弄尾老君曰鯉魚燒尾即可化龍爾道未深尙難變化但金鱗照耀幾若錦繡文章顧名思義亦錫嘉名曰斐然成章鍊成法寶遍體金光偶遇妖魔驚爲仙佛即可魚目混珠矣鯉亦喜謝而退龜縮頭不前老君促而試之一無所長大怒逐之不與法寶龜懇泣不已三怪亦代求之老君曰爾等既爲同學之誼卽宜各分一寶於是蟹分黃蝦分漢鯉分章老君乃謂龜曰爾終日藏頭縮頸隱身蓋中今同學贈爾法寶余卽以此錫爾名曰黃漢章可也語時目視漢章而手指之衆皆絕倒漢章惱羞成怒取菜盒擲修梅未中舟小人多艙內皆臥其菜盒內菜汁肉湯淋漓殆遍余等臥具皆汚不敷而罷林修梅喜依諸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以致良友生交臂之隙旁人受無妄之災與王漁洋之與汪鈍翁李克用之與朱全忠因譴生隙古今一轍修梅以刻薄之心腸兼乖張之性情不誠無物余早知其無成也漢章當民十四任里耶鹽局正辦適龍山神兵竄里漢章夫婦同匿鄉間因仇訐告被神兵所執夫婦同遇害邦吉後亦潦倒身死獨憾滋身名俱泰舊遊回憶不覺慨然

羅長禱死事經過

尤野願夢 附篇

案羅長麟之死明明有其致死之由且有兇手趙本立等尚在川中乃周遜初控余於甘督趙維熙因理曲而罷繼又挾其負羅遺骨之功利羅家富有而擁其十餘齡幼子入京控余於法院案久不理後聞聯豫在京乃往求之時聯方切齒鍾穎遂告以鍾穎謀殺羅之經過聯豫與那相爲至戚倩那轉訴於袁大總統世凱袁在清時固依附那相者得那一語立捕鍾穎至京鞫訴鍾諉爲不知而推過於余以趙本立爲余部司務長也時余方任湘西鎮守使署參謀又被捕至京下陸軍監獄旋經高等軍事裁判處三次庭訊鍾穎初抵賴既而聯豫蒞庭面質且出其主謀證件並言爾既指趙本立爲正兇何以趙本立入藏爾又擢升爲營長耶鍾穎語塞案遂定鍾穎伏誅焉余則宣告無罪仍回湘西鎮守使署任參謀原職此民國三年春間事也

余近於友人處得讀英人麥克唐納所著旅藏二十年一書於西藏變亂經過及長麟死事原委言之甚詳此君初入英國榮赫鵬之遠征隊入藏後又任英國駐亞東江孜等地商務委員在藏二十餘年之久於藏事研究極爲明晰茲錄其原文數則於下亦可爲羅案之鐵證云

中國軍隊緣意見不合遂將大臣聯豫(Jiell Yun)推倒並劫掠他所有財物嗣後擁戴 Chien Hsi Pao 作他們的領袖但是他掌權不久大約在一月光景也便經春丕谷逃亡印度轉回中國中國駐藏高級使臣 Hsi Tsu 也馬上追隨而去只有大將鍾某在藏統領兵士作最後的掙扎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九月七號我接到一封駐藏大臣聯豫和在拉薩陸軍中將鍾穎(Chung Yin)兩人簽字的信件請我

照料二千遠送印度的兵士這些兵士來到春丕谷在那兒等候大將鍾某來臨待鍾某到後他們有很多人願意鍾將軍留在春丕谷爲中國保持這一塊地方西藏土人聞訊之下異常驚駭於是到我面前請求代爲設法我自然只好保持中立態度不能偏袒他們西藏官吏便招集民兵以兵力驅逐中國人出境在這和平的谷內我預料不久便有嚴重的事態發生

然當時因有中國電報來到把鍾將軍的兵權解除並訓令他立即回國所以情勢又趨緩和聽說他回國審問後因犯兩大罪過竟被槍決據說他曾慫恿殺害前駐藏的中國高級官吏羅君 (Lo) 并且認爲他對於平定西藏沒能夠盡到責任自鍾將軍離開從拉薩來的中國軍隊也沒發生任何擾亂這時除非西藏東境有中藏兩軍對峙外西藏境內全無中國軍隊當拉薩軍隊開到亞東時便行任意擄掠貴重玉器及瓷器等物均掃數搶去在這地方假使有收買商賈馬上便可致富這些中國人雖然掠取許多貴重寶物很難帶出西藏因爲他們需要現錢所以要趕快變賣

聯豫是在拉薩被推倒的一個中國官吏最後離開西藏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十二月經過亞東他和我在一塊吃飯席間他對於最近的變亂略有意見發表對於開到的中國軍的特別指摘謂這些軍隊沒有適當訓練他們的官員也絕不能約束他們於是他們變亂搶劫擁護 Chien Hsi-pao 爲首逆不過尙沒有殺掉前駐藏大使這一位中國的老官吏從前有很大威權現在潦倒到這種地步隨身除衣服

而外一文莫名其令人可憐

趙爾豐軼事

清對
藩屬
之政
策

爾豐
之條
略

清對藩屬惟事羈縻此其二百餘年傳統政策也余綏靖工布後鑒於英人謀藏急乃條陳建省之議卒不報明年左參贊羅長禔出藏督師余就而問焉長禔曰子所條陳聯帥嘉賞者再亦徒有嗟嘆而已余問故長禔曰聯帥初入藏亦有建省之議諸撥銀四百萬摺留中不發越年聯帥乃弟某放潮州知府入京引見聯帥囑其便謁那相一詢究竟蓋聯爲那之母舅甚親密也既而某至京問那相曰大兄所奏改省之議摺留中未審何故那盛眉言曰蒙古西藏乃朝廷數百年唾棄之地尙何建設之可言其寄語大舅好自爲之明年出藏可望優選人生幾何幸勿自苦也余乃憬然悟知清廷之不可有爲也自後國事日非外侮憑陵當清之末造英謀片馬清廷夢夢川梓錫良用趙爾豐之策改西康爲行省以杜外人窺伺爾豐又獻平康三策拓地三千餘里凡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諸大政莫不綱舉目張措施咸宜英人望風屏息達賴震懼出亡雖清祚已終大功未歲而其創造精神之偉大有足令人驚嘆者後之建牙川邊足不出爐關而糜費已達六七百萬金之鉅且常役丁數十人畀一穿衣鏡至爐城費亦數千則以此例彼判若雲泥余景仰前賢遺惠至今爰述往事昭告國人將以樹之楷模焉

趙爾豐號季和滿州漢軍旗人兄弟四爾豐其季也與兄爾巽皆爲清末疆吏中之鉸鉸者性剛正廉明能耐

兩豐 之略 歷 趙屠 之名 兩豐 之平 康三 策

勞苦曉暢戎機尤擅文藝初由供事議敘隨大使分發廣東時粵督爲南皮相國爾豐每參衙持論侃侃南皮異之荐升知縣改省山西又見賞於晉撫錫良後錫良歷任河督汴撫熱河都統皆奏爾豐自隨去汴時西人至京留之錫良電清廷謂封疆大吏繁一省之安危進退之柄豈能授人望勿聽外人之請求作疆吏之去就以免履霜冰漸馴至太阿倒持時議疑之此奏議即出爾豐手筆也錫良督閩浙未行改督川時爾豐已積功至二品銜軍機處存記道隨錫良至川主持樞密壁畫精詳遂實授建昌道而錫良又欲促成川漢鐵路奏請開爾豐建昌道缺給三品卿銜授爲川漢鐵路督辦朝議不可遂赴新任時敘永哥匪橫行挾制官府擾害閭里爾豐捕殺數百人哥匪斂跡人民始獲安居遂有趙屠之名迄今敘永荆榛遍地人民猶思之不忘云錫良見國步益艱藏事日棘乃納爾豐平康三策首將腹地三邊之猓夷收入版圖設官治理三邊地皆猓界連越雋寧遠諸番夷山居野處向無酋長時出劫掠邊民苦之然地多寶藏產藥材尤富三邊既定則越雋寧遠亦可次第設治一道同風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駐藏大臣及六詔臺員每出關時悉在爐城奏報某月某日自打箭爐南門或北門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執奏報爲言以爲爐城以西皆屬西藏轄地我與交涉理屈詞窮界限牽混堂奧洞開爾豐力主改康地爲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以丹達爲界擴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川藏萬里近接英鄰山嶺重沓寶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廣興教化開辦實業內固蜀省外拊藏疆迫勢力達到拉薩藏衛盡入掌握然後移川督於巴塘而於四川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置

充野塵涉

趙爾豐軼事

兩豐之略歷

趙屠之名

兩豐之平康三策

一〇七

西三省總督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焉此平康第三策也錫良嘉其議據以入奏廷旨報可爾豐至邊以建設百端非財莫舉邊地貧瘠勢難聚斂取資乃請錫良劃川省糖油烟酒四稅以供西征之費更揀調四川文武官吏多人以資佐理財用既足人才躋躋會打箭爐同知劉廷恕請開採泰寧寺金礦喇嘛出而阻撓乃調泰寧營都司盧某馳往鎮懾竟被戕錫良微提督馬維祺討之馬雲南人老於行伍一戰而定番人懾服方旋師康定而巴塘之變又起

鳳峯

巴塘爲西康中心氣候溫和地土肥沃清廷畀鳳峯以駐藏幫辦大臣加副都統銜命出關見東西洛俄宜

開墾

耕種巴塘水草茂美尤宜屯墾乃咨川督請移民開墾遂駐巴塘籌畫經營不遺餘力時七村溝番衆受丁零

激變

寺喇嘛嗾使謂神山不可犯請勿開採鳳峯性烈如火竟笞責其代表遂激變遠近騷然團鳳峯於大木司寨

鳳峯兵少不敢戰水絕掘井無泉衆饑渴飛章告急時馬提督駐泰寧方從事善後以番人鼓噪不足慮遲延

不進番人見無兵至圍攻益急巴塘軍糧府及都司勸鳳峯且回爐城以避其鋒俟馬提督兵至再同進鳳峯

鳳峯

意爲所勸第恐番人攔擊軍糧府等復諭番人勿阻番人陽許之而陰伏兵於紅亭子山後距巴塘不及二里

遇害

也及鳳峯至伏兵夾擊遂死焉隨員衛士亦無一生還者驚耗傳至成都爾豐力主乘此用兵以爲改建行省

紅亭

之張本洋洋數千言頗中肯綮錫良聽之奏委爾豐爲軍務督辦以馬提督之兵直攻巴裏而鄉城首叛羣兵

予

響應七村溝丁零寺泰寧寺各番衆相繼叛變至是邊事益擴大矣

三豎
夜鬚
髮盡
白
察地
得泉

鄉城在襄化之南久沐治化然民性凶悍特在險遠殺人越貨視爲固常川督檄索文催篋如也乃令乍丁守備李相福馳往會同桑拔寺喇嘛審理竟爲所害剝皮實草懸之以示威提督夏毓秀率師討之不克而還其游擊石某陷賊中亦剝皮如前鄉城首叛爾豐不動聲色籌運糧彈進駐巴安乃分兵由稽壩喇嘛壩兩路進攻迨喇嘛壩一路攻破大竹箱番兵退冷龍溝又敗之遂圍攻桑拔寺寺踞半山皆絕壁有流泉源源不絕前右二面居高臨下俱爲平疇寺外礮堡殊連堅牆環繞寺內屯積糧食尤富番衆野戰不利踞寺堅守我軍肉搏斃攻死亡甚鉅歷時半載迄無成效攻守之勢旣異勞逸之形又殊糧彈將絕兵心渙散川督復斥爾豐老帥誘寇爾豐惶急三晝夜鬚髮盡白計惟長圍久困斷其汲道然後可圖又圍月餘番衆復將鮮魚重三四斤者由寺內擲出以示整暇爾豐見之益惶恐然圍攻已久寺中儲水甚多必有源流乃令部衆日登山尋水源又經半月一士卒足陷土穴穴下陷而深掘尺許開淙淙有聲再掘之見陶管清泉四溢爾豐登山細視甚久決其爲寺中水源又投麥獸陶管中遣人至山下水溝覘之果見流出始信之急塞其管引而他流於是寺水已遠絕又歷月餘日夜攻撲皆不下一夜忽見寺門微啓有黑影匍匐地上斃之乃下山取水著爾豐知寺水已涸大喜激勵士兵負土壘乘夜逼進寺門爲橫牆自是時有少數番衆乘夜突出皆爲擊退又一夜番衆百餘三路突出我軍猛火射斃數十人俘虜二人餘仍退回搜俘虜身畔得藏文書譯視之乃遣赴太寧丁零各寺求援者書中情詞甚迫略謂寺中絕水十日矣君等不急救援我惟一死以謝之我死寺不守禍且及君請二

偽裝 騙喇 喇嘛 寺 爾豐 屠殺 叛兵

日內來援幸勿作壁上觀爾豐得書大喜乃以兵一哨飭番人裝執炬鳴槍吶喊而至圍師半伏半退寺門果開番衆以爲援兵至矣衝門出皆渴甚奔伏寺外溝中飲水死傷不顧也立斃六百餘人入寺池水已涸而糧食飽倉尚有千餘石其首惡喇嘛香焦普忠三日前已縊死矣李石二人之皮猶懸寺內乃合葬於冷龍溝山麓立雙忠祠祀之團桑披寺久彈藥缺乏爾豐禁士兵任意發射乃號令軍中每戰發彈幾何必綴首級如數逆者斬之因是殺戮官兵甚多迨困守半載餘官兵疲憊不堪爾豐嘗夜出巡視哨線見官兵睡者卽斬以殉又因死傷日衆兵心頗動搖當寺破之夜有兵一哨乘夜叛走行未遠聞槍激烈有後至者云寺攻破矣乃還寺破三日後爾豐集全軍訓話士兵立候甚久爾豐猶未出適天微雨士兵摘樹葉覆首移時爾豐步出呵斥之士兵盡去葉肅立爾豐乃宣告前夜叛變官兵罪狀一一唱名由列中曳出共七十餘人立斬之衆屏息莫敢聲其威稜可知矣

平定 縣對

鄉城既破遠近震恐於是改土歸流令行禁肅此爾豐平康第二策也惟三巖瞻對仍頑梗不化膽對舊屬川康產金甚旺清廷視爲不毛畀之達賴其管事每縱番民肆行出劫川督詰責之詞多不遑嘉慶時舉兵叛變川督遣羅思舉討之裹糧深入轟陷福堡盡殲之光緒時又叛川督遣周萬順討之番人壩高壁厚設計死守我軍乃連巨木斜依牆壁入隱其下掘地道轟平之時川中大吏仍未措意久之仍爲達賴所有爾豐平定鄉城後乘戰勝餘威以臨瞻對番人畏威降服乃設官治理收歸川康達賴至是亦震於聲威不敢再爭矣

平定 三巖俗犷悍康中夾壩以三巖爲最番人苦之川督遣夏提督率師討之因不諳地形竟爲所圍乃與言和封
三巖 上中下三巖爲皆干總納歲幣中盟約而還自是厥後益肆披猖附近番民逼遭荼毒時乍了昌郡尚未改革

爾豐巡邊所至番人泣訴三巖夾壩之殘暴乃密議進討籌備半載先傳示三巖限七日前來投誠三巖反激
爾豐限其三日前往議款爾豐知不能撫乃分兵四路進剿之一路從白玉向大金江進二路從喜孟喜進
三路從牛谷涉喜松進爾豐自率第四路由乍了西進居中調度均至熊松會師既而四路之兵猝臨番人險
要已失徵集不易各保村寨倉皇拒戰不一旬全部底定誅其首要設立漢官至是各處皆望風降附不敢抗
顏矣

川邊 之設 爾豐使署仍沿舊制用文案收支巡捕監印校對收發差官戈什哈量才任用各盡其職改流之初各屬設設
治委員俟籌備就緒然後改爲府廳州縣皆就設治委員中擇其成績優良者委令試署其原有六韶糧務員
仍照舊例兼設治委員而以康定府總其成升巴安爲首府與康定平行焉

邊藏軍火糧餉向由成都解交康定府轉發各台故昔日雖爲雅安分駐之同知然統轄六台兼理民事爲後
路總糧台故稱爲軍糧府

爾豐治邊震以軍威設置郡縣然後創辦教育振興實業若經濟若交通若屯墾皆次第推行不遺餘力一張
弛既庶且富尤以教育進步之速有非吾人意想所及者初設學務處於巴安聘井研吳嘉謨爲總辦統籌

教育之物興

全康教育之設施又設師範養成所考取資質聰穎熟諳唐古特淺易文字者入所學習半年畢業分任各屬教師爾豐又以所採小學教本不適用於番地乃本南皮相國中體西用之旨重加編訂成書三冊通令各校一體採用巴安設男女小學各校一所半年之後則推廣於各屬逐年推廣期以四年後普及於全藏既多方獎勵男女學生又嚴定糧員辦學考成半年後爾豐親赴各屬視查以爐霍屯糧員吳祥安辦學成績極佳乃大加褒獎之其他辦理不力者則撤參之

優待男女學生

爾豐至巴安女校列隊出迎電報局長乃兄某以番語調戲之女生大譁爾豐聞而大怒立擒至欲斬以殉衆爲乞哀痛捶之令向女生一一叩謝始釋之爾豐每至一處凡考取前茅各生皆優予給賞且令其父兄同至爾豐親出接見令諸生坐談假以詞色其父兄則侍立以寵異之蓋番人謁漢官無尊卑皆跪伏拜見無敢立談也恭年後爾豐又赴各屬視查見試卷成績甚優疑爲教員捉刀乃親詣學校出題試之漢文能作數百字而又明白曉暢者得七十餘人爾豐大喜過望更由成都選聘教員甚多每屬以一人主持之力謀推廣一時風行草偃番人子女爭以求學爲榮使非改革後邊局破壞則歷時念載番人早已同化矣

風行六要政

康地設置郡縣後爾豐公布六要政一曰清盜匪二曰平爭訟三曰勤職業四曰愛清潔五曰敦倫常六曰服公役皆針對藏俗施治也通令各糧員實力奉行並定糧員每月以二十二日按行各鄉村每至一處則召集番民詳細宣講以八日住衙辦公凡糧衙例行上呈文書冊報悉除去之又以勤政愛民罰各糧員嘗召集糧

番人

觀像

示敬

設立

寶豐

隆銀

行

員曉之曰糧員職視知縣卽民之父母知一縣事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爲一事也愛民又爲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又令糧員曰人民爭訟宜就鄉村了之凡糧衙積案至十則罰俸示儆爾豐管道宿鄉村見一家三口無隔宿糧以問糧員糧員不知爾豐斥之曰民窮困至無以爲食爾猶惜惜民之父母固若是乎竟嚴懲之驕令各屬爾豐性嗜殺嘗殺數百人無反顧有諷之者爾豐曰吾非不知以恩結之然康地久在化外民不知法故不能不以法繩之法極然後知恩且亂世用重刑亦不得已而爲之非嗜殺也迄今番人畏威懷德率爾豐若天人各喇嘛寺皆以酥油塑爾豐像於柱上貌極猶惡口吞一番奴手執兩番奴足又踏兩番奴藏俗示崇敬意也昔惟年羹堯塑像如此今爾豐像已遍全康亦可見其威稜絕塞番人畏服也

康藏萬山重沓交通不便官兵匯兌皆俟委員赴川請領托便寄歸然每年僅一二次需時恆在四五月至若活動金融發展事業更無論矣爾豐銳意振興康藏計慮深遠乃考察商情精心籌劃於拉薩巴安康定三處設立寶豐隆銀行資本爲一百萬元其股東則爲川藩計潤度浙藩榮銓之弟榮麟成綿道沈秉堃寶豐銀號店東喬蔭圃等因康藏風氣閉塞民智樸陋邊言招股無肯投資也爾豐更計劃開採十三處金銀及各屬造林開墾皆官督民辦此項資本得由寶豐隆銀行貸欸至川藏交易番商以麝香獸皮獸毛藥材等由爐關運至成都漢商則以磚茶布疋雜貨運至爐關然番商出口之貨所值甚少而販買入口之貨所值甚鉅番商每

尤野塵夢

趙爾豐軼事

番人塑像示敬

設立寶豐隆銀行

一一三

年須解生銀百餘萬至爐關販賣茶布交通困難夾塲尤多番商皆之銀行成立後一紙匯票隻身卽行商人稱便至於官兵儲兌尤爲便利迅速矣

交通之發達

康迪山嶺雖極崇隆幸傾斜紆徐絕少峻坂以視爐城雅州間之大小相嶺飛越鳥窮各嶺則又瞠乎其後矣特康地河流皆導源於金沙江水中含有金質飲之氣喘每登一山則喘息不能續非如爐雅間山嶺陡峻難行也爾巽初令各屬修築車路用牛輓之番人分段担任半年後山徑悉變康莊行人稱便由爐城至拉薩舊有驛站文書往來皆乘馬遞送日行百餘里爾巽嚴加整頓製爲雷牌各地傳遞文書日行三百里以爲常晝夜兼行則六百里矣

江口之鐵橋

河口爲雅龍江下流乃由爐入藏孔道有上中下三渡河口適當中渡雅龍江自東北而南掠河口而過水湍而深多亂石其西岸一帶橫山列如屏障沿河而下其東岸上一山亦沿河下其上有小溪自東北來掠山麓入江過溪又一山橫列與河平行河口縣治卽依山而立面河臨流番人舊以皮船渡之清初用兵西藏乃調千總一員專守津渡造極大木船能容百數十人以營兵充水手自是行人往來咸沾利涉焉爾巽經營康藏首利交通乃聘比人測勘水勢更從渡口之上河幅峻窄處建築鐵橋東岸穿山洞而過工程浩大費款百餘萬金亦康藏之一大建饒也清宣統末年竣工其後川軍管帶陳鳳翔由鄉城叛變防軍隊追擊將橋撤毀至今猶未修復前人慘淡經營以成之後人聽其廢棄而不顧斯亦可以深慨矣

霍爾

章谷

之鑿

務

移民

開墾

軍事

之鑿

備

康地多山少平原自出爐關即地寒雪早土宜稷麥更無水田可以種稻番人以畜牧爲生其未經耕鑿之地皆其游牧之所爾豐稔知邊地奇寒將欲從事開墾必先便利交通移民殖邊使氣候轉變方易耕種其移民屯墾初發輒於北道霍爾章谷當錫良督川時適霍爾章谷土司身死乏嗣有朱窩土司以姻姪欲兼併之其地番衆不服訴於打箭爐同知轉呈爾豐爾豐知霍爾章谷土肥氣暖宜種植亟欲設屯開墾以爲經營川邊之入手請於錫良計之遂奏改霍爾章谷爲爐霍屯升打箭爐同知爲直隸同知而以爐霍屯隸之委吳粹安爲爐霍屯糧員粹安才識優越乃銳意墾植期年之後平時遙望儼同內地矣蓋康地雖寒然沿大小金沙江流域氣候較爲溫暖霍爾章谷當小金沙江流域桃李成蔭桑麻遍野地廣土腴足可耕屯山秀泉多足資灌溉其接近霍爾章谷之道場甘孜亦然惟河水多係積雪融化性較陰寒耳是地墾植成效已著遂及巴安巴安亦沿大金沙江流域故氣候溫和爲全康之冠地勢亦極平衍爾豐以軍事方殷復請四川鑛務局委員試辦爾豐仍負責辦全責乃召集三曲宗僧俗諭之以理誘之以利皆具狀承諾遂嚴定規章山川召人出關發給種牛籽種口糧從事開墾焉

爾豐留心邊事隨錫良入川見邊事日棘英俄伺其旁商請錫良就四川財力練兵三鎮爲常備軍一鎮戍藏一鎮屯康一鎮留川以三年爲瓜代之期更番調換九年則各鎮週歷邊地習勞耐苦則退爲續備軍更練三鎮以備邊防錫良頗納其言旋調任雲貴總督繼之者爲岑西林因見嫉親貴荐爾豐自代岑任督藩與爾豐

邊軍之勇敢善戰

同省深知其賢也。爾豐繼之乃極力籌備於九眼橋成立兵工廠又於中和場成立白藥廠並改舊機器局爲造幣廠規畫宏闊至今川人猶利賴之不久清廷以爾豐乃兄爾巽任川督晉爾豐尙書銜授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達賴憚其英明膽識詆毀爾豐乃降藏務清廷方羈縻達賴遂以聯豫代爾豐駐藏大臣爾豐則專任邊務率西軍八營進駐巴安後又續募兵四營號新軍共六千三百人所部能耐勞苦善野戰身佩九子槍日行百四十里不以爲苦番人食糌粑須以熱茶調之爾豐之兵冬月取冷水調糌粑爲食其堅苦卓絕之精神番人尤敬服之余隨軍入藏次昌都爾豐以陸軍未經戰陣官長皆學生又初入藏地未諳番情因集全協軍官訓誥久之猶記爾豐有口訣二十餘條皆其平定邊地經驗所得者惜年久遺忘矣但記逢岩莫跳逢拐莫行深林密菁放火中途半夜却營等條後余用兵波密我劉隊官之死死於跳岩中槍其明驗也

爾豐胆氣絕倫

爾豐胆氣殊絕於人鄉城之役督攻一山爾豐親出督戰傷亡數十人餘皆退回爾豐督益督帶某甫登陸口彈如雨注即負傷昇回衆相覷莫敢進爾豐大怒親率勇士十餘人奮而先登竟無恙衆繼之遂克時爾豐年已七十猶攜九子槍佩彈五十發又腰繫手槍水瓶冒彈涉險健步登山各督帶莫能及也性愛一貓行止與俱每屬文構思則蹲地頻拂其尾思成復起疾書之

施種牛痘

番人忌痘患者遼野寺中給以飲食聽其生死死數日後始棄諸原野聽野獸食之且不知醫藥惟信僧巫患痘誤死者歲不知凡幾爾豐乃由成都牛痘局延醫至川邊設所種痘番人視爲畏途乃先種官兵兵欣然

繼種學生。生異服。番人見學生皆無恙。始信牛痘之有益。於是未患者多求種。已患者來求醫。醫生遂日不暇給。而鄉間來求醫求種者尤絡繹於道。乃擇聰穎識字士兵多人。教以種痘之法。一月之後。分赴各屬施種。從此康地痘患漸舒。痘科遂盛行於塞外矣。

植棉

康藏無棉。番人衣服悉用毡質。番女左手握羊毛。接以細線。一端繫錘。下墜之。右手銼線旋轉。不已。徐鬆左手。即縷縷成絲矣。亦如內地紡紗狀。爾豐提倡種棉。在鄂雇農民百人。攜棉種至巴安。種植沿途逃亡四十餘人。到巴安後。因不耐風寒及飲食。又死數人。僅餘四十人矣。種棉六七月。棉本高可隱人。花開如掌。實大如橘。惜八月霜降。即萎。未及成棉耳。

鑿石

記

爾豐駐昌都久。見雙江環抱南岸。夾峙風景宜人。臨流觀水生。平好石成癖。至是見水中一石。巨如卵。品瑩可愛。令左右取至。色淺綠。現白紋。依稀成字。稍移而諦視之。反覆成文。詳審再三。共成一百一十餘字。篆漢滿蒙藏四體。爾豐得之狂喜。遂竭澤求之。又得數石。中一石亦白紋。則赫然趙大人宜侯王。子孫昌九字。鐘鼎文也。趙益大喜。又勤搜遍索。得一石。現趙爾豐三字。繩刻石。菴書。羣相驚異。從人亦踴躍。日入水求石。遂得成字體或篆書者百餘石。而牽強凌亂者尤多。爾豐乃用鑿鈎。舉之寄滬。石印作鑿石記。以誌之。海內名迹和者如雲。集成卷軸。重付手民。刻印成書。遍贈交好。余民五再遊成都。得書一冊。石一枚。惜歸途失之矣。

吾國哥老會勢力以四川爲最。蓋無貴賤無不入哥老會者。清末盛宣懷入長郵部。主張鐵路國有。川漢

鐵路之款以租捐爲多故川人一致反對設爭路同志總會於成都令各縣設分會力爭之於是哥老會乘機加入借同志之名爲歛財之地勾結匪類千百成羣勒取富豪威逼州縣路尚未爭蜀先被擾適爾豐移督川痛地方糜爛出而彈壓哥匪即羣起攻之又賂其衛隊反戈遂被執臨刑神色自若侃侃而談語畢瞑目踞坐地上衆縊死之嗚呼爾豐在康闢地三千餘里設土歸流設官移民興學育才通商惠工建設事業方興未艾非如福安康輩師全勝之物力挾百戰之精兵僅降服華廓部即詫爲奇功者可比也不圖清祚旣終爾豐亦隨之而死其開邊與左宗棠同功而食報與左宗棠異趣人之有幸有不幸何相懸若斯耶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吾談邊事不能不深惜爾豐又不僅深惜爾豐已也噫

西藏見聞雜俎

蠻人

競尙

華服

西藏佛教自宗喀巴成道後以夙命他心二通傳於達賴班禪始立黃教一時風行草偃遍及青蒙化民成俗歷久弗衰故其佈施則以寺廟爲多其莊嚴則以藏土爲盛舉國仰止視爲轉移焉自唐文成公主下嫁番王普贊乃蕃中土之文化恥左衽之衣冠全國人士競尙華服除喇嘛袒半臂倣佛子裝束外迄今番人外衣皆長一身有半卽其明證也自滿夷滑夏神州陸沉者二百餘年一至番邦尙存古制可深慨矣

達賴攝政教權尊嚴不可一世至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降服後清廷始加以限制事事受制於駐藏大臣迄清末達賴受英人利用勢力復盛寢假而駐藏大臣亦視如無物矣舊制達賴以下設噶布倫四人秩三品由

唐古 戴輝及商卓特巴等升補之職視清之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僧俗各二人亦猶清之大學士滿漢各半也
特舊 其領兵者爲戴輝秩四品其下如輝秩五品定輝秩六品甲輝秩七品其全藏兵額步五萬騎一萬五千後減
制 至三千自達賴外附後兵額增至萬餘今尤有增無已兵無定額無訓練隨意徵調其高級將兵者多爲堪布
亦藏俗重僧又皆達賴之親信也

喇嘛 喇嘛教久已普及全藏凡子弟四五歲入附近小喇嘛寺學習普通經典成年後卽入拉薩學習大抵初七八
年所學者爲因明蓋佛家五明之一也所以辨正邪明真僞因明既通再進而學法相宗卽唐玄奘所譯唯識
修習 論也以明性相二宗之要旨亦須七八年法相既明又進而學中論學有宗各六七年合之歷時三十餘年方
之程 能赴甘丹色拉應考其取中者曰吉須於上焉者爲各大寺之堪布次則爲各小寺之堪布凡取中者須遍延
序 本寺喇嘛食粥一次所費頗鉅共貧而無力者富戶多樂爲出之名雖布施實幸其爲堪布利益甚大也朋輩
喇嘛 亦各有餽贈亦如科舉時代之鄉試中選也堪布六年一任優者得聯任每任獲利多有至百萬者活佛貪財
之考 佛恐不活矣
試

余入藏三載所至各地喇嘛寺喜與呼圖克圖遊呼圖克圖者各寺廟之大喇嘛亦俗所稱爲活佛者推脚木
宗德摩兩處喇嘛寺之呼圖克圖與余極友善每從問佛學所談頗精微惜年久半已遺忘茲記其要如下
德摩呼圖克圖年六十餘歲余叩以儒釋同以善爲歸善之要旨可得聞乎呼圖克圖曰佛言深心直心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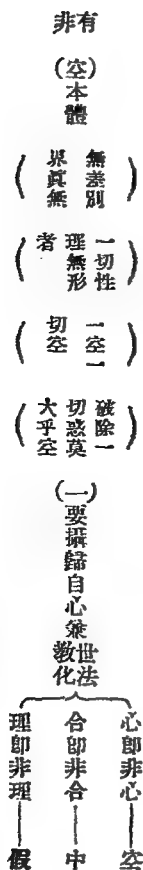
心卽至善也卽宇宙本體也故善不與惡對其相對者皆人事界之幻象也故善不可滅惡不可增善不可滅惡不可生善不可離惡不可卽善可爲而不可有爲既無執着卽無生滅一切清淨宇宙等其量矣余聞之憬然若有所悟

三玄

三要

之旨

脚木宗呼圖克圖年亦六十餘余每三數日必一至其寺晤談尤歡爲余言三玄三要反覆談論三次余偶有所對呼圖克圖點首微笑曰佛法唯是一心不可思議君具夙慧言下卽悟非老僧所及也然余當時尚未窺佛學之門呼圖克圖所言大半不能解至今猶深惜之近數年前晤老友墨筆樓固精於佛學而於佛工致力尤深者偶談三玄三要筆樓曰此高僧也因取有卽非有一句說明三玄三要及權實照用之旨較呼圖克圖所言尤精透爲表以明之如下



上爲三玄三要化分爲九總攝一切事理已無不盡更演權實照用四義如下

卽
(中)作用

(中兼者 不同異即 不同異而)
(者有兼 變理一切 半化轉移)
(切中 一切)
(妙乎中 究竟莫)

(三)要具足教化兼自心世法

同卽非同 — 空
還卽非還 — 中
異卽非異 — 假

有
(假)現相

(假有 差別界)
(者物有 一切事)
(切假 一假)
(盛乎假 建立一切法莫)

(二)要隨順世法兼自心教化

同卽非同 — 空
轉卽非轉 — 中
色卽非色 — 假

空

無有無有
異異空空

照用實權
絕對的 (權用)
(實照)

中

無有無有
異異中中

照用實權
絕對的 (權用)
(實照)

充野庫夢

西藏見聞雜記



又演總一權實義如下

(一) 全權義(即全假義) (有即虛妄有則凡全有皆成一權妄之有)

(二) 全實義(即全真義) (有即圓妙有則凡全有皆成一真實之有)

(三) 即權即實義 (注重一即字則即權有而為實有是雙攝義為有一有異之中)

(四) 非實非權義 (注重一非字則非權有非實有是雙破義為無一無異之中)

又演別異照用義如下

(一) 橫列相對義 (即外物有而內心不有相對也蓋以有為照而以不有為用也)

(二) 縱列相反義

即現在有而將來不有
相反也其照用義同上

(二) 即橫即縱義

以外物之有即現在有於我心於將來同一不有是不懷對待而以一卽字明示本體作用也是爲照用同時

注重一非字凡有與不有

(四) 非橫非縱義

一切相對義皆非(卽虛妄)
既知非後則真實之不非

(卽圓妙)亦卽同時顯明矣

大招

之建

築

大招建自唐代藏人神話謂地本海子文成公主解青鳥術以拉薩爲妖女仰面形海子乃其心血宜酒之以資鎮壓普贊信之四面投石久之海中忽現石塔乃鄒石接木灌以銅汁龍王又獻樓船因爲式建寺塔其上以銅爲壁上塗以金兩廊供普贊文成及其次妻白布國王女像並繪唐僧四衆之形附會荒唐實不值識者笑此招爲拉薩各喇嘛寺之冠凡活佛轉世聖瓶及其他盛會皆在此行之

傳招

大招之外又有小招大招供如來乃文成公主迎自中土者小招供珠吉多佛乃白布國王女迎自西域者此兩招皆爲文成公主所建大招西向向佛土也小招東向思中土也大招有熬茶銅鍋一其大無倫可飲數百

之盛會

入拉薩盛會厥爲傳招傳招時各寺喇嘛約一二萬人會於大招以翁贊爲之師鐵磬糾其失梵聲螺蛸響徹雲 八酥牛羊費鉅萬商上茂支犒賞爲數無幾而番人布施則多不可以數計矣

傳招廿一十 日正月初開擇日爲之傳舉則各喇嘛負石塊加修藏江堤岸每年加厚層以防水患今

日沿江門戶已爲街市中心矣

喇嘛

蒙古青海康邊番民越千萬里攜金銀珠寶徒步乞食至拉薩朝佛日日至大招前頂禮長拜

卽盛長頭常候至二

之頂

三月達賴出則跪道旁頭頂寶物銀錠達賴隨從收取訖以鞭擊之則朝佛事畢矣仍徒步乞食歸將至家

禮膜

家人遠接親友郊迎喇嘛擊鼓鳴磬候以道如科舉時代登蓋榜入玉堂又如留學生新自歐美畢業歸國其

拜

榮幸猶遠遜之

布達

正月元旦達賴設宴於布達拉召幼童跳舞鼓聲涓涓其樂陶陶其樂舞之遺意歟越日後藏花寨子番民演

拉之

飛神之技懸皮繩數千丈於布達拉寺簷而升捷逾猿猴既臨巔頂以板護胸手足伸張緣之而下矢離弦急

跳舞

燕掠水輕飛應此技得免徭役焉

上元日懸燈於大招內燃巨燈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爲仙佛妖異鳥獸之形巧奪天工城隍不夜男女華裝遊覽歌舞半皆桑間濮上之行豈真大會無遮西方極樂耶

正月十八日集唐古特兵戎裝執械繞招三匝至琉璃橋南鳴施巨砲所以耀兵戎驅邪魔也

二三月間布達拉懸大佛像以綢爲之自五層至山麓長三十丈先一日陳列大招所藏珠寶珍物繞人游觀至懸像之日喇嘛裝鬼神虎豹犀象人物之形逐日繞市三匝至懸像前拜舞歌唱一月方散

送老
工夾
布

嘴布偷戴幘等亦於是時選幼童乘駿馬自色拉寺山麓至布達拉山後約十里許並轡疾馳奪錦爭勝復以幼兒裸體跳足自布達拉西至拉薩之東十餘里亦以先到者爲勝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薩三十日送老工夾布即打牛魔也王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一俗人僞爲魔王詆達賴六通不曉五蘊未空互辯良久各出粗如核桃六面一色之骰子一枚擲之達賴皆虛魔王皆雄魔王懼而逃乘逐之槍砲齊施至對面牛魔山復放巨砲追以遠颺至二月二日達賴方向布達拉今則長住山下及時行樂矣

唐時
柳

藏地居高原復嶺穹峯氣寒風烈所啖者牛羊所飲者酥酪其性皆熱足長體溫然熱毒內伏易生痘疫故番人仰茶若命賴以疏解每至孟夏即遊柳林無分貧富舉國若斯拉薩遍地皆柳相傳爲文成公主由中土攜來之種迄今寺內猶有巨柳數人合抱者稱爲唐時柳未入春令即已萌芽拉薩爲一極廣大之平原遍植柳樹一望綠楊成蔭淺草平鋪縱橫爲無數溝渠引江水流入溝寬四五尺深一二尺水離平地止一二寸清流蕩漾好風徐來各於溝內界以網繩網內蓄魚聽其游泳藏多鸚鵡皆能學語或誦藏經或傳番語高懸林際其聲清幽番人贈余一頭乃初學語者即能誦噶嘛呢叭咪吽一句嘗觀番人教鸚鵡法未明驚醒以鏡照之教之語一月後能言矣半年後能應對矣

遊柳

林

鍾穎

一醉

幾殆

藏人遊柳林擇柳蔭深處張幕臨流舉家而往宵宿月餘始歸其帳幕貧者以白布爲之或但以布圍四週上無頂蓬下鋪破墊寬僅容一二人富者甲帳連雲無殊宅第呼岡克岡之帳幕黃緞繡花達賴之帳幕黃緞繡龍式如宮殿其地點以宮布塘爲最帳幕數千散在林中番人各攜噲筒食品暢飲醉歌折柬延賓男女攜手笑語閒行每遇嘉賓不醉無歸男女同浴貼不知恥番女有衣無褲臨浴之時一絲不掛色相畢露達賴不時出遊每見美女則曰此妖魔女也付我收之以免爲厲亦活佛而魔王矣鍾穎體肥豪飲嘗遊宮布塘番人敬仰爭出相迎女郎數十洎容豔服齊來敬酒互唱蠻歌殷勤相勸鍾穎悅其妖豔每酌大斗輒一飲面盡白潮而暮而天明身陷羣雌中竟無脫之術以致酒滿腹脹一醉幾殆從此不敢再遊柳林矣

十月十五日爲文成公主誕辰男女盛裝至大招頂禮膜拜二十三日爲宗喀巴成道之期萬戶燃燈光明如晝樓頭僻處幽會尤多裙屐翩翩卿卿我我大會無遮妖氛遍地終不脫野蠻陋習

布達

拉之

建築

大小招建自唐初以銅爲柱銅能耐久故歷劫不磨此外以布達拉寺爲最久亦以布達拉寺爲最宏相傳即吐番普贊王庭歷年既久僅存正樑明末第五世達賴昔而新之迭經修飾規制益備計房舍萬餘間共十三層高三十六丈餘金頂金佛動逾千百珠寶尤多華麗莊嚴爲西藏之冠布達拉者即普陀宗乘也普陀有三其一在印度之錫蘭爲觀音焚修處其一在浙江之定海爲善財拜觀音處其一在布達拉爲觀音停驂處觀音大士爲救度凡夫而入世愚者膜拜固非通人詆毀亦妄昌黎紫陽皆以攘斥佛老見悅庸流其實何嘗聞

佛老之大道亦可憫矣

別蚌

布達拉以外最著者即爲別蚌寺距拉薩十餘里環以大城前臨大道後倚山巖建大寺二金頂樓閣經堂佛

寺

像無一不備有喇嘛萬人山下有垂仲殿如中國之巫覡番民極信仰之

甘丹

別蚌寺外有甘丹色拉又名噶爾丹距拉薩八十里相傳爲宗喀巴所建亦卽在此成道其舍利塔坐床至今

寺

猶存寺內喇嘛五千餘清時又賜名永泰寺

色拉

色拉寺番名奢拉貢巴卽華言金山寺也寺內產金極旺金苗粗者如粟米遍地皆是光彩耀目以鐵檻圍之

寺

有喇嘛三千餘又有降魔杵相傳飛自大西天桑蔴寺接近甘丹爲四大寺之一亦有喇嘛數千

建亭

距拉薩半里許有噶瑪噶寺又名建亭寺以喇嘛爲護法裝神說鬼達賴僧之而致敗乃磔護法而囚其母於

寺

上布之凱浪溝余駐工布時欽署始令余釋之乃一七十餘歲老蠻婦述其子跳神被磔死事甚慘言之凄然

活佛信神真咄咄怪事也

充野塵夢

西藏見聞雜記

